

陈眉公尺牘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6054B

陳眉公尺牘

明·陳繼儒著



明公尺牘

四家之一

依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陳眉公尺牘目次

卷之一

與唐抑所太史

與王問伯

與汪先生

與某君

復吳子野

柬米子華

與陸公

與董玄宰先生

代與鄒南老

復王崑崙

與葛雲嶽

上王相公

復范光甫

復林貞伯

與顧冲庵公子

與趙方壺

陳眉公尺牘 目次

二

復郭青螺先生

答俞公元濟

與王閔仲

與莊五修

答項楚東

與鄭孔肩

答錢秀峯使君

復某君

與張衢所使君

與李本寧先生

復沈雨若

與袁使君石公

答閔康侯

答夏畦子

答沈徵梅

上繩武翁

答張雨若司馬

答李本寧先生

與陳君

與伯關賀公

答馮大參文所

答朱先生

與康季修

答閔康侯

與馮文所大參

與莊亦雉比部

答李少參

與熊邑侯

與韓使君

上荆石王相公

上徐中丞乞救荒

答沈仲容

與尤郡丞

答韓使君

與韓鵬南使君

上話使君

與朱公平滿

答蔡晴符學憲

答戴悟軒使君

與戴悟軒

答費無學

又

與岳使君

復鄒丈

答趙公子

與黃府幕

與熊際華父母

與陶石簀太史

復馬仲良使君

與王遜之

復閔康侯

與蕭象林使君

與朱平翁

與項孝廉

與蔡郡侯

與聶韓二使君

與錢懋毅

復烏程閔康侯

卷之二

與張肅之司馬

與汪泉州

復鄒愚谷學憲

東項東鰲父母

與韓長洲

答鄒公履

復馮友

東王季重使君

答張太尊

答長洲胡使君

與方公旦心

與屠赤水使君

又

與許郡侯

復方旦心公祖

與李本寧先生

復馮文所大參

復顧涇陽先生

與張丈

與徐魯人使君

上方二府

與王復之

與張五鹿太守

與趙凡夫

答沈繼山

答熊公子

答趙同知

答錢受之太史

與許翁繩齋

又

答包儀父

與包儀甫

答吳司理

又

答張高士

答朱平涵先生

與耿使君

與吳懷野

與莊郡侯

答吳司理

復錢公

復李觀瀾

復王而弘

與沈天生

答蕭象林

復王公

答徐景文

復周伯孔

與劉丈

答沈幼安

與趙當世

復陳州尊

與顧冲庵先生

與吳先生

答印泉施君

與王遂東使君

與翁敏寰

與翁丈

與胡大參

復沈純父

與張郡侯

復李公開藻

答劉公

答揚州郭公

謝陸文定公

與莊禹門

復嚴天池

答王而弘使君

與許郡侯

復周丈

與王季重使君

答翁生

陳眉公尺牘 目次

八

與李貫之

答王而弘使君

與蔡郡侯

復馮文所大參

與許仰亭

答趙彥中

答崔鹽臺

答韓求仲太史

答費無學

與包心絃

謝送英石

與王青谿

與蕭公觀復

與錢公機山

答熊使君

卷之二

與錢抑之太史

復李九疑

復米公仲照

謝友人惠芥

答錢抑之太史

答許無錫

答馮文所大參

復陶太守救荒

與章使君魯齋

答楊鹽院

答鄒愚谷學憲

答嘉定胡中尊

答楊學臺

復張公

答杜日章

與友

答鍾公

與白公

答毛孺初漕臺

答杜弼武總戎

與方且心公祖

答金公

答王奇陽

與朱直指

答錢公仲舉

與郁季雅

陳眉公尺牘 目次

與岳公季有

答孫子長學憲

與岳季有大參

答沈雲升侍御

與包心絃丈

答某公

與某公

與某公

答聶巡漕

答嘉善康中尊

答杜總戎弼武

答朱平涵相公

答杜君選觀察

又答杜弼武

答潘朗士

與韓鵬南父母

答李本寧先生

答秦藩伯聞君侯

答秦潘元峻君侯

與王公而弘

答朱平涵相公

答定海顧中公

答南京張錦衣

與東里

與錢抑之宮詹

上楊淇園侍御

又與楊淇園侍御

答楊鹽臺

答劉仲熙

與王東里給諫

答楊侍御

答楊文弱計部

答蕭戶部

答某公

答洪惟一

答袁崇明

又答袁崇明

與蕭象林戶部

答尹道尊

又

復鮑青浦

答詹公

答某丈

答吳道尊

陳眉公尺牘 目次

一一一

答王丹陽

答吳學道茲勉

答南二太

與王季重使君

答季重

答沈雨若

答張公

與福建南中丞

答許惺老(鐵進兌)

答熊經略

答某公

與孫三府

復某丈

與朱平涵

答汪介如

答汪比部

答潘公會紘

復卓令君

答趙二府

答湖州朱相公(時天啓丙寅)

答杭州聞子將

答鎮江莊五修先生

答潘遺民

與楊淇園侍御

與周公玉繩

答游勿礙

答杜筏城丈

與顧所建

與韓鵬南使君

卷之四

答張扶輿

答河南彭君宣

與東里

與顧繩所

答李蒼岩使君

答如皐李大生

答鮑赤城

與李廣霞

答毛撫臺

答李茂嶼

答鎮江賀太尊

答丹陽姜長源

陳眉公尺牘 目次

一四

答劉方瀛太史

答馮公

答孫公

答徐玄仗

答畢白陽公祖

答劉碧山代巡

答蔡義徵

答浙江撫臺張華東

答金公

答陳五鉉觀察

答王公

答徐公玄扈

答郭章叟父母

與青浦鄭公

答王修徵

答南京張可大

答東里

答丁宗伯

答謝象三使君

答劉公方瀛

與王公還瀨

答青浦鄭公

答鄭公澹石

答李思然分司

答李大生

與張燦衡侍御

答王道觀使君

答畢白陽司空

答沈雲升侍御

答湖州沈公

答張石霖公祖

答張上馬毅仲

答鎮江賀太尊

答錢兵曾

答錢二府

答錢君復

答范公

答冒宗起進士

答方旦心公祖

答吳觀察

答方太尊修郡志

答何无咎先生

寄張公

答馮君爾赤

陳眉公尺牘 目次

一六

答馮君次牧

答王貞美

答江中立

答米友石

答馮次牧先生

答秦虛卿

答紹興太守許方谷

卷之五

答錢抑之太史

與唐抑所太史

上王相公救荒書

上徐中丞救荒書

復陶太守救荒書

答嘉定胡中尊

答嘉善康中尊

答朱平涵

答某經略

與郁季雅

東頂吏鯨

東頂楚東

東米子華

答楊侍御

答錢仲舉

答蕭戶部

答吳司理

與胡大參

答孫子長先生

答聶巡漕

答王修微

與王東里

答吳學道

答朱先生

答李本寧

答楊學臺

答馮大參

答許無錫

答李少參

與沈懷槎

上王相公

與王問伯

上楊學臺

答趙同知

陳眉公尺牘 目次

一八

答某公

與某刑部

答沈雨若

與莊五修

答張高士

答王季重

與王季重

答丹陽王公

答張太守

與福建南中丞

與徐朗倩

答山陰王季重

答張公

與楊淇園

答吳道尊

答許惺老

附啟

上王荆石相公啟

答周撫臺啟

答耿邑侯啟

答沈思孝司馬啟

答沈蛟門相公啓(代)

陳眉公尺牘 目次

一九

陳眉公尺牘 目次

陳眉公尺牘目次終

陳眉公尺牘

卷之一

與唐抑所太史

故鄉旱潦如循環然往歲禾頭短于鳧頸今年田壤斥如龜文東郭半頃不復如曩時以足下且有東方之飢而僕安得索侏儒之飽也。老父同年七十矣欲徵兄之文爲壽弟涼德無他長顧我翁之婆娑鄉社晚年所甘舍肉而菴是人所難令人浮慕足下之清華而嘆吾黨之清操請兄一言掃之足下文高獲選弟不心空及第乎足下歌朱鴈弟不盟白鷗乎足下擁天祿著書弟不據虎皮談易乎足下侍玉皇案弟不禮繡佛齋乎足下披五色宮錦弟不掛四時毳衲乎足下高車弟不高枕乎足下千鍾五鼎春秋饋享弟不有鷄豚之逮親存乎與兄比權量力較雌對雄此足以壽我翁矣兄讀之得無擊桌噴飯啞我爲不知漢大也。

與王罔伯

陳眉公尺牘

別後不意雙履留滯吳江間。至今寺中琉璃光耿耿在目。秋來旱鬼相虐。泖河如盎甕之口。田禾半焦。活者皆鬻鬻頭陀髮鬚耳。王先生高臥不干人。仰餐明霞。苦食翠栢。若弟侏儒不能索飽。奈何。高什三篇。清風穆如。乃辱使者匍匐澗轍上來。啣感夙誼。皆歲寒霜色也。長公嗜嗜顧自鷗鳥。次公婆娑宛爾兜率。何時得嘯歌傾我家釀。望之。

與汪先生

客歲奴子長于還。反承厚幣。此古人束錦薦縞之義乎。弟稻衣穀弁。澗飲木食。不復與海內賢豪長者游。近者授經弇州。北面臯北。非其好也。乃門下何所黜僕。若以菰蘆有陳生者。卽蒲團灰坐。不覺爲知己腸熱。吾丈才情氣誼。無可一世。世無識英雄人。遂使落落如故。翠閣紅綃。金題玉懸。故是借此以降壯心耳。友人諸德祖。自嘆遊南都。不識汪先生。如泗州不見大聖。清秘閣中故不可無此君耳。

與某君

邇來岩穴風腥。交遊遠大。如投兔飛鳥。楚楚可憐。不肖授經瑯琊。以一丸泥自封。不敢輒聞姓名于通人長者。不謂從太原間。綴接班行。宛若生平。洞見底裏。至于掃竒碎。釋凝滯。如秋空雲。如春沼水。異日大疑大事。直解衣帶結耳。諸生得師。其福小。在社稷得人。其福大。幸愛嘸。嗟。嗟。精氣。以副野人之望。束縞定交。明鏡照膽。捧函循札。高誼敢忘。二扇謹承命書上。真米襄陽。所謂慚惶殺人也。

復吳子野

不肖授經弇州者三年。非壁觀老僧。則廟見新婦。見客日少。閉門日多。至吳興諸賢豪。則又井底望北斗矣。此中知有子野先生。卽如讀吳世家。便知有季子。今孝若修楔之約。不肖以爲刻畫古人。未敢卽赴。然以此不獲與君子相周旋。大是欠事。客歲讀扇頭詩。味雋情永。不勝纏綿之感。每欲賡和來美。往往困瘡而止。然村謳田鼓。終當以本色勸酬。俟見時當面奏耳。

柬米子華

前以一束生芻拜太夫人。四顧蕭然。苔花綉壁。落葉滿門。人爲醋鼻。顧弟且爲足下頓足相敬。古所謂蓬蒿三徑。居然名士風者。正爲足下發耳。足下詩本性情。絕不作當今塗神畫鬼面目。乃就李不知有米先生何也。且無論足下。卽秋潭一沙彌。彥平方叔兩縫掖。俱寂寂如木鐘石鼓。大雅凋傷。烟霞冷落。一至于此。僕爲老親浮沉人間。既似在縲之鷹。復如鬪穴之鼠。思得清涼閒散如兄者。相與以一鉢米一盃茗破之。亦了不可得。况海氛雜沓。吾輩泄泄。與蜉蝣燕雀爭尺寸之安。何以堪之。

與陸公

不肖髮覆額。卽知有陸先生。今四十矣。猶未得一望清塵。蓋經經匹夫之節。半爲白雲所綰。視一切游大人者。落落如飛鳥投兔。心竊羞之。遂至心踪曠若河漢。老氏有云。至治之世。其民鷄犬相聞。不相往來。得無類是乎。雖然。長者堅飲冰之操。而韜其清。負恢刃之才。而斂其鏗。至于咏歌翰墨。種種不減古人。而舉世罕有知者。曾與玄宰談公所贈陸伯達詩。一字一珠。因

相與論公如蛾眉出宮。作米鹽新婦。真可嘆息。光有西湖作供。猶堪與香山子瞻。稱異代同調。堤上紅雨撲面。未敢遂以苴經唐突花神。願言之私秋以爲期。

與董玄宰先生

今歲館于包項二家。其子弟相師。杜門謝客。眼漸高之日。讀未見之書。不惟資輔聰益。兼可洗汰悔尤。知兄聞之。爲一開眉睫也。研北志言子昂在長安。書畫借觀。幾重複不能了。往往犢鼻濡墨。宛然爲兄先立小像耳。前見畫冊。斷然必傳。傳必價壓勝國之士。無論文沈都祝也。年來勝心小耗。欲畢婚嫁。結瓢柳峯之間。獨不能忘情兄之手蹟。望以休沐之暇。爲擘練染。繭一寄野人。則草衣土壁樂死足矣。張清臣貧徹骨。再遊燕山。人情不甚遠。豈僕僕車轍者。要爲貧所驅。兄清甚。又半掃于墨工。惟三寸舌振之而已。

代與鄒南老

客歲發二大願。一願入洛壽座師沈先生。一願入豫章。謁南翁鄒先生。洛歸以後。車疲馬

煩目病旋發。炙火閉關。奉醫戒者四十九日。而山中久廢之人。自護其短。不能命千里。駕信乎。至人之難遇也。先生出處。非特關天下安危。實係士風邪正。如星拱北。車指南。而潛龍不見。威鳳不下。然則國是何由而折衷乎。愚嘗有云。衆好必察。此豪傑精明事。衆惡必察。此聖賢忠厚事。毀譽失真。則章奏失體。故平天下。專于重好惡。而慎于言語。獨責之君子。若匹夫匹婦。好莠自口。何益于人品之是非。國家之禍福哉。當今擔當世教。主持公論。全仗明公。以此不能不惓惓于聖賢豪傑耳。

復王崑崙

久不見。愁道人。忽得近耗。知往返水陸萬二千里。杏花雪後。長嘯太山。夜半觀日出。五月入清涼臺。采金蓮花。北走塞上。上李藥師舞劍臺。出薊門。絕大壑。歸而渡海。赴顧司空。上元燈火。又扶杖六橋桃花雨中矣。兄論先生詩歌。卽三札妮妮。千言。又爲楊將軍道地。老而意氣勃勃。墨瀟淋漓。以此卜長者百歲。未可量。玄宰書畫。故是趙魏公前身。其書皆墨蹟中得來。非若

今人僅摹石榻餘滓也。至繪業以勝國進宋唐。如沙彌爲律師。散聖入莊嚴地。正堪與古人爭衡矣。往于夢中得兩句詩。寄益卿先生者。有白猿親授山中劍。青鳥時傳海上書之語。今却爲一片海相隔。且息影鴛湖。僕僕作村學究。乘桴之約。未審何年。青蓮舸北曲。久負此債。稍暇當乞東籬微沫。以佐酒卮。主人堅客戒。卽先生至。不能傾倒。蓋書來之日。正閉關初日也。四月月圓時。可以解嚴。先生幸一報。當買釣魚船。相從于新蘆灘燕之間耳。

與葛雲嶽

先生。今之葛仙翁也。遐矚高軌。不能捧劍瓢以從。夢想松桂與白雲俱渺矣。每聞先生之門。鄉邦後進。執經問奇。郡邑大夫。干旌請益。此去古人白駒青牛何遠。弟則支離山澤。無一狀可載。逸民傳中。未老得病。無罪得謗。東坡先生已言之。僕何品裁。敢與耆舊並席。乃辱賜之瑤篇。蘿薜頓明。猿鶴欲和。不自知其感之無從也。生平介石又懶癖。未能出門。遙聞聲而相慕。昔以爲文人粉澤之語。今始覺東海北海。如比肩也。山林道薄。以空闊作眼目。以堅忍作腰膝。惟

吾兩人交勉之。

上王相公

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穀。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無少慚。故欲開家塾。聚里中三四生徒。爲餬口計。舉業之暇。以禮義廉恥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不肖生平恆心恆產。盡在此。舉動宛然村學究面目。老相公想噴飯滿案也。

復范光甫

不肖飢渴。光甫先生久矣。教授樵李。竊于文章政事外。習知先生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則又古人中吉德君子也。自揣引分。不敢造問長者。乃辱損札。重以不朽見役。得無謂田夫岩叟。占歲驗候。有謀野則獲者與。則門下好奇之過也。敢布數言。幸賜郢削。不肖爲老親在侍。未能遊影林薄。偶爾行歌入山。卽黃犢白犬。返而却走。乃光甫盼盼望僕。以塵世之事。僕雖不能爲東海蹈。獨不懼北山移乎。且今之朝野。概可見矣。負鼎孰與墮甌。運甕孰與棄瓢。揣分度涯。

惟有三家村學究。差有安穩本色耳。題詩過獎。一字一珠。擬欲廢和來美。而嬰瘡半年。支離萬狀。每負詩人伐木嚶鳴之誼。心實愧之。此不惟精神銷亡。抑亦所謂侏儒一節之驗也。

復林貞伯

門下同文同軌。而兼總異人異書。撰續國史。傳之來茲。此蘭臺石室之彥。頭白汗青所不敢望也。披讀書函目錄。條整輯辨。而考志尤詳。江淹有云。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蓋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紀傳可以分授名子。志則必由自作。故范曄。陳壽。能爲紀傳。而不能爲表志。今門下老於典故。而又擅劉鄭七略二十略之長。其貫串首尾。豈特如宗譜家書而已哉。適病瘡未能詳述。俟賤體小康。當陸續以效他山土壤之助。決不敢苟且唐塞明問也。明年欲讀書西湖而無都養。倘遂所願。上半了湖山事。下半了翁史事。亦一奇耳。

與顧冲菴公子

咯血甫平。從醉李館中歸。奉子教。向來筆硯。久作虞芮間田矣。重以使者渡海來。不得不

忍痛以完尊命。顧皆掩袖之語也。承訂會期。顧匏繫下里。不能以直經從嘯歌之後。延津有緣。當從容一拭芙蓉之末鏢也。

與趙方壺

谷棲澗飲老矣。每結睇趙先生。如客星臺外。有方于隱居。何時與翁散髮濯足。向古水溝瀕。問上談黃農。下叙釣弋。今且與竈婢坐塵上。閒適之趣。百無一二。何敢以筆墨腥穢釣臺。雖然。當不令桐絲寂寂也。年來弟復善病。不謂亦瘡君子。多病道心生。當在今日。古之至人。常以生死爲遊戲。猛火熾然。爪髮如故。吾輩未老得病。未病得衰。精神流謝。可爲感嘆。踏蘆應在何日。賓雁寫空。蘋花繡澣。不勝伊人之懷。拙作博笑。當絕倒松下也。

復郭青螺先生

某少而讀先生之制義。長而編纂先生之論。晚而購市先生之集。然特函鼎之寸爨。吉光之片羽耳。今捧讀賜刻。始收大全。孔氏四科。子桓三立。明公之能事畢矣。某往從弇州遊。每謂

不肖曰。吾始以雪中峨眉推李。以大海紫瀾自喻。今泛濫宋景濂集。而後服其學之大也。若使今日得縱觀先生諸書。則景濂一瓣香。又將爲郭令公焚却。蓋景濂用修。兪州鼎足二百年。而先生則又力能扛鼎者也。命世代興。詎不信乎。然恨山澤老癯。不能出疆。而叩先生。但于草屋土劉之間。日抽一編。飲之食之。夢之寐之。雖十五城不與易。九萬里不復上矣。而先生乃以綺語爲多。愚尙恨其少耳。或謂老氏守中。毘耶杜口。此篤老養生之事。不肖應之曰。儒者不僇而能冲舉。寸心千古是也。不佛而能神通。光燄萬丈是也。先生心聚三花。筆端雨數斛。舍利卽身後不朽。已證目前。不肖謹望風百拜。執侯芭弟子之禮。秘笈方恨其龐賈亂行。何煩齒及舊作數篇請正。

答兪公元濟

適承傅王老先生之舉。聞之肉動汗流。以朝廷之大典。而及最無行之人。貽北山之謗。促螻蛄之年。天人共怒。神鬼交責。恥莫大焉。禍莫甚焉。伏祈老親家愛人以德。速爲婉詞。莊語以

陳眉公尺牘

一二

寢之眞生我成我等矣。弟卽日且移舟吳門山中看梅光福不敢覩顏無恥以溷賓筵。非特今日卽幸而不死且老亦猶今日之洗耳相避而已。歸時容謝王老先生。今日則吾輩不當輕舉一步也。易曰無咎無譽此今日衰世頂門藥。願老親家深味此言。苦切苦切。言不由中。鬼神殛之。

與王爾仲

今日午後。屈兄過七夕。因思牛女之會。當新秋晚涼。故不熱。女之外無小星。故不爭。亦不妬。一年一渡。故不老。容把杯共笑也。

與莊五修

二十年不入京口。此行有二快事。一得米南宮自寫像。一得五修先生。先生微言蠕動。皆有德。矩。弟之師。非弟之友也。前後兩度夢中飲松葉酒。覺而忘之。不省何語。大都坐先生塵尾旁耳。家山多客多文通。屐鳥相齧。不復小有勝情。天賜聞而不得眞聞。吾曹求清而不得清。何日追。

隨先生。搗筇鶴林招隱間。飽吟細嚼。瘦行硬坐。作箇無事道人。

答項楚東

初學客戒。如棘籬護笋。咫尺相隔。頃者柳花如霰。鴛鴦倦飛。小閣寒帷。殘燼尙燼。此時恨不與吾丈共之。二詩小兒塗鴉。不堪一笑。差有米家雲山。少能懺垢耳。

與鄭孔肩

兩度入西湖。爲客所跡。約略翠微間。如展畫冊。一餉烟雲耳。十年來。願見孔肩先生。不得。僅于著書墨竹中。稱莫逆交。頃讀測莊諸篇。卽孺子圯上言。不啻也。太公隱丈人。門下描寫不減子長。而虞公傳之不朽矣。僕稻服穀冠之鄙人。焉能爲役。念名父名子。不忍辭。亦不敢辭。草付子墨。比于鄉老閭史而已。

答錢秀峯使君

前至湖上。玄宰謂關門紫氣不遠。一見錢使君。僕謂君子愛人。不宜溷垢伯夷。蓋門下在

官嶢然。正與鄉評合。僕得之賢者。剽論非佞也。向曾游小輞川。恨不援裘秀才故事。嘯咏其中。聞命得近體四章。不足黼黻泉石。徒疥壁耳。貫之奇士。寓顧園。鑿土窟而居。五十餘日。意雖沉嘿。腦中滾滾若河漢也。振之者是在明公。僕何能短長。得命惶悚。

復某君

門下爲青山公一片石。犯風濤。踐霜露。以往返于婁江長泖間。卽不得面見賢者。然此中負慚爲眠食不安者三日。比來尊體。想已霍然矣。白揣三寸管。匍匐丈夫七尺軀。僕何人也。而能勝此。謹呵寒撰復。縞紵定交。度在白嶽下矣。

與張衢所使君

臺下潔已愛民。折節下士。每擬從諸兄後。望見神君。頃辱明公特擁車騎。腆賜兼金。父老傳呼巷中。子弟詫驚格外。施恩至此。苟非負義男子。有不捐頂踵圖報者。非夫也。卽欲進謝。檠戟。恐禮涉報施。分同敵體。以是逡巡不前。又每嘆子賤師事數十人。終不如子游滅明一士。蓋

近世士風。與其多寧少。與厭其不去。寧怪其不來。若藉口子賤。則華競者肩摩踵接而至。卽琴庭雙鶴。將掉翅而避矣。明公其奚取焉。俟明春增秩。袞衣自東。當率先竹馬。來迎于旗亭山色間也。

與李本寧先生

先生文苑代興。數十年願修北面之禮。不意降節先施。溫顏綴接。昔見弇叟。今見明公。卽死且不恨矣。邇來名雋眼中皆有鐵。以此引避。不敢數數拜龐公之床。登張華之榻。然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詩殆非虛語。頃婆娑山中。梅花飛白。正與山僧逸民。拈枝嗅瓣。而負薪之孫。忽作殤鬼。使人痛絕。因念雛者如此。吾曹衰相已現。僕僕垂槁于硯田間。可奈何。友人周公美承諾墓表。與鄒南老志並傳。真稱合璧。此兄不能具一字一縑。而迫欲得一字一珠。其家雖貧。至孝可念也。

復沈雨若

耳目熱雨若非三年矣。每欲過虞。相約坐扁舟。豹囊鹿皮。筆床茶竈。共談二三日許。而爲青山籠罩。一歲不再出。出遇好風活水。又復歸。以此與四方名豪。竟若河漢。然門下人龍文虎。未嘗不纏綿胸中也。公車言。語語透徹禪真。可推倒一世。若有韻之語。掀翻窠臼。直抒性靈。夫詩文能自爲主者。未有不鞭策時流。接先輩者也。拙序粗得門下神情。而以歲暮困文。適倉卒報命。所恃門下有五丁之斧耳。

與袁使君石公

台下正氣干霄。清風透膽。某介在隣壤。旣耳熱之。又心儀之矣。每欲一通姓名。念邇來游士好謁。動稱臨邛。其究不能卓王孫家僮五百。何論客也。以此團焦土。對閉影不前。而不意以殷集之事。仰煩明公霹靂手處分。得叔熙書。且感且涕。李卓老以筆舌殺身。可爲殷鑒。明公愛我所全。實多千秋懸寄身後。七尺近關目前。若使廢書日熾。則歌謠章奏。皆可亂行域中。士大夫語言文字之禍。方自此始。明公此舉。極中吳下膏肓。非止爲不肖一洗瑕垢也。

答閻康侯

久屏漁樵。心妍跡醜。然每當長松限口。細澗流花。濯足科頭。未嘗不思與康侯共之。古稱神交。端非虛語。允兆已矣。生不入室。死乃登堂。四壁空幃。陰風欲戰。一步一顧。使人悽然。本欲回棹訪丈。而偶遇洞庭友人。飽噉盧橘。遂至洞洩而返。遠慚千里之駕。俯愧十日之期。悵然比讀手教。且有新創別墅。恨不爲丈掃灌。作吾家於陵翁。若微吟清咏。黼黻松桂。弟之願也。適瘡鬼橫甚。神理霍霍。俟召還魂魄。粗復故吾。便當賈勇以命子墨。新詩高邁奇秀。珠聲玉價。無以過之。瘡鬼當從此遁矣。

答夏畦子

先生有道長者。衣冠眉髮。颯颯皆古意。度竹溪桃源中人物。不過如此。夜堂燒燭。披素相視。山癯之姿。一味本色。若非吳兒栽培聲名。高峻庭宇者。不謂先生冷眼得標格之外。至以崑崙老宿見擬。此老與弟素交。淳行幽懷。蓋劉遺民周續之流輩。弟何敢望萬一也。弟生平無意

作文苑主盟而有意作隱逸添註其他非所敢言知先生愛我故博軒渠一笑耳

答沈徵梅

不肖年來正如入夏反舌鳥幾于才盡五丈至手書先之僕僕不及報又辱刺舟相訪于青荻白煙之間澤厚矣往談賢書指未嘗不爲徵梅先生首屈今芙蓉赤精坐嘯匣底使人不復以文行爲長太史公久臥田間殆類于右軍誓墓矣今世往往以口語碎人海鷗墮隼一矢混下況太史身居妬婦之津者耶鱸膾可殮鷄肋何物丈夫故自有千秋耳二扇漫爲塗抹吾丈須蒙而忍愧而置之

上繩武翁

吾師慷慨直腸故是臺省中名臣近又委蛇曲折剛柔協濟所謂何用不臧也別來知德威清肅不勝欣慰呂祖云能行三百善者謂之地仙吾師舌端筆端無限司命即使日行一善事一年之間可了地仙功行矣况稍舉一念而可活數百人者乎望之望之新令極明簡廉能

是爲地方砥柱。想吾師所樂聞者。外書畫二事。乞轉致肅之司馬。

答張雨若司馬

秋得遠札。風誼藹然。及讀山東錄。識透秦關。力損夏鼎。玉冠珠弁。山澤芒鞋。人見之。祇有遜匿耳。吾丈以貞姬居妬婦津。以真人居傀儡場。未審何處畫眉着眼。弟十年來。故吾猶在。每駕仁丈贈鹿。與黃犢。驂梅花松影中。兒童拍手隨其後。往往笑而墮地。頗類吾家希夷子。以此逍遙太平。高天下地。皆打乖窩。兄謂弟樂不樂也。茲因陸君策北行。附此以博噴飯。

答李本寧先生

曩老先生杖國之年。欲擬一言奉祝。而繪天闔海。安所措思。以此逡巡。不敢作六合賦耳。若不肖螻蛄春秋。何足當當世第一大人先生。麗至六言。侈至十二首。字字皆神龍頷下珠。亦字字不肖額上泚也。不惟傳誦不已。貽示子孫。卽幸而掛名尊集中。千秋以下。羨慕不肖爲何如人。可謂真不朽矣。先此遡風百頓以謝。

與陳君

不佞年近五十壯心半耗。僅僅學孫登草衣。袁閔土室。作無悶漢耳。飲冰陳先生何所嗜。而翰惠先之無乃采聽之過乎。渡江以南多佳山水。名士若公與五洩。尤僕所急。正以何師甫爲司理。雅宜相成。不敢紛紛。遂遊客轍。張司馬所贈異鹿。尙無恙。明年當控之湖上。足下挹我于空音疎翠中。擁膝拍肩。共談千古可也。

與伯關賀公

吾丈有道心傲骨。此出豈博一官者。今果歸矣。清平一疏。不特忠厚正直。而部院臺省。與南都之計典。皆從此結局。吾丈功蓋不淺。但恐名等泰山。終不能穩臥東山耳。卽欲躬詣奉候。會兒曹輩試事相牽。久當就談。一快心目。明年弟亦買舟西湖中。作無名漁父。不令烟霞板蕩。丈能從我游乎。一笑。

答馮大參文所

得報後日與友人遲候歸信。因伏几嘆曰。清風百世直道三黜。固也。憐才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如嚴霜。一寒透骨。信哉。玄宰度馮先生。脂車峭帆。行必接浙。某獨曰。先生嶽崎磊落人。也。且以一官爲桑下宿。以一路作山水爲籬下物。緊絆芒鞋。未知所至。度必不遂。返里門。今果然矣。

答朱先生

雨歇欲放洞庭之棹。適接長箋。如快風走雲。先生胸次。何其浩浩落落也。知天之說。一時狂談。不意與知命尊旨正合。然知天之說。士大夫有安身立命者皆能之。獨以知天爲知人。作用較是目前要着耳。弟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成字正指行藏而言。行不成其行。藏不成其藏。爲不謀故也不懼故也。堯舜之兢兢業業。而謀者有十六相。孔子之恂恂而謀者有七十二。則行藏之局成矣。先生高臥風塵。正是此意。世間膽大脚忙之流。豈能測真人之萬一哉。時方龍戰。非特飛見難。卽潛亦不易。徐文貞相公云。雨時便住。晴時出難。道人謀不勝天。請以爲

先生謀懼知命之助。偶藏丁南羽先生布袋佛。玄宰書老坡贊。適在行箚。奉寄供養。一醜明月。吟對愁和尚大笑。尙覺世界猶寬也。

與康季修

秀州一別。兄如雪鴻無跡。弟若柵鶴孤踪。皆落落成蒼然老人矣。屢見海內交游。誦康先生讀甚高文詞。扛鼎氣表。籠霄丞相掃門。將軍納履。大丈夫亦足自豪。豈向竈下婦。轅下駒。局脊半生也。昔年里中交知。兄所解衣推食者。俄且刻眉。務面秋葉浮雲。無復歲寒交道矣。脫身去之。出爲上客。返爲文人。此曹且當負弩而迎。仍前就兄槽。櫪棧豈耳。人生五十。寧堪游堪病。茶鐺酒器。歸與孟修共作。竹床夜話何如。第未省兄三徑之資。能作雙履否。恐兄大笑以吾爲不知痛痒也。弟五十矣。近况詳金粟家跋中。當今宰相公卿。且無完膚。何論處士。弟無復世念。世亦不念吾矣。九峯之中。考官者四。恨不使吾兄見之。松花飯。荷葉酒。尙能醉兄也。

答閱康侯

讀手札甚矣康侯之知我也。昨一疏弟已付之邯鄲。老人夢中不謂尙對賢者商量卜度。夫瞰高忌盈。天道也。吹瑕索癥。人道也。若使逗入此網。無論天人交責。卽對妻子。勘魂夢其能安乎。僕五十矣。去年白石山。已營埋骨之坎。樂天司空圖吾師也。此事已畢。便當付壽夭于度外。復問懸門腐鼠之得失哉。甚矣康侯之知我也。適與兒子了禽尙之累。造次奉報。不及多爲筆談。

與馮文所大參

宗姪馳驅頓挫。步步羊腸。非臺下賜之郵符。且僵仆道塗。作旅痿久矣。信使一至。老親幼婦。破涕爲笑。然始終得生還者。尙仗明公噓犒之力也。伏接手教。氣誼斐聲。辭旨豐嫺。卽此一札。不肖亦得掛名大集中。千古而下。擬于拜牀握麈之末。豈直子雲之侯芭。仲宣之中郎而已哉。端州岩壑環異。綵筆所及。又增名山記一段奇話。弇州至齊楚而止。不若明公馳萬里之途。破五丁之斧。能使烟霞獻奇。草木爭賁。恨未得捧劍執匱以相從耳。

與莊赤雉比部

往德祖歸。奉手札。布衣之誼。藹然。嗣後欲遣相候。念山澤談話。正如蔬笋。不堪作綺筵供。養耳臺下名世文章。籠霄氣誼。小憩南曹。作六月息。彼中不知見幾異人。得幾異書。僕五十矣。負鍾營藏。已無復朋從之思。蔗境爛甘。槐宮已覺。但多文字緣未除。更欲閉門謝客。收召浮氣。付之霜降水落之鄉。不知何以教我。

答李少參

某螻伏林澤間。惟孫登草衣。袁闔土室。差了半生。卽明公爲千秋循吏。文苑中第一流人。物不敢逡巡求見。交遠游大。某實恥之。古人恥之。友人張博士歸。忽承雲天之翰。何從得此國士遇也。年已知命。無復世懷。台下乃以經世許之。正如土龍致雨。木鳶御風。祇增其限人破顏微笑耳。以門公建節。括蒼問津。名山完厓。山龍湫公案。亦是快事。第居恆陶與不百里。管榻不十年。繫絆芒鞋。橫拖拄杖。未審勝緣當在何日。

與熊邑侯

臺下宰邑四年。以飲冰之清。瀉如矢之直。屢屢得任。重門洞開。茲聞被召。皆攀車執馬。願留使君。政如噉乳小兒。去咫尺則彌號。遇餽儉則投入懷抱中。可憐也。往者于旌。賁臨禮出。鄭重直指一疏。端發明公。又爲多方描寫。宛轉嘯護。某未嘗有求于明公。而明公施恩于不報。此皆古人事也。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某今日非感死。卽愧死。未省國士一腔血。洒在何地耳。自分五十年來。不能勅斷家事。縱游名山。又不能隱迹夷門。寄居梁廡。好奇書策。前愧魯連。望廬及門。後慚王烈。直人間妄庸男子而已。而臺下必欲邀以陳吳之故事。某嘗有云。寧爲減塑之狂狷。無爲增塑之中行。寧拙講學。無爲學講。率簡任真。永保元吉。于願足矣。故忌盈隙高。天道也。吹取索瘢人道也。非實盜名。天人所厭。若復游大人交。遠張聲價。攝齊東帶。敵體明公。無論對妻子。勘夢魂。卽琴臺雙鶴。且祇衣三嗅而去矣。堅守硜硜。不謁不謝。及今日而上下之交。兩無愧憾。第臺上下辭當路。下調郎君。心事如蠅蝶。而捐俸垂情。至此豈所謂逕同。

枯木朽株者耶。茲行也。臺下必且爲名給諫時事。日散時局日新。區區鄙懷。俟前旌首途。當舞棹旗亭。山色間。竹冠松塵。一吐百尺樓上語也。

與韓使君

接台札。耳目心思兩窮之語。不勝嘆服。臺下留情民事如此。苟有一得而不以告者。非夫也。夫役原非細事。昔東坡與司馬溫公。反覆專論役法。蓋小民安則大戶安。刑清訟簡。而上官之夢寐亦安。今里排之役。以合縣計。以十年計。其關係利害。非淺淺也。田糧派于各甲。則少而易辦。并于一甲。則多而易侵。且均絕均荒。貼田貼米。里排可以少甦矣。私擬易知單呈覽。細數核之舊冊。總數填之新單。圖書有田號。里排有實徵。決無敢毫髮以逃神鑒也。

上荆石王相公（乞救荒）

近來天變異常。淫雨累月。自五月端午前至今六月既望。大浸稽天矣。詢之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于旱。而今歲之水。有甚于嘉靖四十三年辛酉之時。何者。蘇松偏處東南。地勢卑下。

號爲澤國。旱尙可醫。水則難療。姑無論田事。卽如旱魃之年。屋廬不至塌毀。圩岸不必增修。雜作經營。可以易米而食。薙草伐木。可以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河。出門卽雨。鄰里不相往來。水火幾至斷絕。披簑戴笠。倍添衣食奔走之勞。忍濕受飢。漸釀疾病死亡之禍。此水之害所以甚于旱也。辛酉以前。催科尙緩。風俗尙儉。民戶尙實。水勢尙殺。今則朝廷之會計。無年不增。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風雨之惡聲。無刻不聞。此今日之水。有加于嘉靖四十三年之時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繫舟楫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留工本而救餘喘。今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卽使天色漸晴。而苗根已腐矣。卽欲播穀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花荳。花荳化爲朽枝矣。所恃者瓜菜。瓜菜沒于草莽矣。獨有堤岸一事。男女老幼。以其日夜合併之力。或可恃爲僥倖數日之謀。而霖雨不休。泥土易敗。築于此潰于彼矣。成于尺敗于丈矣。况西北大風。不時起發。太湖茗霽之水。滔滔東下。頃刻之間。頓至沒踵。則尙安有毫髮之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如使旱潦節調。風

雨時適。則百姓猶得儉其耒耜桔槔之暇。以從事于絲枲杼軸之間。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非出屏田水。則守築河堤。赤足垢體。惟恐不及。尙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尙安從易薪米乎。薪米無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爲丐。強者不爲盜乎。盜賊四散。有司不三尺乎。三尺相約。則進退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顧乎。此言之可懼。可驚者也。爲今之計。聖君賢相。以蠲租爲第二義。而以賑貸爲第一策。則嗷嗷枵腹之徒。哀哀露處之衆。或可少恃。以無恐而勉強支吾。以俟朝廷現年破格之恩例耳。今先生手握調燮之權。耳熟桑梓之變。必至臥不貼席。食不知味。豈有以天下爲一家。而不以蘇松爲同室者哉。今兩臺具疏請題。其恩賜在聖君。而其調停委曲在閣下。若少緩時日。聖誕長封在邇。地方災異。疏不得上。如待聖誕開屆。而後發旨。則會計已定。民心愈急。恐非百萬生靈。所以千里而號于父母者也。某近投影鄉村。目擊斯苦。故無忘忌諱。爲先生陳之。幸急圖所以上挽天變。而下救民窮者。

上徐中丞乞救荒

讀書山中守分不敢輕謁。經月積雨。水沒秧苗。不獨爲生靈苦。而先爲司農苦。不暇爲司農苦。而先爲師臺苦。師臺當上下交迫之時。在飢民不能使之枵腹而飽。在主計又不能與之空口而爭。千難萬難。何可言喻。但水災實狀。已核見聞。而道路喧傳。又滿朝聽報。災之疏非止百姓望之。卽京師士大夫亦望之矣。不審師臺有荒疏見示否。向年吳中不熟。全恃湖廣江西。今一聞吳下水報。彼處先已過糴。此販商之所以空返。而米價之所以日踴也。米踊則富者閉廩。只待價昂。貧者望門無從借貸。田主不肯出資本以急救佃戶。佃戶亦不肯出死力以車救田水。目前有民窮盜起之禍患。冬間又有以荒作熟之錢糧。將來更不知費老師幾斗心血耳。懇乞師臺行文江西湖廣及淮揚撫按。遏糴之禁一弛。則吳越之米自賤。此通融救饑目前至急第一先手也。師臺既有荒疏。又有隣省通糴文書。鬼神執簿而奏上帝。非太師母福壽之一助哉。但疾痛困苦之詞描寫得十分着忙。僅博得廟堂五分動聽。况今視十六年實有甚矣。師臺限田所以救未然。報荒所以救已然。想今日台慈必先有籲天之請。決不使昔人專美于前。

也。謹洒涕以聞。

答沈仲容

客歲辱詩。放命序緣。縣大夫以賑哺二事。日日數薪較米。作竈上老嫗耳。六月避暑避客。得縱讀詩。放渺若河漢。細若繭絲。乃敢操筆而叙之。世有儒宗如仲容先生。若使掌難者按經詰問。不知奪幾十席。又若論經定配。異日孔廟廊廡下。亦當虛一席待公。昔人謂易在蜀中。今詩在浙中矣。小序惟先生以刪詩之手裁之。

與尤郡丞

明公解郡時。適王縑山遺書爲訣。比五日。遂成古人矣。河梁之役。不及追送。榜人老稚涕思。真不啻神君慈母。而不育。碌碌自將。乃蒙國士之盼。惟有痛自洗濯。留男子面目。以見明公耳。春夏哺賑二事。分派各鄉。某承委天馬山。凡四十五日。每日二千餘人。米必潔白。粥必帶歸。男女老弱。各自爲隊。不喧不亂。粥完之日。每人賑米二斗。其遠不及哺者。總四千七百餘人。心

力雖耗幸不得罪于人鬼大約以臺下光州之法倣而行之乃知仁言利溥非虛語也二麥登場布亦長價田野頗有生機所愁朝士如棋轆轤劫不已杞憂發恤可奈何哉

答韓使君

青邑日前有二事水田無稻者畝數不多若造冊抽勘則徵比之荒熟易明公正報役者土棍甚衆若先示不用則沿鄉之索詐可絕此皆父老隱憂敢附以請

與韓鵬南使君

目前青浦水災尙在可救救之之法有最緊二事雖有大朋車不修圩岸無益也雖修圩岸不壩小港無益也今或救或不救或築或不築蓋爲無塘長督率之耳伏乞出示各圖塘長以字圩之大小分人數之多寡鳴鑼鼓舞倡率本圩若待赴縣求僉水牌則已晚其中更有偷力不到衆勞獨逸或唱言卽車救無益者卽係敗羣玩法之民并示呈名擒治五月爲廬月乞清一獄之繫囚以辟疫氣五月爲耕月乞停一月之放告以便救災至于徵比限期或量免一

二限蓋里排方事督率。而水鄉又非船不行。一面田中修救。一面城中申理。實難實苦。懇乞仁臺轉稟道院。行牌被水之處。清獄停告免限。三者施行。而跣手跣足之民。庶得救死於萬一矣。古有捍大災。恤大患。社而稷之者。非明公哉。日當大浸。耳聽車聲。一聲一淚。不覺饒舌。惟明公圖之。

上聶使君

雨晴水漲。父老皆云百年來未有。今秧禾已絕救矣。巨浸無門。萬民如坐水牢中。水退之後。聚而求食。尙多隱憂。正如小兒痘症。又不知幾變也。撫臺移金。理應速發。五千事小。疑人事大。士大夫亦不復前議矣。惟斷而行之。至賑飢一事。一面處置銀米。遺賑地方。一面留至冬間凍餒相逼之時。煮糜平糶。尙可接濟三兩月。若前去後空。不能湊手。又無計可遣耳。搶掠四起。并望轉諭各屬。以堅事處之。防微杜漸之中。寓彈壓安靜之意。倘小民無知拒傷一二。題目既大。撫輯更難。昔人謂救荒定變。如虎啣子。輕則子墮。重則子死。真今日事也。明公爲四郡指南。

當路倚如左右手。焦勞萬端。故敢具區區布聞。

與朱公平涵

往承入京時。特辱手書。溫綿美袖。惠深挾纜。曾附札于心絃。兄奉謝。未省曾到否。世界如棋。此是常語。但滿盤轉轡。却何時事了。移噴轉怒。至及局外袖手旁觀之人。則先生與陶石老是也。可嘆。乃知孫登笑而不言。叔夜悶然而返。非出世法。是深于處世法耳。不風之波。開眼之夢。皆能增進道心。况以門下讀易高人。知命君子當之。爲賈生哭。爲接輿歌。兩者安所取焉。弟空山無事。松風竹月。不解負人。近者代分哺賑之勞。覺今年救荒外無功業。利濟外無學問。陳郡侯以包龍圖而兼范富活人之政。恨不一識之。門下助之爲德于鄉。尤勝士大夫言戰于廟堂也。深秋月白。或拏舟索晤。蘆花烟水間。共作信風人。先生其許我否。

答蔡晴符學憲

明公在郡四載。不敢私通一牘。離郡不半年。連得賜書三函。又以冰俸遠餉。古人下榻孺

子倒履逢掖者曾得此遇否。東南大浸稽天。雨晴三月。而水進不止。此坐吳淞未開。圩岸未築耳。吳淞者。北則爲婁江之下流。南則爲黃浦之上流。吳淞既塞。如乾卦三連中少一畫。婁黃兩頭不盡洩之水。不得不走入內地。散衍平田。合萬民俱坐水牢中。秋風漸勁。飢寒并迫。乞貸無門。流亡無地。非盜則孳。可勝寒心。台臺臨別時。惓惓以吳淞未開爲憂。今言已驗。救荒興役。無如此策。朝廷若有賑典。留四分之一。而又兼以顧氏之三萬。太倉嘉定崑山華上之協濟。眞所謂興百人之工。活百人之命。興千人之工。活千人之命也。次第修圩。其功亦邇。惟明公留意告之當路。及今不濬。則吳淞永無濬期矣。及今不築。則圩岸永無築期矣。江右司文。勝他省萬倍。不喜得門生。喜得人皆堅忍嗜欲。慣習忠義。名節有貽。學問有根。况以明公爲之指南。躍金脫穎。又當何如。第講學諸公。多重經而輕史。事外無理。則史外無經。惟明公率先倡之。使門牆之下。上者爲麒麟鳳凰。次亦不失爲虎豹。是所望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物必有所濟兄拖水帶泥而心事如青天白日比之口淨而身穢者不同大約無不可與人言使無不可與閻羅老子言也王公欲刊未刊之書欲了未了之事弟無書可刊無事可了直直捷捷乾乾淨淨乃是解脫奇男子幸兄以此謝之兄柬中行三事卽就事中調御役夫清楚錢糧錢糧之散出得實得時役夫之調御不爭不苦正如以此接衆高僧則可以奉承上官而過于節省嚴于催督則不可事到將完越要加勤加慎加寬敢以爲百尺竿頭之勸。

與戴悟軒

弟看一切薄俗比三年前又一光景上閉口次閉門前者常熟杭州皆以書院相招弟皆不敢赴會非有異同正爲賢人君子相聚一語之出皆有關意且縉紳多布衣少豈可廁足其間以招攀援之誚偶于東余山洗石種竹且愚夫婦生壙已築久矣一健之外不望他榮一書之外不望他事但青坊所刻秘笈之類皆僞以弟名冒之念此曹病貧賈不能救正聽其自行

多有極可笑可厭者。弟之不好名。此亦足以見其一斑矣。

答費無學

某山澤無所嗜好。好林澗之游。家貧不能買書。往往手自抄寫。又無草堂資。日負鉅披。別泉石。櫛蕪沐穢。履藜藟而跡之。今買一舟。轉展避人。如老漁父耳。門下年未四十。選述巨麗。宏博。通及百卷。卽楊用修王弇州少年。度未能臻此。其必傳無疑。第吾丈方攻公車言。何不少忍。以終燃藜視草之業。曠括當代故實。裁成良史。使後世不恨二百年無子長孟堅。非吾費先生。而誰若。櫛笠荷衣。茅焦土窟。青山未嘗拒人。人自拒青山耳。英雄回首卽是神仙。麟閣拂衣。何妨鷗鳥。願足下三思焉。

又

岩栖序。置之文苑英華中。不可復辨。其六朝初唐之最乎。秘笈非弟書。書賈賸托以行中。無二三真者。此曹貧。不忍督付丙丁。終當整頓。乞玄晏一言耳。欲拱名賢而傳。造次未能。會冬。

逼志狀頗多了理如貧女夜績殊損蕭閒之趣

與聶使君

台臺壽辰不敢隨鄉紳同祝茲以家藏桃源圖少致鄙誠一展卷或不減河陽花色也

復鄒丈

承手論兵道處最爲吃緊近趣濟生兄再三解雪乃知毫無成心兩公手書奉覽幸密示賢郎驚弦中鈎宜以爲懼不宜以此爲喜也撰交二字卽風波不生亦是儒者家常茶飯若今日彌覺有味耳

答趙公子

古有遙聞聲而相慕者以爲實語耳今乃得之尊公與門下門下不委序于通人而委之僕此舍芍藥之和而以蔬笋饌客將無爲肉食者所略略否幸門下更調而俎之

與黃府幕

古謂凶年殺禮。蓋賓祭二事也。頃遭大荒。郡中家汰人侈。賓筵羅列。倍于曩時。不敢復論。獨祭賽本郡城隍。刑牲焚楮。肅拜而退。其亦可以已矣。近有俚俗。所謂太保者。祭畢之後。復用筮卜神歆否。或祭此神而卜彼神。或一祭不准而卜再祭。貧民無識。罄貲借貸。名還宿願。實則累窮。蓋其弊有四。曰褻尊神。曰惑愚俗。曰妄費財。曰多殺生。此聰明正直者所決不喜也。乞臺下懇白府縣公祖父母。大張告示。但許祭祀。不許鑼鼓。太保入廟。妄言禍福。別生支蔓。有此等項。地方報官懲治。不惟神明之廟貌尊嚴。而小民省一兩日之費。以資荒年一二月之糴。此尤正直聰明者必喜也。其事若迂。其救荒甚實。惟臺下能爽然與不佞相合耳。

與熊際華父母

某每念臺下國士之知。欲通尺一相候。如坐井底。無由自達。昨聞待詔者補曹郎。幾百聖賢豪杰如臺下。領袖省垣。必能以冷眼覷人。以熱腸報國。以聰明正直輔忠厚而行。爲擊泚笏。不爲擊蛇笏。爲子房椎。不爲朱亥椎。語至此。想明公必鼓頤一大笑也。某無端被譽。亦無端被

讒今已洞白矣。年來以扁舟載書往來峯泖間。無論僮僕。卽家人罕得而跡。曾古絕句云。伯將名姓落人間。買得秋江蘆荻灣。幾度招尋尋不見。釣舟雖小卽深山。此不肖近况。非以林澤自驕。善欲以此酬慰知己。小有安身立命處耳。玄宰已請致。自今真爲戲海鷗。第憐才右文。亦是昌朝盛事。趙綰數稱師中。公將無在臺下乎。

與陶石簣太史

先生身居金馬。心類木雞。非宿劫洪爐中。鼓鑄得來。風雨名場。且迷于大麓矣。天懷師書。經已竟。精血耗亡。粗留空殼。而又以口訥行方。戒珠之事。仰而向人。如上牆壁。不肖爲之經營百端。皆以遠方佛刹爲謝。歸橐蕭然。颯若槁葉。可憐哉。賢仲比肩而升。經世則兩蘇。出世則天親無着。不肖不敢以世情賀。所喜兩巨人口月麗天。光明非淺。禹穴一塊土。又將爲洙泗乾竺矣。

復馬仲良使君

明公好士傾天下客。僕道人。一藤一衲。合老山藪中。春初承訂看梅之約。嘗語玄宰云。吾家籬落間數百樹梅花。儘堪傾白墮。絆青驪。何必遠游。以此逡巡而止。今冉冉秋矣。空谷獨坐。忽承手札。冰俸自天而下。枯木朽株。何以得此于神交知己。自喜衡門之下。病不及身。賤不執役。今明公又贈一萬酒錢。便可作月餘無求老人矣。前得桐雨齋集于不磷所。極新極險。此脈直從昌黎子美遡源而來。鬼賀怪全。那所騁乘。高文襄籌邊斷國類李贊皇。恩怨亦差近之。第贊皇過侈。不如文襄之絲素耳。明公爲鄉衮表章一叙。恢岸博大。客見先生之詩。未見先生之志也。琬琰錄。弇州公排纘數十年。今明公捐俸刻之。一舉而使弇州之目瞑。先達之骨肉。史官之手便。直河潤。故人不磷而已哉。代爲稽首以謝。

與王遜之

昨見兩得溫旨。君恩浩大。此亦地下之所喜也。風波之世。約束僕童。早完國賦。爲保家第一。聰明先之以孝。富貴濟之以寬。古人歷有明訓。此老姪所長。不待囑矣。

復閔康侯

某少狂。好談擊筑舞劍。荆卿隱娘之術。因家貧多病。不任俠。已舍少年場爲大人游。則腰領鬚眉。不任媚嫵。已讀竺乾柱下之書。欲躡影高山。訖命破鉢。則不任食色約束。遲回偃仰。年屆知非。漸老漸實。惟有低首三村學究中。差覺無譽無咎耳。吾丈何所取而先施及之。札中數言。即使馮敬通。劉孝標。王無功。自叙自銘。何以加此。世乃有知己。寫照如康侯哉。反覆著述。無師之智。深踵之息。文人才子。皆拜下風。蓋其原本于經術道德。而以九家輔之。其必傳何疑。顧不肖無能爲康侯重輕。何如何如。紅葉黃蘆。或有舞棹逗霜月而至者。小人某也。此時可得叩徹雲館。作聚頭磕膝話矣。

與蕭象林使君

雪翁歸。縷述臺下不去口。卽臨邛三朝相如。太白千金散客。未若明公風流文雅。無所爲而爲也。非仙令義俠。斷不能破常格至此。每聞弄珠樓勝韻。恨不挾玄宰題詩楣柱間。傳之藝

林頃者東南水災。七郡嗷嗷。萬民洶洶。若欲盡數請蠲。大司農非大笑卽大哭矣。如何如何。救荒之事。全賴振古豪傑。非心熱不能救萬民。而又貴從容。非膽大不能定亂民。而又貴堅重。當今豪傑。非侯而誰。若欲俯采芻蕘。當錄末議以進。

與朱平翁

孟瓚歸。知吾丈津津糜之牙頰。問頃長鬚至。則琳瑯燦然矣。狂夫叙瑰異。快爽真百尺樓上語。又百尺竿頭語。信風記爛熳曲折。法度血脈。無一非古人。人間粉黛。雕刻者久矣。曾見此等文字否。吾丈當今稷契。却欲分玄真子釣竿。恐爲白鷗所妬。雖然。以此勑斷家緣。推遠俗氛。熱腸付之泉石。冷眼付之朝市。俛仰典墳。保練心性。何必擁呵張弛在手乎。弟知命之年。經營一募。酌酒封墳。不哭而歌。自謂陶潛司空。去人非遠。其他但追涼偃曝。高枕讀書而已。松兒乃辱長者施以五丁之斧。飾以七襄之錦。孺子過望。喜浮大宅。感謝感謝。

與項孝廉

袁字耕研以了殘日。深山病道士。祇堪與枯崖斷壁作觀。願心未灰者。是中賢長者如兄耳。季雅開士。舌頰皆蓮花。今與吾丈聯席。壁觀僕喜。從虎皮之末。願春來雪霰侵襲。繭足不出戶。未得望顏色。飽粲花之論。奈何。

與蔡郡侯

某山澤之姿。螻伏熱隱。不敢求通于明公。遽辱于旌顧之表。宅旌慮重。以粟帛。卽北海之于正平。平原之于志和。靡以加矣。自覺四年間。上下之交。兩無愧憾。未省烈士一腔血。何日化報恩珠耳。臺下重如山。潤如河。父老皆能誦之。至于清畏人知。德施不報。笑舉必愛。屢履得宜。則某嘗竊窺盛養焉。以臺下莫可親疎之品。入江右名節學問之鄉。揜瑕存瑜。上可備榷梓豫楠。下亦不失竹頭木屑。知明公有具眼在臺下。瀕行不能治裝。聞抵官。又復儉苦。焚玉鍛金物。未必無意。第吳人區區。去後思所謂曷飲食之非虛語也。文正集序呈覽。某妄謂中行不得。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流而爲鄙夫。反覆范文正傳。真狂真狷也。故以此命序。惟台臺教之。

與聶韓二使君

天降時雨。花稻勃然。田婦農夫。舍桔槔而就紗布。摘瓜茄而易薪米。又增一番活潑生機。皆仁臺子民之真心所感造也。昨見里排一諭。新者少。舊者多。主戶承役。客戶貼田。又且舉行均田均甲之制。此父老求之百年而不可得者。幸甚快甚。夫糴糧白銀。官囤代里排之苦者半矣。今每圖除官甲囤戶外。剩田若干。十甲均派。現年里排在官比較。其九甲在鄉分催。若派數錢糧不足。現年得呈某甲。某甲得呈名下欠戶。此至公至平。至簡至易之法。第其間更有民隱二種。一曰均積年荒田。一曰均無戶絕田。圖中有積年荒田。必十甲分之。不忍一甲獨累賠糧。所以均其害也。有無戶絕田。亦十甲分之。不許一甲占作已產。所以均其利也。里排利害切身。不攻擊而自興。朝暮慣熟。不履畝而自明。得臺下先期示衆。聽官甲囤戶外。凡餘田荒絕在圖者。不追已往。只在現前。各自查出。各自派明。不過數日。而報冊燎然。若指諸掌矣。蓋均荒均絕者。正均田均甲之精神。而以絕田之利。償荒田之害者。又役米外之津貼也。千載一時。幸遇慈

父母救荒之妙惟臺下定役之妙惟臺下豈直利溥億兆百世且指南焉

與錢懋齋

懋齋先生自束髮已知之不獨今日也往歲病劇中遠辱損書幣以尊公詩選命序比時
槌床而呼捫壁而行無暇問筆硯事今神革甫還敢勒一言以獻李廣射虎飲羽沒石智者驚
喜是石愚者悵恨非虎尊公之序不屬之通人而屬之山衣田冠者流先生得無虛發一矢耶

復烏程閔康侯

冬來奇寒凍齒相磕擁裘灸火無處生活文通交迫甚于責進因思古人冬餘之樂祇虛
語耳使者至堅冰在鬚發信惶恐卽時呵凍作序差不辱命門下著述精而可傳僕得附名千
秋但沙礫居前恐爲金玉之累僕老矣銷聲遁影願作空山掃葉不可得栖栖人間如驚雀拱
鼠足下乃以平易許之僕非不能奇顧奇者畸也獨往獨來之謂也若耦于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耦則二矣二則能奇乎天地聖賢寓一於二寓奇於耦觀于易而理燦然矣弁陽老人周公

陳眉公尺牘

四六

謹有志雅堂雜抄有癸辛志松雪翁嘗畫鵲華秋色一卷贈之鵲華齊魯之山故公謹有齊東野語承教并附以請

陳眉公尺牘卷之一終

陳眉公尺牘

卷之二

與張肅之司馬

二月有鬻僧持居士書至。刺促索報。比時二孫皆病疹。俄作下瘍。十年學道。未能洗拭。哭孫之淚。已讀居士開山緣起。不覺呀然笑曰。劉處士鬻二女以畢雁宕之役。髯張欲賣姬以開爐峯險道。何其無兒女情也。吾過矣。吾過矣。雖然。此山去尊郡僅九里。造物闕之數千年。始落居士手。近代勿論。卽王謝諸公。最負遊癖。竟從靸鞋下失之。今日仗居士掃陳洗腐。出惡道險真堪作開山祖師。顧弟所以重居士者。點綴亭臺。安立名字。無一點脂粉氣。亦無一點烟火氣。若他園位置榜額。非攢眉則掩口欲穢耳。自來好事之家。瑩石鑿池者。歲用衆以百數計。春鍾如雲。邪許如雷。然而石不暇黔。木不及拱。或轉眼易他氏。或彈指而化爲烏。有先生者多矣。蓋園有三難。曰難成。曰難修。曰難守。復有四易。曰易費。曰易俗。曰易荒。曰易奪。以此三難。召此四

易總不如就山開山爲佳。若因澤瀦泉，因巖架屋，因勢剪剔，因境品題，山骨不斲，山木不刊，山花不貧，山居不麗，山獸不爭，山賊不貪，如是，可以止矣。不朽矣。則吾張居士九里山是也。弟五十時，經營東余，穿坎作壙，爲容棺之墟，旁有餘山，雜布松竹，下有瘠田，粗設廚廡，但恨山水窘縮，費力廉削，無能如居士重闢混沌，別置峨眉。以此讀綠疏及顧江寧諸詩，祇有嘆羨。俟居士宦成歸里，弟當搢筇入山，率同志創開山居士祠于天闕之上。因正祭器，勑山僧摘寒泉茶，折元章梅，采越王蘭，以供居士。而檄髯張配食其旁。其遊客狼籍花枝者，擲之鷓鴣軒外。與山皆共之。刑花者服上刑。張居士甫爲司寇，亦添此條例否。一笑。來教記叙詩，須親見此山面目，而後爲之。是邪非邪。未暇於紗籠中寫照也。

與汪泉州

臺下借重名郡，友人縷縷述仁政不去口，口碑在道，則薦剌在朝矣。貴治先達思弦李公，向守雲間，解郡之日，父老閉城相留，至獲譴以死，而人無悔心。陸文定四十年不入公庭，庭見

太守又大雨泥淖中送之西郊。士林傳爲奇事。聞其家亦貧。伊子守分。幾于若敖。負薪矣。幸臺下念此廉吏。後一慰存之。若指李公矯者。非仇則妄庸人耳。

復鄒憲谷學憲

次公夜光之璧。不出家筭。越四百里而問玉工。不肖豈能復加雕琢哉。讀公車文。心精而綺。筆膽奇而大。不肖已識長者之家風矣。自省何人。敢當北面。請叙兄弟之禮。而敬獻芻蕘。以別。大抵吾輩胸中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落意氣二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蓋騷雅旣成新歡。則舉業淡矣。意氣若落故套。則德性浮矣。日前惟有端居遵養。熟繙古史。兼閱新報。洗發洞達。肆力於場事。作少年科第。經世大儒。是所願耳。若干秋不朽之業。門下文苑衣鉢自在。古宿有云。佛法不怕爛却也。

柬項東鰲父母

臺下暫返東山。朝常如沸。乃知證臣論。金人箴。當參而用之。中涓方取精于螭蚌。而言路

猶角勝于蠻觸。非得臺下真君子者。以正直輔忠厚。以中立當雷同。滔滔東逝之波。執挽之哉。某伏螻寒蟬。與世耗轉逝。且昔年佩服闡然之訓。輒欲自放于松麋蘋鷗之末。以是感恩負知。如臺下未遑通咫尺書。乃辱千里而勤以翰言。可謂黼蔽烟霞。丹青泉石。某何人斯。辱此非分。倘得藉邀寵靈。蠶鹽麥飯。不至作無義男子。便可酬報萬一鞭策之私。至于拂芸簡。登蘭臺。非特拙劣所不敢聞。抑且北山猿鶴之所嘲也。獻歲竹牕。試香啜墨。宛如對冰壺。使者倉皇。敬報空函。祇有慚色。

與韓長洲

十六日下春矣。不宜詣門。冀得解衣從絳。風涼月間一談耳。是夕宿舟次。卽往弔顧涇陽。于梁溪。今且峭帆東歸。俟八月秋爽。再上良晤。爾時臺下方典棘闈。如何如何。朱修能詩品。深詣秀雋。極有書癖。圖章故自餘技。今從名公游。如李方叔得侍子瞻。凡可借芬處。應不惜青蓮舌也。

答鄒公履

今名士皆掇拾捃束。雖奇亦百衲衣。非若足下獨運杼軸。首尾千尺錦也。關尹子云。賢愚心愈明。則交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此非獨施之朋友。實家庭間混沌譜耳。

復馮友

屏跡山澤。門外事皆付之洗耳掉臂中。得教始知有衣冠之鬪鄙。人不敢與。亦不敢聞。此中黃鳥聲甚佳。恨兩君不一聽之。伏枕初起。據案草復。

柬王季重使君

使君神明。真父母也。義田一事。全賴四至刻圖。令士民信服。而當路亦得藉此以杜好事之口。獨青谿一望巨浸。視三十六年。僅留尺許。米價未昂。而薪價真如桂矣。每爲台臺籌算出處。宜請養而選補官。得雄以後。相時而飛。今蠅聲鳩眼。尙未寧帖。卽太公健飯。催督上車。可以長跪請也。不肖結夏太湖中洞庭。暑可避而客不能避。卽客可避而僧不能避。卽僧可避而詩

僧不能避。頃子桑上人遠顧。云與臺下外形內心之交。其詩亦清快適爽。生平淡而鈍口。不解向人乞緣。茲以王使君如西竺。適軍多烏。不惜定僧乞一羽一毛。然亦不敢望財施。惟以舌施耳。不肖五十外人。日求減塑。而四方以增塑求之。如何如何。幸有以教。

答張太尊

自婁東歸。知台臺勘災登山。不能率先父老。一致壺漿。爲之悵然。秋風漸勁。飢寒相迫。未省部議何如。獨念報荒之時。不得不以熟作荒。派荒之時。又不得不以熟補荒。以華亭概縣論之。宜以東南之熟。補西北之荒。以松江概府論之。宜以上海之熟。補青浦之荒。此全仰仁人公論。以先聲倡之。耳臺下捐羨金祠烈女。又捐羨金救饑民。表風勸俗。捍患恤災。不獨倡義。更以訓廉。士民無不踴躍也。

答長洲胡使君

某熱伏引磴磴之拙。竊從門生子弟間。讀台臺公車言。于子柔玄宰間。讀長安賦。于練川長洲

士民間讀訓民歌。此兩漢文苑循吏合而爲一人者也。夫日今時局以爭殿之虎。而兼野戰之龍。以雌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惟有郡邑長得孤行一意。鳴弦而治。爲宓單父。積功累行。爲許旌陽。公真其人哉。向者枉重草堂。茲又特頒冰俸。禮意稠疊。手書斐妮。恨紙衣土窟中人。無能效短長於明公。而禽鳥報恩之珠。烈士酬知之血。不敢自後于古人也。

與方公且心

台臺爲郡司農。不特官署如僧舍。卽左右皆如退院僧。今又居此冷曹。人以爲不炎不熱。不肖正謂此梅幹在冰雪中。俗眼未及見花香時候耳。當今中行救世不得。狂亦救世不得。惟狷者是向上第一路人。然狷之有所不爲。尙置之賢知過中。則聖賢豪傑。喜靜而不喜動。喜冷而不喜熱。可知矣。台臺以爲何如。

與屠赤水使君

久不奉清暉。令人五內蒞寒。安得雕雲之筆。霏雪之談。一淘沃之。年來多病早衰。閉關埋

影如在井底中。不復聞長安事。獨念時局未定。如越鴻楚駝。先生慷慨滿懷。經術貯膽。坐令神鈎赤精。匣而待老。可勝浩歎。雖然。青山之業。碧落之游。丈夫亦可以豪矣。往聞太夫人僊遊。情懷未申。至今愧死無地。獨以百歲謝人間。比之西池南岳。亦復何遠。敬附生芻。特向祠中禮一瓣香。遙致區區通家子弟姓名而已。若後時之罪。幸長者原而宥之。

又

前讀曇花記。痛快處。令人解頤。悽慘處。令人墮淚。批判幽明。喚醒醉夢。二藏中語也。往聞載家樂。過從吳門。何不臨下里。使俗兒一聞霓裳之調乎。若近有新聲。亦望見示懶病之人。得手一編。支頤綠陰中。便是十部清商也。

與許郡侯

臺下解郡時。河梁照影。兩無媿色者。獨有不肖儒耳。不意長安中。顛倒一至于此。此于明公分毫無點。夫以父子兄弟最親。而同床不免異夢。以衆生愛憎取舍各別故也。臺下第付之

夢中嚙語而已區區之私每欲一渡江以謁明公人則拜床下相與理性命釣弋之旨出則從
郎君腰弧騰騎縱獵而返相與擊鮮壓酒一吐胸中之憤今尙未能也年來爲先嚴卜葬經料
一塊土辛苦白頭回視昔年烟霄鸞鶴之志轉眼漸成老翁第不敢作負義男子以辱臺下國
士之知青天噉日實聞此言臺下神明精魄固自聖賢中豪傑必不久置閒地幸惟爲國珍重
復方且心公祖

病中得台札及心問但未見北運便民書叙以此爲恨記得先達徐文貞公云凡國家之
事隨事而講真講學也隨時而習真時習也譬如臺下時任在漕卽向漕政中搜括其利害痛
癢毫髮無遺憾勒成一書或告之當路貽之後人使百姓顯受其賜而國家陰受輓輸之益事
功在此學問亦在此此思不出位之正脈也天下而人人如台臺可謂上不愧天子下不愧所
學矣

與李本寧先生

往歲聞有歸楚之信。幾欲輕裝獨來送別。江澣今喜客星爛爛。正纏吳會間。使不肖後學輩。時禮一瓣香。真靈山儼然未散也。大集出世。震動天壤。如士林六籍。賢劫二藏。豈直奪五緯之光芒。濯三江之濤采而已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盛德大業。蔑以加矣。江孺人傳後數言。畢竟振眼。別改上呈。以副尊諭。北面知己。義等在三。幸勿姑息而貴之。享帚覆甌。取裁惟命。語次不覺。主臣。

復馮文所大參

客秋不肖出洞庭山。先生又將入洞庭湖。比時若使遂張楚帆。覺至人與人不異。聞游餘杭徑山兩天目。登黃白二岳。又登九華。黃山草昧初落。潘髻輩眼中。不若九華秀絕。青蓮多所品題。故是老蒼宿耳。先生愛賞五玉。何減阿咸阿惠。履綦所至。賓從如雲。魚有龍。鳥有鳳。信哉。慈山。今之洪覺範也。塵尾相難。使人流涎。不肖妄謂講學之地。未免帶情識。粘名位。侈口而談。違心而應。涉世味饒。出世諦少。不苦宗門老胡。無眼棒頭。尚能撼諸君子。十重步障。與三十六

州諸錯耳。近者吳越之間。雌黃之口。玄黃之血。蓋焦龍矣。先生去鄉一步。便是上天百尺。去鄉一日。便是避世百年。俟異日而後知鄙語之非謬也。不肖邇來山中。除教子讀書外。百事不暇。料理正洗手時。忽拜數千里冰俸。買魚沽酒。便可作一月資糧。餘則有常山長老生活具在。以此謝臺下。并以此慰臺下。

復顧涇陽先生

先生之學。非特見之名節文章。實見之朝野精嚴之踐履。如龍文五采。其外也。能霖雨天下。其實也。故不肖以龍德奉祝。非敢阿私。乃逡巡遠讓而賜之遠札。昂以交儆。仰悉大君子接引之意。真使人感不去懷。讀當下釋痛快直捷。而以史公之說終焉。本體工夫。一齊合下。卽現本明。就鏡施藥。乃知以虛空爲鏡。以不染爲藥者。終落無罪福無聖。凡無忌憚之知見。甚矣先生之真有造于世教也。承念及辰。玉遺集。言之傷惋。初太原公得召旨。弟書謂辰玉云。人以爲錦上花。僕以爲雪上霜耳。今歿後一着果如此。弟之心事。惟問伯兄知之。可嘆。

與張丈

吾兄遠行。弟適在山中。不及奉贖。吾兄不驕不諂。而賢主人不恃不求。自是兩相得也。新官如入暗室。久而自明。但筆底留人。甚於刀上劍頭。上念鬼神。下念子孫。則生路寬矣。所賴夏公長者。當無事相祝。聞所治甚荒。覺得救荒諸書。奉備探擇。或當路咨詢。或饑民仰望。智無百慮。愚有一得。活得一人。則一人陰德也。行得一事。則一事藥方也。乞細細批閱。與彼處地方可行者。標出以示。夏公案牘送迎之煩。不暇編覽。精神線索。則友人事。亦方便事。有便一勸。按君停訟恤獄。緩事甲征。皆救荒大義。

與徐魯人使君

初謁明公。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談塵俗事。既聞新政。如程不識之兵。李光弼之將。刁斗不譁。旌旗改色。英雄意表。自是非常。昨者駕至山中。投以新詩。蘿月松風。竟不及握麈相對。清談清課。皆從山水中兩失之。將無造物者小爲嘲弄。抑更續後緣也。父母孔邇。快觀有

期正恐非時入室。不獨低頭澹子。明公庭鶴。亦將笑人如何。

上方二府

別後兩奉札貺。卽報謝。想已奏記室矣。北運仰仗仁覆。體恤調停。如良醫之救沉疴。慈父之護愛子。雖由清恕。實出經綸。謝玄履屐。各得其任。孔明竈井。皆應尺繩。今觀台臺。而知古人之非遠也。撫臺感服奇節。特欲激揚。而松父老欲築祠淮上。尸祝臺下。但恐北朝空席并州。無復有瞻衰之期。若不肖盼望福星。又以日爲歲矣。

與王復之

僕老矣。一生素志。已付劉伶鍾邊。此豈復有世念。年來病冗。盆集不能低首受書。蠹老螢乾。乞作曝背翁足矣。而姻娶未畢。時入城市。客來跡者。又復以著述相期。所謂今之隱几。非古之隱几也。吾丈文虎人龍。北斗以南一人耳。公車之暇。專爲眉山禮一瓣香。博覽宏肆。若使子瞻見之。且當把臂四學士中。僕何人斯。而當北面之禮。折心灑汗。恨不穴地以避也。士大夫正

有二事。太上出世。以孝弟爲根本。其次救世。以舉業爲階梯。吾丈公車言。陸離精密。語語皆逐貧。請屏他籍。一意爲之。陰符云。絕利一源。用師百倍。敢以爲名賢知己之獻。謹奉玄宰真蹟。草堂雲氣不散也。

與張五鹿太守

黃穀老自海上入松。縷述台臺三讓避熱之意。相與嘆服久之。而澣野冰蘖之聲。至今猶騰道路。卽黃公有耳。寧不心折也。近丹陽王公有新政。爲東南所稱。凡衙官不許輕監一人。輕枷一人。稟命正堂。有票方許。台臺若發行合屬。卽他郡且將師而効之矣。其陰功可勝道哉。曹州學正劉允繩。孝廉中麟鳳也。不獨制舉擅場。卽古文詞皆可選人。木天亦曾奏藝于大匠之門否。

與趙凡夫

我祖爲人灌園。不若僕得幸于趙先生。若使稻衣穀弁。日從寒山中飯。犢掃葉。貴于王公。

多矣。吾友王丈善寫古佛。廬陵伽屠長卿贈以詩云：得錢散與貧兒去，只是焚香禮上清。就其品韻，居然人外。幸分梧陰一片地，小爲燕溫。何如。

答沈繼山

昔堯夫有言：善人未合，不敢急合。故明公爲青史中第一人物，至今日而始拜德門之床。納孺子之履者，以此非敢山澤自驕也。伏承享以上客，信以名篇，卽無短序。詩中已描繪盡矣。至于紀律森嚴，性情雋永，又浣花翁餘事耳，非久與叔祥商略以酌來教。

答蘇公子

往聞大父母之訃，友人陸伯生同不肖設位于郡城之南禪寺，率同志奠敬焚一瓣香于位前。鄉紳士民如喪考妣，非獨爲知己哭，實爲一縣哭也。忽承枉札，遠寄讀之黯然。初擢臺選，海內方仗以爲言路指南，國是士風，關繫匪淺。尊公之清，天下所知，獨其渙羣觸邪之念，百不試一。雖朝廷無福，未盡其用，然生不媿三光死，不怕閻羅老子矣。况諸昆仲讀書清謹，恪守家

風未了之事。後人補之。乞示行實。當爲大父母作傳。以闡幽潛。豈有志國有史。皆不可無此第一流人物也。但門下家貧道遠。資斧甚艱。或遣一介持來。即可報命。且僕出入無時。兩不相值。千里駕委之草莽耳。

答趙同知

王公不下士久。不意干旌之重。紆訪委巷中。追憶老侯生。使人媿死。令征車前邁。行李蕭然。誰謂近世無范萊蕪。但無常路道。眼人格外物色之耳。承委四箠四箋。遵命塞白。某守磴。匹夫之介。不敢通瑩下書。見東里公。煩致相憶。

答錢受之太史

自吾兄天蜚。輒有索書求見者。弟堅謝之。山澤老人。不當通瑩下之信。非分常爾。卽懶性亦爾爾也。賴兄眼中有照膽鏡。手中有降魔杵。然多一事。不多少一事。多一客。不如少一客耳。承諭讀書無暇。此時豈能終日終夜鑽破故紙堆中。嘗記得少謁徐文貞公。云學而時習之。何

義對以不輟。文貞云：如國家有荒事，則就荒時查考荒事；如有兵事，卽就兵時查考兵事；如有大禮大獄亦然。此真所謂時習也。至今佩服此言，受用不盡。又有因文見道者，如送贈河南撫按河南何事最急，如送陝西撫按陝西何事最急，卽此類推。自然研究得切，考據得真。正如夏買葛冬買裘，畢竟比平時買裘買葛不同。若國軸之變幻，家鄉之紛拏，且端坐冷眼觀之，俠客之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者，英雄險而聖賢穩也。若置身靜穩中，卽鬼神造化奈何不得。况目前餘子哉。

與許翁繩齋

已知齋俸入都，又逾年而得尚廩之命，爲之適然以喜。不喜明公初踐九列，實喜朝廷得正人，方尙未晚。目前朝局一似劫碁方始，冷眼旁觀，以厚薄定心地，以躁靜定人品，以吉凶定事業。惟明公與陸思劬耳。某邇來十九在山上，山上有口藏，山下有籬落溝池，負鍾種菓，抱水灌花蔬。子弟有書聲，客至有瓶罍，嘈嘈酒聲，但夜不能讀細字，伏臘有責逋者，三餘之樂，惟雨聲。

差勝餘不足爲明公道也

又

讀鍾君傳及手札。明公心事灑然。且文中毫竅眉眼。颯颯欲動。明公不獨吏蹟品行事事第一。卽文苑諸名流。誰能爭席也。

答包儀父

四月二十四日得手書。蓋周伯孔使者捧至。伯孔以病中道反。賴此疾不至疲于津梁。五千里風波。莫看作易事。如此舉止。老弟何不阻之。讀其時文詩賦。真天下奇才。僕勸其舍此而就舉業。爲老親開笑顏。爲朝廷出死力可也。聞湘潭水災重。何以救之。饑民中亦有強民。真盜中亦有杆盜。更望大慈以濟大悲。大悲以濟大勇。如勸借一事。可一不可再。可暫不可久。言至此。吾弟心膽碎。鬚眉白矣。饒民用威難。而用恩亦難。威過則詈。恩過則驕。驕則挾官府之命。以要厚積之家。不可遏。又不可繼。勢必三尺從事。則詈者與驕者俱起。此處又當一斟酌也。

又

聞吾弟由浙入楚。度可錢塘江頭一送。今知取道京口。路遙天熱。不能握談。悵何可言。弟出禮義公族。又加以數年道養。不扶而直。不雕而鏤。無煩三祝矣。聞彼中士大夫難處。惟不親不疎。乃處法也。聞錢糧多逋。不緩不急。乃征法也。使客若多。則打報人要遠。遠則可以逸待勞。地方若奢。則筐篚飲宴要辭。辭則可所返奢爲儉。告示不當早出。左右始終以嚴。示必當機。則事簡矣。嚴不罵詈。則人服矣。至于隨從諸人。防檢宜密。而衣食宜寬。上司之詞訟宜先。而自己之詞訟宜後。上司虛心請教。士子弗拜門生。牌票限期必銷。則不至妄行勾攝。囹圄不時清刷。則不至獄底沉冤。祈水旱夜宿于廟。勸農桑親至窮鄉。商賈使之情通。同僚收之善養。假公濟私者民情也。節外生枝者投狀也。以上種種。皆弟所長。但無倦耳。

答吳司理

台臺清且簡。靜事古人。諸縫掖不敢輕投一趾。輕費一文。蓋士風之正。實從明公指南。

始某蟄藏草野。忽飛台札。捧讀環回。愧汗浹下。嘗念古之隱者。非避跡夷門。則寄居梁廡。今不
狷不狂。有靦面目。故扁舟裹衲。投太湖山中者百日矣。復嶺千尋。怒濤百變。松深竹冷。閨寂無
人。粗以澡雪悔尤。退藏浮氣。台臺比之徐南州。則儼不敢置對矣。

又

某嘗謂上下之交。截然有等級。齟齬而逃者。類于近名。分庭抗禮者。似乎越分。此皆非鄙
儒所以事明公者也。承台札下頰。不勝悚汗。通番之禁。一疏于操臺。夫復何議。但久客潛歸。則
砲矢俱發。掠貨沉舟。誰敢登岸。竊謂此曹奉禁以後。宜嚴其出海之防。奉禁以前。宜開其還家
之路。沿海則張掛告示。浙直廣閩則通行文書。將來思歸之衆。與不逞之徒。決不至勾夷起釁。
而海防可以萬全矣。不然。如實錄所載朱執故事。良可寒心。惟台臺明見萬里之外者。敢以此
陰德事相告。不識可聞之道院否。

昨承早顧。適睡甘未起。不免帶吾家希夷餘習。長者不督過之。又以長歌見贈。獎許過情。汗且浹踵。遡風奏之。卽松濤瀑雪。亦當避此金石聲也。夕陽曳杖來聽黃鸝。請手樹悟道泉。酌茗以謝。

答朱平涵先生

前者太原未薨時。射雉之夫。幾中海鷗。仰聞長者調護百端。薇蕨無恙。遠惟機汜學恭之訓。近佩名公囊括之什。業已穿壙山中。考室桑下一瓢一衲。數與山僧逸民往來陵澤間矣。盡道全身是盲。爲屢侍玄宰盤礴。小爲墨戲。何至敢應名公之求。先生聖賢豪傑中人也。社稷之擔。且暮相迫。寧遯容鄉祭酒而已乎。

與耿使君

臺下治績。則遠高卓魯。談易。則洞入羲周。真本朝第一人物也。卽在千里外。且當負笈相叩。而遂巡不前者。未嘗境內見熊父母。詎敢越境見耿使君。然布衣道義之愛。隱約流露於聞

聲遙慕之間。雌蜺相視。桃李無言。其意味更纏綿深遠也。東南莫大於水災。西北莫大於建虜。畜艾徒薪。獨有起廢一着。而患得患失者。又恐爲異論赤幟。忠賢袖手。坐視淪胥。可嘆可恨。社稷重擔。行及明公。幸深圖之。

與吳懷野

明公孝義揭於皦日。取與嚴於秋霜。不居間。不苟得。一銖一黍。尺寸寸。皆從惜福修德中來。此非獨里族學校知之。卽鬼神皆知之矣。今忽變產捐金。以佐國家緩急之用。豈齷齪小丈夫敢望萬一哉。近者吳公祖創改金山衛。州縣兵尊撫按。業已鑿鑿允行矣。乃聞明公此議。曾倡於南中。博謀於識者。其爲地方慮已久。今又聞卽移八千金爲建立公署之費。且欲挺身經理。親爲督造。則大姓不煩科。小戶不煩擾。差官不經手。諸役不破冒。一金可以當十金。八千金可以當八萬金。而事可立辦。何也。非吳司理首創不能發此機。非撫道按臨不能決此機。非明公捐金不能圓滿此機。此天賜明公。以捍沿海之門戶。又賜之各臺。以成明公爲范文正不

爲卜丈夫也。夫助邊邊塞邊也。邊海亦邊也。與其獻之朝廷爲太倉之稊米不若用之桑梓以爲億兆之金湯。事成之後將吏軍民報德報功特祠血食。眞名世大臣不朽之舉動矣。若夫擇形度勢設官分土此特出明公八面之餘。如視諸掌守土者自當式廬而請焉。不佞非所敢與也。

與莊郡侯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古棄婦之詩。若父母愛子則不然。雖當哀疚涕洟之中。撫摩赤子之念。決不忍頃刻忘。凡可以救其疾痛去其呻吟者。非熟告之乳母。則縷陳之國醫。今郡邑諸大夫是也。台臺行矣。幸留意焉。

答吳司理

台臺審錄獄囚責必減半。傳頌仁臺者載途矣。今幸院道一時輻輳。若議得金山衛分縣。則華上青可以造有形之福。通海商許歸。則浙直閩廣可以消未形之禍。陰功蓋不啻萬萬也。

承諭三書較是史料可刻。蓋鹽臺前啓云。切于國朝掌故爲第一。目下窮冬更有寒審事件。創自周徐二撫臺而未必及于後日。雖行自一方而未必及于天下。諸郡不知可如熱審定例。兩臺特疏一請否。慈聖七十將有大慶。乘此上請。度必朝發而夕下也。惟亟圖之。

復錢公

往玄宰閩還。僕逆之湖上。不意明公物色及之。碌碌小人。不敢攝齋束帶。抗同游客。僅一通姓名而去。客秋楊侍御垂顧草堂。重以儼帛。未展報謁。尺書相約。因有棲霞之游。近慚明公遠慚僧明紹矣。茲承書貺斐亶。敦于故交。知己實難。感動情聽。僕老矣。塞耳閉口。以度居諸師孔氏之循。學彭錢之觀。井捧讀諸刻。重以慨然。王筠云。未見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其明公之謂矣。

復李觀瀾

山中接教。知客宦清吉。棗中雖如槁葉。所遇陳太守。如龍圖老子。又如閣羅老子。左下親

侍左右亦不枉此頭上烏紗矣。百凡更加小心窮通有命。雖官卑職小。日行好事。道路有口。上天有眼。決不相賺也。若以貧爲苦。卽位至卿相。原無舒眉寬肚時。如兄素有達生之念者。必能憮然一笑。有當于鄙言耳。

復王而弘

明公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此味甚覺悠長。蓋眉睫政事間。皆隱隱躍躍寓焉。久之人且知之矣。丹陽治狀。載在萬姓往來口碑。與曹丘生何與。經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恤民之長。豐年未必見德。凶年則見之。本邑未必知恩。他邑則知之。頃者大則山東之搶劫。小則青浦之催科。民情大都可憐也。安得王父母百億化身。分救百姓乎。茶亭乃腳踏實地功德。更得速賜料理。蚤一刻。一刻之甘露也。

與沈天生

包使至知老伯已僊遊矣。痛哉一瓜三蒂。已摘其二。賴兄仁孝。一身支撐。生死皆無憾然。

兄生者待哺。死者待塋。千鈞一線。萬勿輕擲於哭泣中。弟以痛極。先遣兒子拜唁。度月盡稍強。卽過慰兄。當悉分灸之痛也。

答蕭象林

扇頭蘭花。宛然子昂子固家風。雲山外重進此三味。恨雪老人不及見之。大暑未敢謁謝。當舞棹旗亭間。相送片餉雪鴻之跡。復晤何期。讀第二牘。不覺黯然矣。

復王公

某螻伏東海之曲。如在陶穴墀戶中。不能從海內大人先生遊。而竊於誦書知人事始知。有天台王中丞。此社稷臣也。已矣。不可復作矣。思中丞不得猶幸有明公聖賢爲日。豪傑爲膽者。在。第無從一聽風霆之談耳。昨者藉手記叙。此酸書生語。何足暢武侯汾陽將略耶。異日建牙東南。明公亦許其衣褐見否。戴簿不修尺幅。往者死無敢收其尸。彼獨衣狐裘夜行。昇而瘞之士。壩間今輿還徑山。其肉身龜而不腐。皆戴生力也。明公於吏事外。曾物色否。

答徐景文

往者授經琅琊時。承見訪。和氣搏掬。如攝春風中。不復知御史公。八面霜威矣。頃承札。呢重以圖記見屬。竊嘆尋樂公昔以伏雌出。贅今化而爲三鳳。齊鳴六龍下。食大賢之名德遠矣。奉命勒記一通呈覽。非敢貂續。都南濠。但愿蠅附徐南州耳。日下初凍。十指如懸槌。而又苦拙。書疥壁。乞更付之侍史。何如。

復周伯孔

某屏伏山藪。單複負杖。如田叟海樵。鬚髮幡然。又類十九年海上子卿矣。老疾將至。不恨不見名山。恨不見天下名士。忽使者五千里授書。讀刻鳳篇。此公車中逐貧文也。讀秦淮竹枝詞。則劉白低首。讀三陵外集。則江陸捧心。讀花雪賦。則宋玉復生。子建未死。已又讀花源詩。爲僊爲隱。爲秦爲晉。吾不得而相焉。每得數語。如洞中流出數片落花。沿流窮源。朱霞青嶂。杳不知其所之。不意晚年復作老漁遊。入伯孔集中。嘻。豈其夢耶。包湘潭清真。貞立不安。許人而書。

來獨爲伯孔推轂不置。卽伯孔不爲陽鱈。而縣大夫以垂虹之線欲釣天下豪士。舍伯孔誰兩邪。扇頭投贈。泚頰汗背。北面之禮。尤不敢承。若公不棄。請返一瓣香。作神交兄弟可也。紺素塗抹。幸勿疥壁。使楚材遠笑吳俗。幸幸。

與劉丈

弟書中不能作蠹魚。山中不能作麋鹿。而行遊天下名山大川。如鷓鴣之怒飛。又如劉先生。仰慚碧落。俯愧白髭。然向往明公。却又如火中爆豆。不能按捺耳。吾丈隱而名噪。貧而奇俠。願終公車。言爲經世豪傑。豪傑非劉先生。又誰爲忠孝指南也。弟每與王季重訂渡江之遊。訪王謝遺踪。與劉先生草廬。未審何時得果。此緣籬下懶夫。惟有浩嘆而已。

答沈幼安

久不晤言。知兄閉關謝客。作董生發憤。不知花開花落。此吉祥消息也。僕老矣。怕生客愛。異書而剝啄未除。懊惱日積。且思拔花去草。以求靜逸。不識得此閒福否。花瘦笋肥。斗菴與石。

翁何不撥棹也

與趙當世

海岳庵事。玄宰贊嘆不容口。卽刻書像贊及神位對額。此真可以不朽矣。大約以蘇米二像刻石裝壁中。其下並列東坡元章。而以元暉旁祀配享。淨名齋堂額也。海岳庵門額也。梁昭明。劉義慶。皆王孫中才子。宜並祀北固山上。皆讀書京口。見鎮江志中。幸兄主張速成之。

復陳州尊

明公尙書第一人。而不入木天。卓異第一人。而不入銓地。凡有識者皆爲不平。雖然。其嘗有云。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在高而先焚。有道者當不以此置懷抱中矣。向守經。經之節。雖時稱婁江客卿。而不敢望見顏色。今旌旆過郡。又以山居穴處失迎。何麋鹿之無緣也。冰俸特頒。出自夢寐。但行李匆匆。而念及至此。明公於冷人熱做。忙時閒做。賢者固不可測邪。

與顧冲庵先生

不肖仰止先生山谷所謂如慕古人也。乃勤手札。真有飢渴下士之誠。蒲團上腸冷如冰。不覺爲感知熱中矣。長江限南北。非丈夫語。僕不敢以江水謝先生。第營葬先慈。匍匐草莽。明月之期。願言異日。俞君懸弧。男子僕閉門鈍漢。先生乃欲比肩而見之。得無以飛瀑望止水乎。誓慕頗堅。入林未密。卽白犬黃犢。往往舐衣。惡其骨臭。何所施面目而謁司馬門也。雖然。三寸尙在。當望見顏色。以畢終身之願。不能卜平原十日飲。領至人一夕話耳。

與吳先生

往婁江時。弟以寓公。而吳先生爲客卿。蕭寺論心。高樓把酒。不意得此天涯同志。江干一別。黯然銷魂矣。嗣後忽得長箋。娓娓數百言。高誼薄雲。遠誠透石。捧次何啻面承。欲覓一使郵。而赤鱗白鴈杳然無踪。茲遇故人劉宇成。乃知以尊公小僊之故。曾與定交。敢附數行。以候輿居。往者讀南宮書。首查吳先生姓名不可得。爲之惘惘累日。此朝廷不得正人之力。非吾丈數奇也。然造化有負于公。而公無負于造化。萬里搏風。卽六月息。舊鯤鵬耳。弟年來十九。在山小

結茆蕉雜蒔花竹。袁闔上室。茅容草蔬。時與山朋溪友共之。獨苦文逋相責。不能作熟睡漢。以此相愧。僕老矣。吳先生經綸滿腹。幸惜精養氣。以待宇宙擔子。日今時尚可爲。在君子調其已甚之行。小人則化其未形之毒。太尉之祖無左右。武侯之秤無重輕。天下從此太平矣。丈其冷眼熱腸圖之。太倉沈司詔二子皆入庠。吳長卿名震元者。已中鄉榜。此皆江干送別人。并以奉慰。知必樂聞也。

答印泉施君

士固有同床異夢。而千里同心者。印泉先生之謂也。漢槎丈至。得手札。未省菰蘆中人。何以受知于長者。今年近六十。不見生客。不與俗事。課兒弄孫。左絃右誦。迹虛而不能迹人。又不能迹文逋。胸中湛然如青雲白石。而不免雜以黃埃。乃知安身立命。大非容易。翁考室深山。多壽藤偉木。坐管幼安之榻。灑陶元亮之巾。所略遜古人者。僅青衫黃梁耳。世事不了。如落葉隨掃。隨有心事不了。如春草隨拔。隨出。惟前思過去。後思未來。我復安在。而見在之我。亦復如之。

若著書之勞神讀書之障目不足爲有道語也。雙龍有緣。何日抵掌。非五百里賢人聚乎。念之。

與王遂東使君

四月入太湖洞庭。名山大川。長林豐草。蔑所不有。百日後出山。始知有人間。每當怒濤粘天。明月掛樹。未嘗不念明公。明公頃者魚服吳門。亦當峭帆一至。石門不可無詩。若記及重陽後橋袖更佳耳。聞太公健嗽。父已抱孫。明公萬事足矣。侍養以後。方可做官。家食二年。再商出處。行年四十。尙未有錄諸生者。以此相較。臺下何必于今日問腐鼠得失耶。某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成何事。蓋行有行之事。非謀與懼不成。藏有藏之事。亦非謀與懼不成。臺下在行藏之間。千萬與識者議之。老夷門所以報恩者止此矣。

與翁敏寰

弟之入山也。欲省交際以避喧。節宴會以惜福。此念與吾丈素心同之。山居雖狹。尙可靜息。若酷暑時。則借重指示一清涼界耳。辱見招。不殺生。不嚴席。爲真率會乃可。若禮意鄭重。何

若渡風波而稱襍客也。少將不腆以定縞紵之交。

與翁丈

昨見惟心上人。知翁有非意之憤。古聖賢當骨肉橫逆。一味忍之又忍而已。若一或訟奔走暑月。天時不便也。往來風波。地利不便也。骨肉成仇。漸招外侮。人和不便也。不肖初相見以學吃虧。勸賢父子。交淺言深。實出道義。幸三思之。

與胡大參

往年避跡湖寺。青雀忽來。白鷗欲舞。竹林解帶。旣清且和。先生真振古之人豪也。比時冒風暑不能追陪。信宿上談王霸。下商釣弋。匆匆挂帆。渺如河漢。每讀環山記。先生撫柯擊石。洗盞濯纓。不知誰惠誰魚。誰莊誰蝶。功名蟻戰。毀譽蜩鳴。博不得真人北窻一夢矣。頃避暑東洞庭者二月餘。長松限日。飛瀑如雷。盧橘楊梅。噉輒楹斗。恨不與先生共之。

復沈純父

天且暑。此時示疾維摩。正堪謝稚穢子耳。東歸十九在山。負鍾之暇。半爲客所跡。如出柴子母鹿。漉漉草樹中。僅撰數文。不足博笑。巨人在前。日畏日縮。非敢從也。

與張郡侯

台臺遠近賑荒。老稚感涕。適接秋麥。又得時雨。瓜茄大熟。客船日來。米價頓減。布價頓增。萬姓頓生。莫可言喻。此皆臺下夙夜焦勞。人事補天之所致也。目前只有開河塘長一事。合郡最稱勞苦。若差必歸于正堂。水衙不敢私撥。而豪家之討夫者息矣。役必主于本圖。別區不得遠調。而泥頭之包攬者絕矣。蓋泥頭倩人具呈。開河動經數里。圖民爲遠。挑濬包價。動及百金。塘長派之該年。該年斂之人戶。今歲不已而復明歲。此河不已而復彼河。不過爲泥頭飽溪壑而已。今當編審里排之候。伏乞酌議。永立成規。百姓息肩。各圖安堵。其功德真與救荒等也。此係民隱。至急敢附以請。

復李公開藻

追憶己丑冬與徐孟孺會塋涇陽父母。因謁臺下於澚墅。今涇陽墓草已黃。而孟孺之木拱矣。彈指二十六年。朝野之譽誹苑枯。幾且百變。而明公當鄉袞秉政之日。省侍丘園。海內望之若鳥有鳳。魚有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某隱居教授。粗守故吾。囊五十時。卽已穿敗作容棺之墟。旁結茆蕉。雜以松檟。視司空圖生壻。則不足比之。袁闕士室。則有餘矣。三十一補諸生。餘習諸子。兩孫小者孩乳。大者四歲。已解捉竿。逐雀薄田百畝。餘糜粥釀酒。不慙罄恥。但苦學貧而多文。逋未若村童田老。黑甜白醉之爲適也。吾曹山澤人。豈望他長。但日就簡省。平實便是安身立命學問。故海內正人如明公。久不通尺書。今翰扇先之。僭叙其草野近狀如此。

答劉公

自揣拙鈍。足了一生。不敢與名賢通。一耗問。乃明公束帛緘素。忽飛幽巖之中。且以元君碑記見屬。不勝赧疚。莊讀雄文。金翅插雲。玉龍舞雪。蠅鳴蛙奏。何以聲爲。門下清標。飲冰直聲。如矢。海內屈指以顛望。賜環之報。嫩薇豐草。此不肖輩所私。明公安忍枕東山而釣北海。如元

君二語則隱然以宰官度世期之矣。白香山樂天行院。蘇端明紫府押衙。鶴背馬頭。原不相碍。門下負異骨。秉素心。俟人間之殘局少完。則天際之靈槎可駕。某雖不肖。願順風而請道焉。

答揚州郭公

瑯琊報訃人歸。知台臺拊膺大慟。并錄尊東見示。真字字淚也。淡老云。生死不負我者。郭揚州耳。知言哉。易簣之後。家無餘財。只此一種清白。非特不愧明公之師。抑亦不愧名父之子。若使攬轡登朝。其激濁揚清。當何如也。但吳中風俗薄惡。台臺不惜牙頰于當路。護以金湯。日今羅雀之門。尤賴有昔日登龍之客耳。

謝陸文定公

承手書二帖。精神酣健。見于筆端。卽少年不能員整至此。非獨可占壽徵。且以窺公教德。謹什襲藏之。永以爲寶。

與莊禹門

兄行時弟在婁江。不得一送。及春始知之。意常惘惘。兄于將之器。小試直補。然數已前定。枯菴淹速。付之造物。小兒惟留心于利物。所謂一命之士。皆有所濟。兄仁者。自不待祝。眼前儘有無限好事。豈必三公九列哉。兄簡淡溫三長皆備。獲上得民。不言可知。弟日坐深山。不異木石。兄勿念之。但彼此各留本來面目。異日相對耳。

復巖天池

探梅時得觀道顏。真錦衣許由。火食神僊也。擬回棹一訪林居。而兜子已入光福矣。田叔先生嚮往如天際。讀山林經濟籍。頗采鄙言。得無腥煙霞而澆泉石乎。適冒寒擁臥。未命墨卿當草數言以副遠托。新詩描寫如畫。恨病中不及廣和。然已藉手作枚生發矣。

答王而弘使君

道樞至。捧讀善惡感應說。此三教髓也。明公借官修行。亦復借官說法。若解軍議二百年未嘗及之。發之自今日始。卽部曹與臺察未嘗及之。發之自明公始。他郡邑未嘗及之。發之自

雲陽始。今由一方面通行天下。仁言利溥。豈不信哉。某嘗有云。出自己生死。是大豪傑。知他人勞苦。是真聖賢。今士大夫本分職業中。誰無善事可行。但不肯細心抽繹。親身體貼。如此事未免當面挫過耳。若明公誠所謂聖賢而豪傑者也。江南驛遞之苦。莫如丹陽丹徒。高岸如山。上下牽輓。非黑夜僵臥死。則雨雪凍欲死。炎日渴欲死。若得十里置一僧廬。夏施茶。冬施薑湯。此目前第一方便事。明公倡之而募地方之善信者助之。或間摘有罪者罰之。可以不日告成。比之修路築堤。其功德萬萬倍也。蔣君謂明公酒色財氣俱無。可謂知言。然以德論。非以功論也。陰功二字。願臺下日積而月累之。爲東諸侯立一榜樣可乎。佳惠鄭重。水晶罐以承甘露。沉水香以讀異書。此神僊十寶中事也。何福以消之。

與許郡侯

陳子有人晉。欲附八行。不果行。忽承冰俸。娓娓遠札。發自藥裹中。環回研味。意中惡那能有此。此非賈勇強授書也。某知命外。蒜髮齟齬。衰相都見。每念五六十人。以飲食生元氣。所得

甚少。以元烝化飲食所傷甚多。年來入山。量腹節口。止博得一活勝人。但未能紙衣鐵杖。老不入城耳。玄宰翰墨日貴。亦日間。章公觀三子清審貞立。能文章。又攻詩。二孫並作秀才。清白不負人如此。唐長公子猶布衣。鍾封君貽書訣親友而後坦化。亦由胸中尙有老農風味也。去冬早。今春夏木棉花至四十五文。錢得斤許。田家終日洗手堅坐。如歲朝新婦。俗呼爲少年荒。民間大袖尺八寸。腰間白練帶至三尺餘。甚有寫詩畫者。士民不揣良楛。試少却昇神明投郡閣前。蜂屯蟻聚。數日乃已。山澤之癯。只合閉門面墻。不忍見此咄咄事。琴川東林招講學。謝不往。知者以爲畏大人。不知者恐以爲遊大人也。今涇陽遊岱矣。比教欲悉近耗。故附及之。台臺居家如管寧。居官如伯夷。至人所居。頑懦自別。豈必故鄉方是鄒魯。願明公勿復以薇蕨介懷。玄宰雲山。酷得米虎兒筆意。奉供清玩。明公病後作書甚難。某病日報書又難。數千里欲覓續使。又難。以此三難。并在少日。吳兒雖鐵石人。寧免國士之涕。

復周丈

向承見訪。恨不能信宿。仰攀名賢。所委肖翁詩。旋附一律。顧此何足煩覘。姑付之百花中。作櫻筍會耳。久盼夢蘭消息。昔聞之陸文定公。男女止服健脾藥。萬物皆生於土。勿用熱劑。恐傷元氣。此言極正。而有驗者。敢以此効螽斯之祝。

與王季重使君

往劉仲熙渡江。曾作八行寄之。度不作無情魚鴈也。明公將父弄雛。天以完福相贈。且約東鶯花。平章風月。不復向長安。揚案惱懣熱血。擁書南面。高臥北牕。始知九萬里之飛。不如六月之息也。明公青溪諸政。正有遺思。峴山片石。不肖自當代爲父老揮涕。不敢忘。不敢後。但以明公干霄限日之材。而與勞薪積薪同事。世誰有剖血以明王先生者。言念及此。未嘗不爲眞英雄墮淚也。方今浙中強人意。然已開報復之門。不無隱憂。戰勝而不與同賀。後日亦不與同弔尺蠖。潛龍。皆明公綽綽餘地。屈伸寧在眉睫哉。不肖山中築一椽。半匝溝沼。驅率兒輩。莠草種桑。一習墳史。此外惟閉戶飽睡。東坡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

答翁生

貞復來道弟比常識見甚進。舉動更端。此真享福之器也。而祖以勤理財。而翁以靜處俗。弟又加之以讀書。則聰明日開。可以愧世間俗子弟。加以積善。則根基日厚。可以遠意外雜禍。機如是而游山水。嘯風月。真地僊也。但望操以小心。咨以益友。如松柏彌老。彌耐風霜。此非獨弟今日始。卽賢祖父亦相與安享于無窮也。僕山中苦客。三月一病。幸而無恙。若藏經到日。乞一報。當與玄宰共作記勒碑。以代壽文。目前篋篋。尙未敢溷致令祖。意蓋有所待耳。聞藏閣德門一力任完。好善如此。六十功德。勝于尋常佛事萬萬倍也。更聞宴會俱不殺生。尤爲有見。幸推廣此意而行之。

與李貫之

存吾兄至。知丈耕讀甚樂。古人非遠。高士無奇。但一味真耳。弟鏡霜蒼蒼。百無所苦。苦客苦文。通恨不入深山土室中。蒸梨斫朮。作一無事道人。顧天叟未解。遠慚李公矣。新結草堂三

四椽于白石山欲藝名花。性不喜賞燈種牡丹。皆金屋紅綃事也。聞兄有極紅西府海棠及奇梗海棠。能見惠否。八老樹小。東坡翁見之。不覺一笑。則有道可知也。但得上礎堅。大正月春和。生氣與根葉相迎。今似可緩。久欲特訪名賢。并了芍藥緣。度在明年也。

答王而弘使君

二寫無罪。罪自祖作。乃承明公貽書遠慰。感涕不可言。吳中解軍。往往雜點里排。不知祖宗良有深意。如一郡二郡中出軍犯。則差一郡二郡押解。一則爲其平日不能訓戒。一則爲其臨期不能首呈。以致釀成凶惡。貽累地方。此亦地方與有罪焉。故以本都人解本都軍犯。蓋面貌相熟。必無替身投到之情。情意相通。亦無道路難爲之弊。後有濫賴行兇。奸訟好鬪者。亦不肯互相容隱。以致賠費往來之煩。此解軍中默寓保甲法也。今貴治包點本都。乎抑點別都乎。若申爲定例。通行各邑。則別都既省橫差。而本都之父老。亦首肯心服矣。

與蔡郡侯

向有一書謝復。不至作洪喬沉浮否。當今朝紳如沸。士大夫寧爲積薪。毋爲勞薪。寧高不着之棋。毋爭必着之劫。舍冷眼以覷人。蓄熱腸以報國。其他無可言者。江右有地師。時過雲間。極稱臺下造士。至公至明。又敏又確。士論推服。大恨得師之晚。松人爲明公勒石去思。皆以碑文見委。某力辭不敢當。而徵文甚堅。正如繪造化者難爲工。但肉食者未必知。而知者乃在藿食人。無能重輕明公耳。

復馮文所大參

七月初六日。山中忽接手書。捧次感歎。吾松士大夫風俗一變。非求田問舍。牙儉登堂。則請托居間。吏胥入幕。誰念及枯木朽株。而勤施于數千里外者。惟台臺一人而已。人生知足。豈能作終歲計。但檢料三十日。粗具生計。便可作一月無事道人。酷暑中。正與田叟鄰兒。刈竹爲竿。剝欄爲拂。隨陰轉徙。釣魚濯足。以爲樂。而明公之賜適至。豈復更問結夏費糧哉。近得本寧書。挹獎太過。而明公復有上品之目。虞翻知己。某得其二。惟有集木履冰。以故吾還臺下耳。

嘗致書相知云。當今文苑著舊。惟華亭雲社及金陵而已。二三碩果中。具無限讀書種子。何有右文之時。而使馮先生不登九列。將來後生輩。得無抹殺五車十乘乎。念之念之。

與許仰亭

某山冠田衣。不敢通京洛書。卽父母孔邇。而久疎訊候者。止于分也。台臺清嚴。久負建牙吹角之望。異日袞衣自東。率先竹馬。奉迎江南。臺下一顧布衣于蓬蒿間。使鷗鷺狎人。猿鶴歎戶。是所望耳。漁家圖一卷。海上烟波。宛然几案間。并附博笑。

答趙彥中

尊使至日。卽閑仲挂帆之日。心緒甚草草。賴澹生調停之。世恩圖。兩人正相度。此必幾爲子虛。而賢者搜得之。得教果如料。弟兩日爲鹽臺報書。欲輕舟入山見訪。山澤何堪。此熱鬧。不得已入城託一二相知辭之。以此未得作詩。鶴來館會藝。皆旃檀香。而臺下以如來說法。自當攬山河都放光明。正付兒曹快讀。非久小暇。勉搆數言。爲糠粃之導。近見齊君求文極靈極矣。

恨不使仁丈見之。今寄送覽。因仲亦爲且駭且走。世固有真飛將軍也。

答崔鹽臺

台諭列卿傳。反覆諦觀。蓋其中有幸不幸焉。或以藁志行狀收。則全譽。或以野史探。則多訾。或以實錄書。則譽誹半。如萬安張綵焦芳之類。其罪惡灼然耳目者。宜留原文以爲世戒。此不必諱也。如楊公廷和。顧公鼎臣。王公杼之類。子孫不能受。名臣不能堪。此爲賢者諱也。此書刻自明公。則凡經關陝之先輩。尤當斟酌。此爲親者諱也。其他訛字浮句。則正之。別有見聞。則增附之一人。而見數衙門者。則削去之。削去幾已及半。僅可得三十冊餘而止矣。不惟便于流覽。而且省于刻費。此皆擇三五同志。齊集一處。彼此換閱。而某又從中一一商略研勘。務使毫無遺憾。而後卽安。此乃仰報台臺委托之苦心耳。

答韓求仲太史

往承魚服入山。草木皆有清華之色。恨不能絆留道駕。又恨客衆不能吐衷懷。然待言而

盡者亦非真相知也。鈍菴粗有頭緒。幸勿式勿擴。樹無位置。石無經營。草草數椽。落落萬卷。不特坐者清涼。使人此齋者。不覺逗冰壺中。可以謝客。可以避世。想仁兄胸中。已具睡鐵二老人風味。不使泉石衣繡着粉飾黛耳。以仁兄之冲淡。湊朝論之不爭。餘無以視大賢矣。

答費無學

細讀家訓。因傳示同好。皆以爲顏柳不吐之語。豈必二藏經作濟人寶筏哉。大抵聖賢能事天。能故回天。豪傑能事人。故能使人。以足下而欲北面僕。真田將軍神道設教耳。寧不愧死。年來如古井之波。垂枯之柳。一切世念。皆已抹殺。避客峯。泐客跡之。轉避家居。病跡之。男兒安身立命。實無地着脚。足下不貧不病。不俗不朽。亦足以抗顏人間矣。

與包心絃

吾兄入深山。真如雪山修道時。不知更加何等精進矣。新作千萬寄數首見示。近來文字。只是靈之一字盡之。寧國有齊君求。新做三十篇文。真使人躍舞。大都不欲放膽于文。且欲放

膽干理。武林新刻張無垢橫浦集。不可不讀也。何地無才。吾兄得二三奇門生否。就中極有才而貧者。幸爲一提携之。世間惟有克己。可以養人服人。餘無他法。賢子廉明遠布。雖以累荒積逋。然寧負俸。不負饑民。其借單一紙。意亦甚佳。但恐米不足而借者多。可奈何。或借而又借。可奈何。或荒而又荒。可奈何。或前官立票。而後官不追。可奈何。或指名多米。而實廩中空虛。可奈何。思害則知利矣。幸兄便時一寄語之。

謝送英石

青荔白飴。慢去賢者爲歉。頃損米家石。病子欲躍。但不能具袍笏拜耳。何時再類。與石丈人同一話也。

與王青谿

瘡後苦欲買參。適接厚貺。正如病蜂以花爲檀越耳。臺下赤誠步禱。又復念山澤之癯。慚愧感激。又百倍于平日矣。劉生窮絕。其文妙在水中擇乳。空外轉身。不衫不履。不入作家伎倆。

眞逐貧文也。人心不潤而燥，俱有炎上之意。妙哉斯言。勿謂天高地，以上卽天也。勿謂鬼遠人，以外皆鬼也。臺下億萬司命，如此血誠，不化爲霖雨乎。比聞停刑釋囚，皆在熱審前先行之。臺下無慮，帝且鞭策老龍矣。別諭云：里胥車戾不暇，臺下姑緩之，何如。

與蕭公觀復

僕知先生久矣，不意今始見之。竹徑款扉，柳陰爭席，每當雄談之處，明月停輝，浮雲駐影，退而謂二三子弟，西湖靚媚，賴此英雄。一洗粉澤，無不大笑以爲知言。邇來大雅道喪，游名大人者，如飛鳥投兔，面目可憐。某氣誼男子，有求于先生，而無求于今世，念先生旅邸間寂，特此相訊，非敢以俗態進也。

與錢公機山

司馬溫公云：立心清恕，而體質穩重者，乃福德貴人也。則吾丈之謂矣。開卷有益，積善降祥。此八字，弟常以此自勉，并以此告知己。國朝名臣言行錄，及宋朝名臣錄，當日置案頭，以善

養人則自無異同。以豪傑自待。則自然同中有異。望之望之。表弟某押運漕舡。此職業中之認真者。倘部糧交割時。或意外督責。例外雜費。仰祈鼎力。惟兄之清能感動人。惟兄之恕能體恤人。垂青推赤。不特借愛于桑梓一線也。昔徐文貞未當國時。每遇同鄉親友公事至京者。有求必應。有謀必忠。非獨受者啣感。卽故鄉同官者。皆以此轉薄爲厚。化疎爲親。此中真有深味。弟年來踪跡。半在泖橋間也。

答熊使君

一年未得明公書。如久不就君平卜。不向龐德公語。適接手札。喜而復嘆。嘆而復喜。嘆者。長公三雛擢去。喜者。明公寸腸如鐵耳。以宣尼而伯魚。天文王而二叔。誅二叔宜也。伯邑考何罪。帝閻無虎豹。行當續天問問之。雖然。明公尙平之累。已去其四。庸何悲。異日立朝。笏擊筆誅。無復纖毫兒女顧戀。當自此始。若竹成行。柳成陰。尙未是明公向上事也。不肖心灰智訖。不願得世名。并不願得遁世名。收召游氣。約束老骸。但朝習十風。如奕爭劫。奕非國手。劫復連環。奈

何哉。春夏官餼哺饑。不肖首事天馬。矢神誓衆。哺者五十日。男女凡五萬有奇。二麥登塲。菜改肉色。此明公儲粟。以待後事者之明驗也。聶侯清靜。惟畫一是師。不孳不盜。敢忘明德。

陳眉公尺牘

卷之三

與錢抑之太史

吾兄鄉會二番未滿弟望入對哀然使古人吐氣但恨尊公不及見此聞報之日知兄必喜極而悲也吾兄志在忠孝不在溫飽此弟所素知且賦性介潔狷而不狂朝野得一正人所關非淺彈冠相慶又不獨在兄矣衙門官級元是雁帛而推非蟻附而上安分卽是安命做人卽是做官愛惜精神潛求經濟昔之擇交在論邪正今之定交在論吉凶吉凶何在心地之厚薄是也舉動之躁靜是也不受投靠易不受門生難立朝之脚硬易處家之耳硬難簡通賓客易禁絕荐書難使門庭如水易使族如寒峻難此須吾兄令弟令叔遞相約束檢括使斗大武塘卓然有三麟三鳳爲全浙人作榜樣乃不負數年前辛勤燈火之力也近來看得文史莫如文苑英華詩莫如詩紀閏時一批閱之蓋爲其厚實中有藻績也其餘名相文集希一留意見

儀甫并望書此示之。

復李九疑

今長安不獨戰場。幾于骷髏場矣。足下侍親課子。親高壽。子高科。皆可必也。取廉於世。自不得不取贏於造物耳。方生持古硯不能售。僕念其扶櫬之孝。以三金與之。貧措大太迂闊矣。桂風潑香。卽日奉賀以悉。

復米公仲照

先生身居輦轂。而避世類東方生。書類旭素。畫類董巨。類輞川。好石類襄陽翁。而詩若文過之。此古人也。心口自語。何日得見米公。相與拂拭尊罍。調伏觚墨。作數日世外之談。而老不出門。怯不渡江。計惟有袞衣自東。乃敢擁褐一見耳。茲者忽墮遠札。比于神交。石卷大奇。卽造物狡獪。不能刻露至此。神仙有十賚文。此天賚米先生也。草草數語。雖未盡描摹。石亦當不叫屈。承寄壁窠大書及山水挂幅。懸之草堂。覺風霆紛來。日月重朗。非止吞盡目前諸子。卽南宮

筆法出現未必有此快心也。傳示子孫永以爲寶。茗壺一具。出自名手。絨布一端。聊存縞紵之意。

謝友人惠茶

唐突風月。遂爾疲頓。賴庇已覺。眠噉無恙。承念遠將。新畀恨不得。邀翁綠陰黃鸝中。安排湯社詩壇。共一茗戰也。

答錢抑之太史

風驕雨橫。物價翔貴。無荒之名。有荒之實。而家汰人侈。習爲故常。管仲云。貧國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心躁也。今之謂矣。民間外盈而內虛。朝廷內盈而外虛。此病正相反。亦正相成。可嘆可嘆。梅道人墓。此武塘而上。眉得吾兄與令君。蒹葭除羣穢。點綴精舍。一坏之上。不置落市兒牧豎手。此老片紙。價值餅金。而骨白草青。幾不若不識字人。丘塚可嘆。更可憐。獨生。平未見遺集。往于項氏卷素間。曾錄其一二。載妮古錄中。此外寥寥兔角矣。吳令君弟所延慕。第

恐寒裳面庭。見之無論雙鶴。舐衣。覺有羶氣。將無爲梅道人所笑。經營位置。鳩材之日。當送何郁。二工至也。此事賢者作創。更須酌人稍爲貼助。弟當任碑記。而玄宰題墓門之額。亦足以爲高士結緣。何如。吾兄錦旋三月。尙未入郡城。如此幽冷。嚴重清風。穆如麟鳳之祥。以其不見故也。吾兄之謂乎。

答許無錫

梁武云。江南卑濕。四十早凋。如此黃梅信。轉思入定耳。昨惠扇頭。詩畫雙絕。使君隱德甚多。此其一也。俞本之感恩真。望恩淺。夷門老矣。何以振之。惠泉屢以口業相累。幸在君子之交。不煩水懺。笑笑。

答馮文所大參

台臺遠旋。未及操斗酒。緩拂纓上塵。卽承頌書。相貺。非夢寐。枕漱豈能使。及鹿豕人。感切。感切。讀整秀樓記。使人神爽色飛。而文弱之作。特爲奇秀。雖百儒。何能抗衡。還倚名公。五鳳手。

壓倒之耳。耳臣辨謗錄。腸最熱。心最苦。而辨才滾滾甚核。耳臣猶子也不肖。則小友也。竊謂先生爲當今第一善算宿。豈爭兒女子嘈嘈口舌。此不屑辨。吳隱之在官不携一物。周伯仁大腹可容數百人。此不欲辨。自古雪讒誣枉之箋。讀者半。不讀者半。解者半。不解者半。此不必辨。耳臣以書生署居。而無事不晰。無言不酬。事涉葛藤。嫌同瓜李。此不可辨。蠅口正青。鳩眼尙赤。或挑彼堅白之鳴。決我玄黃之戰。或推淵未已。下石隨之。亦古今鄙者之通弊也。此不當辨。昔高皇帝命宋劉諸公撰閱江樓記。多不稱旨。嘆曰。徐淑妃一婦人耳。唐文皇欲征高麗。能上書極諫。今紛紛撰記而無一人以諫止者。何其不愛我也。伏惟先生勉思鄙言。姑賜停寢。乃不肖辨謗錄之真跋耳。高明以爲何如。

復陶太守救荒

目前百物踊貴而米尤甚。大約禁搶第一。平價次之。蓋此曹胆不可使大。手不可使滑。若始則搶店家。繼則及典戶。又繼則及縉紳末流之漸。必至於此。此起於榜帖街衢。尅期聚衆。衆

之所聚。勢難禁遏。遠近効尤。遂指以爲輿情。爲公憤。而實二三橫民爲之首倡耳。伏乞大張告示。專禁搶奪。則人情不至張皇。此近憂亦遠慮也。又竊計松郡之人。鄉人耕種者居其七。經營生理者居其三。游手無賴者不及一分之半。若有田之家。照管佃戶。佃戶種田一畝者。借與工米五升。及冬同租還納。此皆舊例。原非創設。特以近日米貴。并工本亦不肯借。而緩急無可告。臺示曉諭。則佃戶可以藉口詣門。而田主可以委曲應付。是十分中之鄉人。已救七分。其餘經營生理者。不難生活也。又有各報積米大戶者。徒增刁民索詐之端。無益於事。吾松錢糧有官甲。爲貴者而設有圍戶。爲富者而設其田畝。載在冊籍。一一可查。按冊有田千畝者。糶米一百石。有田五百畝者。糶米五十石。平糶及於富貴大家。而不及零星碎戶。似亦法之可行。示之必從者也。又五月爲農月。爲瘟月。古人有洒掃囿圍。洗滌枷杻者。伏乞行文三縣。清理獄囚。造冊繳報。既可生全民命。又可挽回天和。亮台臺仁。同覆載。必切如傷。謹此稽首以請。且復明問之及。

與章使君魯齋

前讀台臺復變役書。言言破的。踴躍不容已。近議擴城。此真君子容民蓄衆之事。不肖愚無知。亦少有所獻。上揭題疏。全在題目痛快爲主。此擴府城。非縣城也。蘇松最稱東南壯郡。而松城之隘。去蘇遠甚。若以府城爲題目。則錢糧可以協濟。督工可以分委。大戶役夫可以均差。華亭主其半。上青助其五。而事有端倪矣。鄉衮之議。尙未及此。故敢陳其區區。

答楊鹽院

某老耽章句。自屏於海隅山曲間。編蓬拾橡。教授諸生。以安命守拙而已。忽承冰俸瑤箋。超出常格。至於搜采異書。傳示同好。菅葛葑菲。咨及寒人。某嘗受聘於瑯琊太原兩家間。兩家所藏。率人間常味。絕無天廚禁燾。元美公撰藝苑委宛成編。餘輒棄之。而王文肅則謂親檢閣中秘書。目存而書亡者多矣。其少僻異者。半爲前輩網載。以去嘗唉而嘆曰。國家庫無兵食無粟。不足爲貧。惟以先輩懸賞購求之書。而盡供後生雀鼠之耗。乃真貧耳。夫秘閣如此。他可知。

矣某老病不能出遊家貧不能借錄仰虛垂問但有慚惶所具未刻書三種一曰唐書會要二曰能改齋漫錄三曰金州史料史料于全史則未備於異日石渠之彥采摭故實津潤文采不爲無便也

答鄒煥谷學憲

明公歸辱賜手札又賜大集使某感死且愧死雕虫之筆豈不能效附一言然命之繪天地畫日月不覺螻縮至此非敢有胸無心也久當三薰三沐而荐之古先生說法而不掛名於龍藏者非十弟子矣名園有日老木日拱此却易得但明公詩文日富不可以力爭異日諧門請教先生寧肯置我於聽歌魚啣字鶴中否賢子近復何如焚玉躍金終常見寶念之念之日裏頭先此占謝

答嘉定胡中尊

頒曆知春分俸知飽蓋歲受明德者兩度矣引分山壚不敢造謝以瀕庭鶴乃蒙明府百

冗中猶記存布衣故人。此何等高誼也。貴治花租已荒。米價又踴。幸留朝天子。轍活此窮民。但彼處好訟好通。百人有一卽押告狀之人。先查錢糧完欠。然後准狀。此於催科之中。寓息訟之意。不知可行否。若吳淞者。蘇州諸邑之下流。松江諸邑之上流也。北曰婁江。南曰東江。卽黃浦。中曰吳淞江。三江敞口。以受西來太湖之水。使之入海。其形如乾卦三爻相似。今吳淞久湮。如乾少中爻。故蘇松上下二流。皆嗔咽奔潰。而水患不可救矣。獨嘉定借流吳淞。不惟病澇。而且病旱。地方凋弊。實坐於此。今雖有開濬之議。而頗類無米之炊。仁人在上。何以策之。

答楊學臺

遼左之局。大約虜合則強。離則弱。合則守。離則戰。使之離。不使之合。則機括全在欺他會。以制建酋。楊經略曾爲遼道。萬曆二十二年間。李霖寔定武之役。斬獲頗多。楊亦與賞。大都戰非所長。欺則素習。借關酋牽制此奴。未爲天策。如往年洮河事棘。議戰者譁然而起。鄭範溪經略西事。亦用此法。惟有羈縻虜王。以離火會耳。今遼左撻伐。非出將帥。而出屬夷。在主帥不宜。

全掩爲己攻在廟堂亦宜徐責其後効則兩得之矣

復張公

屏跡海曲何異蟄螻寒蟬而明公札貺遠賁草廬實出意外披玩圖記令人眉舞肉飛自古英雄之退步有二非金粟玉宸收爲弟子則丹楓碧水涵跡幽人明公之黃山其子房之黃石哉第節鉞望重恐未遑日涉此中俟他年功成不受賞獨步歸田廬不肖猶得負棊腰笛叩兔柴而請事焉先以六言數章請正澆烟霞疥泉石度無所逃罪矣家刻蘇帖不敢濫貽交知謹上典籤以代名園老友

答杜日章

明公胸中羅六合如膚寸西北函書捧幣直走江以南雖無御李識韓之緣然天遊神交彼此如同床而臥大丈夫何論聚頭磕膝乎太寢六籍如大海藏逸菴八詠如兜率宮不佞何人敢廁名其間重以遠命不得不強爲塗抹若所謂宋人善畫吳人善冶百不得一也惟障面

而置之遼左披猖今得仲父提戈躍馬而前度且胆奪若以撻伐爲先聲堅壁爲根本而漸修海運屯田以爲徹桑畜艾之計東事尙可紓也恨不得明公揮塵而談耳

與友

弟屏空山如坐井底台丈榮旋榮行皆不及把晤但與沐堂老僧仰祝得雄而已目前百物翔踊而米價尤甚弟以爲平價不如禁搶禁搶然後可以平價搶奪不禁以實禍論則內境之米不出以虛聲論則外境之米不來其關係地方非細故也昔年浙中兵變民變賴張嵎峽手辣始得戢寧救荒之中兼行防亂之意此萬萬不容已者望與當路一言之

答鍾公

建會披猖宿將戰歿爲大將軍心痛適接手札方屬春初此時尙未有撻伐之舉耳讀四壁詩清真恬秀高邁警亮實當于古人中求之近代非叫號而傷氣則呻吟而損神得鍾先生可以指南矣四方多壘豈容大將乞身吾丈爲班仲堅亦可爲班仲升亦可大丈夫何事不可

爲豈必向乾瑩老蠹中。東此七尺哉。第螻屈龍伸。爾先吾後。非特立功之善物。抑亦衛生之哲言也。本寧公頃以江母傳見屬。束裝還楚。馮元成數訪空山。神情頗旺。詞林碩果。僅存此翁耳。駱駝酥珍貴。異常恨無以報。惟有媿感而已。

與白公

向往明德。如慕古人。以新暑避客。小舟往來竹篠荻葦之間。冀歸時至虞山。可卜良晤而竟以兒試落魄。挂帆東還。未及與明公作百尺樓話。至今忽忽如一欠事。以明公聖賢豪傑之品。勉而就斗大一城。非特地方藉爲福星。王使君實係爲益友。渠夾袋中業已首識之矣。自來談朝事。則分門別戶。談遼事。則掃穴犁庭。今竟何如耶。明公蒿目時艱。不知何策以寬接杞言之可勝慨然。

答毛甯初漕臺

往京日拜見明公嗣後僅一展問。旋賜手書。且知連得四雄。真于公陰德之報也。綉廳孔

邇。漢口門生故吏。謁望塵。如朝麟鳳。而某自揣名分。遼絕。不敢以裼衣見。又不敢以魚素通。忽承瑤札。冰俸。此王公大人格外意。表行事。台臺董視。飛輓。恤軍察吏。弊絕風清。又憂深慮遠。發皇子防漕大疏。豈能復贊一詞。記得軍運莫如孫拱陽。公祖理漕政。略爲詳。民運莫如方且。心公祖北運。便民總略爲切。想明公必已采擇而衷之矣。建僉披猖。某查考祖宗實錄。及先臣奏議。原無擣巢深入之理。血戰決不如堅守。助兵決不如助餉。調客兵決不如募土著。懷柔北關。款結西虜。豈至決撒潰敗如今日。今朝野錯愕。輦上君子。且有移家先出以爲民望者。抑何其太張皇也。昔庚戌北虜入犯。烽火達於都門。哭聲聞於宮府。獨徐文貞大興土木。改造第宅。肅皇帝遣人偵視。內心始安。今在京大老。恐不可無此意。若九門啓閉不時。物價一時騰貴。人心動搖。關係非細。目前宜以根本鎮定爲第一義。而後講求貼防協守之策。奴酋長於陸。不長於水。登萊雖與全州密邇。似無暇及此也。遼左自文皇帝改郡縣爲衛鎮。而遼始強。後因改海運爲輕齋。而遼始弱。及今講通金州舊運。飢者甘食。急則救標。餉孰便于此者乎。明公江左夷。

吾也不識以爲然否。

答杜弢武總戎

客歲河套諸酋悉就戎索。海內稱杜家忠孝兵爲九鎮之冠。然明公之焦心勞思。飲血暴骨。亦已數矣。乞身非迂。第聖主不肯臥彪虎於長林豐草間耳。痛哉仲父老將軍之戰歿也。人生殤死老死。七日不汗亦死。與其啣嚙涕洟。死于婦人之手。與巫史紛若之間。何如死王事之爲快哉。忠如仲父。識者調宜賀不宜弔。若後日爲身後不朽計。僕區區野史。亦足以發揮萬一流之來穰也。陳先生太霞記。豈借僕爲重。然不妨標出示之海內。使江南巨姓。盡演之以廣其傳。好事者纏頭不惜也。弟性癖喜新喜奇。明公帳前降虜中。有小胡女解絃索者。乞贈一二。雖命力士馬上挾之而至。僕教以捧書掃花。屬諸名家各爲詩歌紀之。作山林一段佳話。明公其許之否。

與方且心公祖

台臺積資重望。度可借重松郡。一洗近來議論囂訛。風俗競奢之習。卽不肖雖不敢唐突。鈴閣然空山見訪。尙得衣褐見也。頃聞甬東之命。老稚忽忽若有所失。差喜尺書時得相聞。又喜青谿賀使君廉恪節省。實有休養生息之意。皆奉台臺之成訓在。若徵糧分別荒區熟區。審役分別田多田少。准一詞不如省一詞。則人安家樂。出一票不如銷一票。則弊絕風清。此尤青人凋敝之後。最爲吃緊者。種種民瘼。特以揣分不敢悉其萬一耳。明公并州所在。能無意乎。

答金公

明公出山非久。長嘯過歸。不待爛柯。而局勢已大變矣。連環之劫。行將與氣運相始終。明公其至人乎。今掾時太急。一切但用倒倉法。而大藥王如臺下。又使袖手于岩居川觀之間。吾不知天生聖賢豪傑之初意。竟欲何爲。沈德生握侍門牆。如往來雲氣中衣。久久生潤。此生心口嘆服。謹代爲之謝。

答王奇陽

某邇年如飢鶴病猿。棲頓枯松寒月間。不敢更通海內賢豪。忽接札。見過獎謬。悠不覺顛泚而腸熱也。每與王青谿使君相約渡錢塘。入會稽。以求名山大川偉人巨公。而一遇焉。則生平結襪。孰如先生者。不識可果此願否。四十二章跋。謹呈覽。門下從翰墨中作佛事。此蘇黃再生。但弟野牛之鳴。恐不堪入龍象隊中。如何。

與朱直指

夢寐選閣。真如百尺樓。度明春可得買漁簑。從短蒲間。一叩朱桃槎。仙徑耳。昨畫乞玄宰題上。更許盤礴作長絹。奉寄當坐索之。不令禿毫作嬾臥龍也。

答錢公仲舉

承寄麗囑集。友人索之如玉如穀。幸劉孟肩見貽二部。而無奈其不給也。教規忽至。大副所請。波斯胡已上珍珠船矣。尊集骨騰肉飽。采串英飛。出之以堂堂正正。運之以怪怪奇奇。無論智愚賢不肖。稽首龍門。皈依牛耳。其無思不服。宜也。自來東事。改郡縣爲衛鎮。而遼始強。改

海運爲折色。而遼始弱。今事難復。故實同創始。台臺披髮纓冠。以救鄉隣之關。其愚不可及也。其功亦不可及也。且由此撤兵還洋。則沿海不患空虛。停寢召募。則臨岐不生他變。大江南北。實陰庇之。豈特遼左一方得免於噬臍燃眉而已哉。若淮上總鎮。竊意仍宜添設。汰老弱。宿以重兵。革勳戚。練以名將。協董漕儲。彈壓首尾。此正與海運相爲表裏者。昔孫權渡遼。伐公孫度。視數千里地勢。直如一線。然今畫地而謀戰守。豈不爲英雄所笑。惟明公亟圖之。

與郁季雅

往別時。以爲復有竟歲之盟。忽得信。爲陳大夫掖去。丈夫鬚眉落地時。便以此身同長矢。往矣。豈若鹿豕終日相聚。足下萬里之酬。而爲六月之息。長卿四壁。足下四壁都盡。便須尋一變。更雀之化蛤也。劍之化飛龍也。英雄雌伏。而化爲九天九地也。大都醢雞秋蟲。則終止甕灶間耳。足下之腹笥五經。乃竟老於蒹葭。不問陳大夫一吐氣。寧何之乎。且廣中雖古炎州。乃皇岡芙蓉及九成臺。皆供足下落日長嘯。昔坡仙謫居彼中。身負瓦石。而足下讀書官署。卷簾隱

几不廢臥游。方之東坡。又得殊勝。且時以筆花吐池塘春草之句。卽瘴烟蠻霧。亦當爲足下一開滌耳。弟以野鷗之性。暫居人間。如寒蟬潛螻相似。每思足下曠俗之致。恨不能縮地徙山。與足下焚栢子。擎竹葉。消之。適捧遠札。斐然復面。古詩儻美。具見記存。以足下一瓣香。迎清風。讀之。不覺煩暑之頓澆也。使者督報良迫。未能廣和來美。愧與汗俱。

與岳公季有

大疏一鳴。忽得異常溫旨。頓使朝廷父子兄弟之間。撥雲霧而睹日月。在先帝處分此事。眞第一得意文章。在今日聖明剖決此事。亦第一得情公案。臺下有功於正人正史多矣。沈天生入山。每相對爲浮白稱快。而不敢通奉候奉。曠仰知光明磊落。不在瑣瑣寒暄耳。惟爲國自珍。以承節鉞。

答孫子長學憲

某遁荒以來。如桃蟲處桃。壤蟲處壤。不知天地日月。忽蒙明公瑤札冰俸。自天而下。卽蒲

團圍不覺心跳耳熱。願得一當神交知己。第又恐涉於詞人游客。爲忍情而止。頃聞開原已陷。卽熊芝老便難下手。蓋北關之不併。賴開原爲擁護。開原之不破。賴鐵嶺李氏家丁爲之犄角。今李氏被疑。開原失守。將北關折入于奴。而東西之虜合矣。如何如何。初清河撫順特小堡耳。殘壞之後。本宜卽時修築。多宿重兵。以示必不可再犯之勢。乃一味越境搗巢。不知貼防堅守。數萬之師。驅羊就虎。自古豈有如此廟謨。如此邊略也。卽今奴貽朝鮮書。其計甚猾甚巧。聲言入犯。彼將自顧不暇。何暇顧我。我欲救之。則分中國之力。不救。則分朝鮮之心。一紙書頗具無限痛痒。而我特泄泄然隨手而應。其何以濟。且大江以北。四月不雨。麥穗焦枯。漕船擁於滿寧。上下大兵之後。豈堪大荒。祖宗設立淮上總兵。居重御輕。控制南北。正如車中之輪。而不鮮事者。奏撤之。及今遵制添設。猶可爲中原他日緩急策應。浙中募兵。目前關係頗大。而招採何法。安頓何地。督領何人。安家行糧何措。就中萬分調停。使此輩不聚不譁。使地方不驚不擾。非明公江左夷吾。又誰望哉。野老杞憂。臨楮不覺迂闊。

與岳季有大參

弟屏跡空山。經年不入城市。以此久疎知己。汝寧卓異之政。耳剽已久。僅藉手一序以獻。頃者借重淮陽。此節鉞所自始。時事多虞。咽喉尤急。聞建會降朝鮮二千餘人。若使導之直犯天津登萊。則水陸南北俱困。而中原之盜。且有乘間竊發者。淮上舊設總兵。祖宗良有深意。乞台丈與撫臺熟議。奏請復之。宿以重兵。練以名將。彈壓首尾。擁護漕儲。且以接應不時緩急。此目前第一要着也。

答沈雲升侍御

空山一見名公。便知爲吉德君子。每接浙西士大夫。又人人以真神君真父母歸頌。微視其眉睫口吻間。非卮辭也。開鐵破後。北關勢難獨存。朝鮮自掾不暇。水陸之路。步步可虞。東西之虜。日日可合。新經略雖有三頭六臂。可奈何哉。讀徐見可先生啜墨亭雜著。其言遼事甚曉暢。真代興龍象也。耆舊如屠田叔。汪長文。後輩如周斗文。陸寶屠公子。幸加物色。以羅寸心。何

如。

與包心絃丈

彭翁服氣之法儘有奇効。大約父母之氣在臍。天地之氣通鼻內氣。後天不如外氣。先天與其守臍。不如鼻吸。若吸至數千。自然可以補勞補損。但不當守在一處。聽其氣之所入。渾淪充滿。比之臨死。一口氣不來者。其利害何如哉。吾兄千萬勤而行之。蓋氣來尋人人不肯尋氣。氣包身外。人在氣中。魚頃刻不可離水。人豈可頃刻離氣哉。鼻吸之法。正如桔槔取水。車戽稍緩。則水卽漏下。此明喻也。吾輩學道。命在則性在。且楞嚴鼻根圓通。豈二義乎。

答某公

自婁江奉晤明公。屈指十年餘。一時朋好。落落如晨星。獨老先生既壽且康。享有家食林居之樂。子孫文孝。環繞團欒。視金馬門車。煩馬殆。憂讒畏譏者。不啻霄鳳之視蜚螭也。自今以往。春秋未央。不肖藉手介壽之篇。以侑康爵。亦足以發皇明德矣。

與某公

盟手讀諸制作。紬繹百家。溯洄千古。此文章中宿老司命。恨用修元美不及。麈尾相難耳。丹陽次公。從輦下寄書者再。策遼事如指掌。若以撫遼守遼爲正兵。歎虜制虜爲奇兵。要言不煩。前有王竹塢之便。已寄經略公矣。陸路莫如北關。水路莫如朝鮮。實據北關。聲犯朝鮮。旣欲紐我。又欲分我。嘗我。經略公兩手兩目。而欲化爲千手千眼之用。有將無相。有君無臣。兵餉兩誦。內外不和。一熊公可奈何哉。明公江左夷吾。想當臨食三嘆也。

與某公

十五年前。某細閱明公吏牘。手爲丹鉛。眞所謂破山之斧。照胆之鏡。此造國手。非百里才也。已見省中諸奏疏。則筆扛九鼎。才敵八面。雖與時牴牾。而一段神采精光。終不能掩抑埋沒於深山大澤之下。今遼左多艱。行且以社稷擔子相付。豪傑無意於功名。而功名不得不尋豪傑耳。當今惟蜀中無黨。而明公又天下第一有心人。有心則沉幾不露。無黨則羣小不猜。若得

借宣慰以訓練朝鮮。因朝鮮以犄角遼左。連衡山東。天津諸當事。遞相聲援。擁護海運。不至截奪。懷柔外國。不生二心。而又請仍設總兵。淮上宿以重師。練以名將。彈壓南北。隱然有居重馭輕之勢。非特防建酋。兼以防荒亂。非特控遼左。兼以制中原。此大局也。亦明公事也。頃者山西諸縣蠢蠢動矣。東南百物翔貴。而米尤甚。饑民掠于市。橫民劫于江海矣。種種杞憂。恨不謁見公明。聚頭磕膝。傾倒一番。而適以吐瀉二十日。神氣未平。日痛復發。勢不能觸暑而來。此無隱旅泊所親見者。夫明公延攬心最真。先施禮最重。人非木石。忍負恩知。倘後會有緣。捫蝨老人。尙能策杖一見也。

答聶巡漕

向來論人才。則分門別戶。論遼事。則掃穴犁庭。何意末流之弊。遂至於斯。明公非但飲醇酒。真所謂憂心如醉也。僕妄意揣摩。天地好生。奴酋好殺。遼人附建州則無命。入山海關則無門。有不得不死守之勢。彼處山多田少。所掠金帛多而米鹽少。有不得不困之勢。若激遼人以

護遼。歎他虜以制虜。卽此便是省兵。卽此便是省餉。而豈必紛紛召募爲哉。近見浙兵五千。亦不過浙江百姓耳。安家有費。道路有費。若移此費。加之遼東之土著。痛痒相關。呼吸相應。用親手護頭目。與借他手護頭目。孰便孰不便乎。旣守遼陽。奴酋必且犯朝鮮。截海運。以分我力。客兵千里而趨。宜置之天津。休其足力。不宜驅之出關。迫之血戰也。長公筆扛九鼎。目營九州。恨不相對雄談。以快彼我。

與嘉善康中尊

不肖某諸生時。爲公車詞賦所窘。今老矣。身心性命之根蒂。懵如也。獨利濟一念。似有微竅。每勸諸大家。置田贖族。積穀救荒。當戊申大浸。稽天嘗奉當事檄。分督糶糜。方四十里。頗覺沾沾。縣大夫至。老稚合掌謝。每人各散糧二斗。某曰。此糧雖到家。而未能到口。大夫曰。何故。某曰。尙欲負米贖取犁鋤農具耳。大夫不覺泫然淚下。郡縣儲畜以救饑民。縉紳儲畜以救貧族。此利濟第一義。若蒙吳先生。蕭結寒士耳。捐魚沼。縮口食。不得已而又出募穀之疏。此豈分毫

有市義市名之心哉。無爲而爲。此心可以告祖宗。格上帝。而昌子孫矣。明公委題數言。喜躍不
忍辭。非久。呈稿請教。嘉善窪下。經旬霖雨。便成水災。防禦水災。無如修築低鄉圩岸。今農工未
興。上乘天時。下乘地利。而明公時駕輕舟。往來督率。少借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和具備矣。圩岸
爲本。積穀爲標。邑無流亡。官無逋賦。此又明公推廣蒙吳先生之意。自家而國者也。若芻蕘可
採。亟賜舉行。第付之衙官衙役。則生事矣。請質于魏錢兩公。何如。

答杜總戎弢武

東李西麻。皆以武著。獨關中杜大將軍。胸蟠六甲。掌運五丁。書窺二酉。聯四海爲兄弟。合
三教爲總持。卽君家武庫少陵。有如此精神氣魄哉。目今聖孝格天。端居深拱。以希黃老清淨
和平之福。似可干羽不試。然人才壞於黨議。民力竭於征輸。豪傑困於文法。杞人嫠婦。竊竊憂
之。所賴徒薪畜艾。有明公萬里之長城在耳。某屏跡山澤。樹藝釣弋而外。少理著述。娛此餘生。
不意翰貺遠來。托結神交。特徵蕪作。不敢久羈材官。造次捉筆。以報來命。視古人鐃歌鼓吹。似

難賡響。若使青衣紫綃。度曲而奏之。可以銷世譁。汰雄心。增長精進道力。未必非明公掀髯捧腹之一助也。賚書賜玉。帝命方來。更祈爲社稷珍重。

答朱平涵相公

明公澹泊寧靜。豈有意爲黑頭公。而中途被命。恩數非常。雖有兄弟手足之喪。宜效君臣腹心之報。例辭不允。迫斯可矣。國事如下碁。原無預策勝負之理。首揆正如當局。亞相正類旁觀。多言不可。坐視成敗亦不可。惟擇其吃緊一着。最有關係者。略點示之。非特大服當局者之心。而碁有轉危爲安之處。此明公入相事也。明公清如水。能洗刷世界。直如矢。能剖判世界。鄉愿求媚。不能媚難悅之君子。小人好動。不能動不爲己甚之仲尼。清到底。直到底。將來書帕之陋規。調停之故套。轟轟烈烈。洗刷剖判一番。以此報君父。報朋友。原還數十年前窮翰林本來面目。異日作史。與伯夷楊綰同傳。明公真其人哉。某一聞台鉉之報。喜躍異常。自分布衣。不敢通稱賀書。乃明公先施札。賚勤勤下問於故人。此豈忍以世俗常情報者。故因明公之清風直

道而略申數語奉復。知不以山澤擯也。吳興妖言煽亂。精明搜討。不可無杜公。寬大收拾。不可無方公。水火相濟。甘苦一也。

答杜君遷觀察

吳興新政。殊快人耳。此得之士大夫往來之口甚真。非阿也。第貴治孤處一隅。目前當路之線索。新參之舉動。未必朝夕相聞。若以省城郡縣爲腹心。以捷足偵探爲耳目。其間不至遲速異同。較是兩便。若要人有交際。不親不疏。巨室有疑獄。不動不變。諒神明照膽鏡中耳。

又答杜叟武

兩鎮數十年。仗台臺世金湯。戎索在手。馴習犬馬。蛇虎於尺組之上。國家不至蹂踐如遼左者。秋毫皆臺下功。今尋樂賜閒。婆娑膝下。燦千秋之景光。探三教之秘奧。古來忠臣孝子。爲洞天第一列仙。則元老與台臺之謂矣。不腆壽言。謹如遠命。試前奏而荐之。度必掀髯微笑。沃葡萄酒數十斗耳。新集精麗逾迥。字字可傳。雖張樂洞庭。譜曲閬苑。殆無以過。明公真詞場

之飛將。物外之異人哉。嘆服嘆服。胡女遠道。恐不能挾之而東。若有善絃索者。得一二小雛。置之梅花古松之下。對客度曲。亦是山林奇話。而未敢必也。

答潘朗士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忽承名賢遠顧者再。山癯老病。曳而見客。造次忘形。卽古者桑上坐。桑下談。不是過也。披拂高韻。罕見其儔。素心則上行先生。淹雅則儒林丈人。不肖懷中一瓣香。願爲朗士禮却矣。獨愧白飯青芻。萬分溷褻。台丈不過督之前席未冷。而後餉復至。種種方物。挑人指動。第歲儉得之尤折老農之福耳。

與韓鵬南父母

海內盼明公主爵久矣。還朝佐樞。若天留禁中頗牧。以待今日之遼左耳。遼左之事。撻伐但可先聲。堅守乃爲上策。行北關之反間。防他虜之勾連。停遠方之徵兵。通登萊之海運。謀國者似無遺策。若居中調度。仰佐國家之急。近紓桑梓之憂。恃明公胸中有數萬甲兵。在訐謨石。

畫。幸示一二。青溪凋敝已極。此人累地。非地累人。告新令尹。願明公不以未同爲嫌。若不肖向來。褻足縣中。卽貴役皆知之。久不敢以芻蕘獻矣。思老隱海上。吾兩人如形影相似。乃爲往事無端劃開。可爲長嘆。便間幸賜好音。以慰空谷。

答李本寧先生

今年奇熱。極念明公應對之煩。銀管鐵限間。山谷所謂殊增暑氣也。山中飽讀大集文章。鉅鹿有耳有目者皆知之。若詩歌數卷。鑪錘經史。括囊古今。取之如寄。巧若預設。自來天壤間。未始有也。恨瑯琊兩公。未觀海若之大全耳。頃承遠使。重以不朽見委。當今惟明公筆下。能令死者生。生者死。某會稽雞。豈能啼耶。重惟長公純孝。不忍以不文辭。卽日執管。勉爲濡抹。附幼度公請正。先此謝報不一。

答秦藩伯聞君侯

儒屏跡山澤。幾同槁木朽株。不能通姓字於當世名公偉人。乃君侯真龍之種。綉虎之才。

則得之海內。交游集中。兩耳幾熱。非特遙聞聲而相慕也。某老矣。遠望函陽如天上。而君侯又端坐斗大一城。不敢闌十步外。檢押如處子。清恬如素士。彈琴賦詩。咏歌先王。以自樂。而荆翁際清時。享上壽。瑤山青社。隱然倚以重輕。卽古者東平東阿。豈敢與君侯三代爭文苑不朽之權哉。伏承札。脫遠頌。謹書壽言。附塵。登獻履珠鳴玉。賓從滿堂。恐見之未免粲然一笑耳。

答秦藩元峻君侯

伏處岩壑。忽接君侯遠札。及扇頭贈詩。讀之飄飄有大人凌雲之氣。國華家寶。輝映西方。卓爾獨行。大雅不羣。君侯其兼之矣。第祖禁森嚴。不能五岳遠游。又不能萬言求試。檻鳳笱麟。良爲惋嘆。然安城撰述類苑。河南被服儒林。往事之師。近在衣帶。君侯妙有盛年。兼綜秘籍。若與羅善長李孟超網羅千古。自成一家之言。鼓吹聖明。暢發忠孝。黑頭三公。何足道哉。拙作請正。聊見乎詞。然以視名公五言長城。瞠乎後矣。

與王公而弘

冬間承招俸留別此一種道義風格皆近世紳裾所絕少。夷門未老豈忍忘報耶。古人云相時而動。當今應局。惟有相時不動四字。明公法眼澄徹。先已照見於不言之外矣。舊資尙穰。新資未必遂下。借差歸省以待。瓜熟蒂落。似更有餘味也。彭仙翁聞在江右。鏡源先生已有人見之。此是的耗。頃敝鄉有痴阿六者。三年不言。將陽事皆已剝破。今始行乞市上。乍智乍愚。言有奇中大旨。以口攝活子時爲主。而以外先天之氣扶旺之。頗與彭翁同。若勤而行之。不必更劫劫他求矣。明公近得何如。并望寄示。

答朱平涵相公

樞要問布衣。自古難之。惟寇萊公不忘魏野。張忠定不忘傅霖。今再見明公之手教矣。長興奇變。本是葉朗生餘黨。如吳野樵輩。杜太守獄案具在也。今地方掩失事之嫌。愚民惑屠城之說。或徙或逃。或越城而殞。甚則移之石令之宗人。此最可恨。石令抗賊捐軀。庫囚無恙。守土與守邊。寧有異乎。此當請卹立廟。血食報之者也。毛將軍牽制建會。正如彭越疲楚。昔者伍子

胥廢王僚立姬光而吳爲之用。今毛將軍廢李暉立李琮而朝鮮爲之用。觀其本末自根生枝。定非浪戰者。獨明公擁護朝端。使得折衝海外。此非緣桑梓起念。實爲國家衛一奇男子耳。某老矣。頃先荆見背。萬念灰心。明公外諭云云。非山澤所敢與聞。惟處弟于無咎無譽不衫不履之間。異日菲舍玉堂。平分風月可乎。偶有鄉飲辭箋附覽。此亦見野人之微尙矣。伯夷之門。清風透胆。毫髮無所私陳。仰祈台照。

答定海顧中公

某老屏山澤。不出籬落數步外。雖耳熟明公。而未嘗敢通姓名於左右。前者寥寥數言。藉手以報裘公。若台臺四知不塵之手。八面受敵之才。猶未發皇萬一也。忽辱札貺遠貽。實出意外。以忙官及冷人。以忙時及冷事。精神閒逸。不幾於蝴蝶飛上階乎。吳越水災。米穀漸踊。若過羅平價勸借三者。大戶閉廩不出。遠商聞風不來。米價愈高。搶奪斯起。大約救荒止有八字。如王文成云。饑民必救。亂民必斬。此其大綱。若請折請帶。請留請賑。聽之部臺。停詞訟。緩催科。清

固園省交際聽之邑長其餘瑣瑣迂闊之談非所混於識時務之豪傑也

答南京張錦衣

松江望金陵如在天際。僅借扈師甘南老爲雙魚。卽先驃騎未嘗一叩几筵。今得藉手傳文以報地下。惟大方斧正之。時事孔棘。聖主拊髀而思頗牧。明公臥龍臥彪。不令獨當一面。且聞家甚貧。可嘆可敬。弟嘗謂駕馭驕兵。莫如廉將軍。可以服其心而夷其怒。舍明公將焉往哉。逢人說項。不覺爲公論熱腸矣。蚊賦出往時遊戲。頗觸人眼。臺下愛我自愛。幸毀板勿行。至望。

與東里

明公入朝。止大兵。寢大獄。脫屣南歸。承歡子舍。出處極矣。某年來十九在山。雲氣花光。差足度日。獨苦客苦文通。僕僕終日。無緣爲閉戶先生。然江河湛然之氣。常浩浩於胸中。服氣果有効。清淨以之固躬。房術以之傾命。未省彭翁安往。明公會與之一通。世外之耗否。聞明公甚貧。雖不至范蕪菜飯塵。幾類顏魯公借米帖黃門如此。大是好消息。當爲明公喜。不爲明公愁。

也。郡丞趙公。席不暇煖。門可張羅。弟嘗謂閩無黨人。而多廉吏。信哉。時惠好音。以慰空谷。幸甚。

與錢抑之宮詹

前承往弔。卽欲走謝。暑雨交侵。不便衰老。聞轉詹之信。此應得。不足賀。獨辭省中主考。抑何恬淡。不惟少無數門生。可惜少一本刮目試錄耳。吳越大荒。徐文貞所謂時有荒。則習荒。此正吾曹習荒時。曾先爲料理否。大都平價閉糧勸借。此三件最爲荒政之累。大戶閉廩不出。客戶聞風不來。召爭啓門。皆由於此。惟吾丈與當路講明。除此三件。默默調停。停止詞訟。節省交際。如踏荒派荒。俟疏下。分別未晚。差官踏勘。地方有送迎之費。造冊之費。愚民又有買荒之費。今一味以全荒報。兩臺以全荒題。部中未必盡聽。而真僞輕重。可徐理矣。曰賑。無田者沾恩。曰蠲。曰帶。曰折。有田者受惠。此須慢慢提起。錢糧未儲。而遽言及此。數萬小兒啼飢索餅。卽慈母無如之何。惟有闢壤一番。何濟於事。有救荒之心。而不必有救荒之狀。遲得一日。則錢糧省一日。省得一日。則留救得一日。若前去后空。手忙脚亂。此最害事。如平價閉糴勸借。吳越通共禁。

之方好一方不禁萬楫俱停米價日貴而捨日與其關係非止一縣一府也。

上楊淇園待御

某極蒙明公國士之遇。自安山澤。不敢通京洛之書。唐突雲霄上袞。前者推轂海內名賢。卽葑菲亦塵啓事。讀之感愧交集。不知老侯生一腔熱血。何日洒報明公也。不肖買山穿礦。業十六年餘。寧復有他念者。若鼓作聲價。借隱爲通。天道忌盈。必罰之以奇禍。人情責備。必中以奇讒。惟置之無咎無譽之地。處之不衫不履之間。則陰受大人君子之洪恩多矣。

又與楊淇園待御

某揣山澤不通。輦下書。董思老有手啓。則言明公與韓朱兩相公推轂不置。此某之大怖也。自古士大夫。一歲九遷。七徵八辟。皆非盛世事。惟爲朝廷惜名器。爲言路慎考選。爲邊關節兵餉。此謀國之大者。而以不急之事。加於至不才之鄙人。人實有口。誰能捍之。願明公截斷衆流。速賜停寢。異日郡志中。留數行隱逸傳。以報明公。勝於纓綬多矣。上海某父母。愷悌廉明。百

姓實受其福。通籍以後。未嘗呈身鄉衮。卓品可知。而某則謂宜一登揚夫子之龍門。有如物色鄉後進者。曰不識其人。猶可。曰不知其人。則疑矣。惟明公推愛而嘘拂之。以爲衆正之倡。幸甚。

答楊鹽臺

六月霜臺聲影俱闕。趨者炎炎。明公不異清涼山。夏屋渠渠。不異壺公壺。巢父巢矣。頃者玄宰傳諭密意。傷鳥驚魚。慄而欲走。夫江東諸賢。久頓積薪之下。而不肖溝斷。文以青黃。雞肋鴟皮。未卜死所。台臺愛而已之。所全不既多乎。目前時局。爭殿之虎。野戰之龍。近者窺遠者意。故逃禍莫如逃名。無譽乃所以無咎也。手書二字。寵及赧顏。懇乞停寢。非常之典。改題行卷。傳示子孫。山澤老癯。豈直衣褐而懷玉哉。讀題跋弁語。卽蘇黃見之。決當點頭。明公一字一句。出入六通。卽今端居百日。宛然結夏老禪。此具有宿因。非凡解所能夢見也。

答劉仲熙

客歲從西湖歸。因入山了文逋。無復冬餘處士之樂。歸見尊刺。坐失天下士。投轄下榻無

緣哉。讀新詩。宛然袁石公也。第就中多刺時之語。不可令臨邛長見也。詩以和平清坦。迥然與世味自別。若怨吻罵舌。正與情性相遠。王石丞孟浩然吾師乎。小序卽以屬草。恐使者往返百里。留之信宿。以內典籤。乞足下施以五丁之斧。

與王東里給諫

吳門遣使京口郵書。明公之于某。真切極矣。某非有胸無心者。實不勝知己之感。頃聞拂衣南歸。大爲嘆服。出則調朝廷父子兄弟之事。歸則調家庭父子兄弟之事。磊磊落落。忠孝兩全。真人間偉丈夫也。前讀尊疏尊牘。袞袞數千言。此正論。此確論。此快論。此又至平至易之論。卽董狐吳兢。可以藉手執筆矣。明公欲以遼用遼爲正兵。以夷攻夷爲奇兵。反之。則釀疆場敗亡之禍。外寢大兵。內寢大獄。遵之。則養國家和平之福。夫言豈必多。仁人之言難耳。

答楊侍御

計部文弱公入山見訪。言笑風度。宛然明公也。明發。玄宰與幼度自海上至。相與袒坐老

藤濃陰中涼風豁達快不可言。但恨團圓無多日耳。頃讀城記哀詞。又悔小傳書寫未盡。然孤忠孤憤。現於筆端矣。文弱奉差南來。計欲少清一二。以佐目前之急。第催督舊逋。理勢所不能辦也。手板折腰。體面所不肯徇也。駐劄地主。供應所不樂留也。一味以虛套迎。以空冊送。大要內而戶兵。以頑鈍應。經略外而當事。以頑鈍應。部差如此情形。光景使先太公有知。非大咲則大哭。天下事莫可措手矣。奈何哉。奈何哉。

答楊文弱計部

山中忽捧手書。及青鞋錄。從樹陰轉徙間讀之。因謂友人曰。楊公以軌正督世人。而能爲野客語。以弇州太函卓老石公之言行天下。而能不爲四公語。雖然。使四公望而泣下者。此記也。不佞少負游興。每欲春裹出門。輒以老病廢。嘗自解嘲曰。杜五郎范粲何人哉。彼能三十年不出籬落。二十六載不下車。而吾猶冲冲往來何也。以此局脊卷撮中。百念頓已。今得尊記。使人心涼。更復心熱。枕上數夕。便與公相挽行。奚待峯泐之遊矣。臺下觴後入都。然後敢通謝于

侍御公祖先乞致聲。

答蕭戶部

堂上有二老。酌水戲花。膝下有兩雄。擘梨分棗。台臺得此。三公不易矣。遼氛以後。羣少年游談無根。如淮南王言漢治則怒。言漢亂則喜。卽此風氣。其憂當更甚于建奴者。僕屏跡空山。彼一時也。不與聖賢講學。此一時也。不與豪傑談兵。寒灰無燄。凍鶴無聲。一味杜口杜門而已。玄宰近賞此言。盤礴如故。絕不以刼灰之事。着毫許胸中餘無。可爲明公道者。

答某公

明公文章吏治。落落人豪。忽承遠賜手書。以弁簡見屬。某愕不知置對。已携尊集度小舟中。縛老梅樹下。漱口讀之。四五日始竟。真可謂筆有眼。舌有骨。包身有胆。藝苑中至人。又化人哉。不得已。強命子墨。似作六合賦。不知何處起手。然少就尊旨發皇一番。如近來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學蘇白不得。變而爲卓吾。又變而爲不典不文者。可以投筆結舌矣。第世路奇險。閱閱

有戒心。公是先生，公非先生，則請拱手而遜之下執事。明公剛而不吹，敢而無諱。若作史官，必不爲囁嚅翁。作諫官，必不爲模稜手。今螻伏冷曹，百不吐一。光怪靡蕩，洩於詩文。風怒號，物怒生。鷗鵬怒飛，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得無造物有意，以詩文不朽之柄，陰屬之明公耶？第談藝之筆，覺清濁善惡太明。陸子璋云：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此言雖小，敢獻微誠。異日對臥百尺樓，方可吐碧落間語也。

答洪惟一

某伏海曲，日與漁丈人爲伍，不復敢通問於海內名公巨人。時與玄宰閑茶淡話，其心口俱屈者，無若惟一先生。今得讀性問四書及陰符註，批剝邪解，發皇玄旨，真三教大總持也。台臺衣鉢家學，俯視羣碎，何當睫毫毛，而乃遠勤札貺，垂問山槁。若非面帶十重鎧甲，幾至媿死。當今墨池龍象，惟玄宰爲政，而令不肖操管步其後塵。正如鞭策疥駱駝，一步一噓耳奉命塗抹，幸蒙面而藏之。

答袁崇明

某野人也。日與釣徒樵兒爲伍。不敢通四方賢豪之牘。然明公聲實已騰蹕江南。不肖嘗往來婁江。竊耳聞之。以明公之才品。穎脫泐游。何所不辦。而乃蒲蛤之與俱。烟濤之與處。視古人乘桴浮芥者。亦何以異。所喜有悟遺齋草。時時向四大海水中。現香光寶幢耳。

又答袁崇明

仰承明公垂意。岩阿置某於同調神交之末。感媿何可言罄。又辱札貺。雖未登龍門。而明公雅意。等於臨卽三朝矣。年來浮僞波騰。文章吏治。置之高閣。獨明公掇皮皆真。透胆俱徹。城如斗。沙如芥。勞心如苦行僧。潔己如隱君子。而猶時時不廢嘯歌。此真非簿書期會者可同年語也。尹道尊詩文。新異高峭。字字當行。明公若以悟遺稿呈之。度且恨把臂之晚耳。

與蕭象林戶部

漢陽先生隴上送別以來。每思明公吏治文章。行誼談咲。種種皆古人典型。而古道最與

俗目相刺戾。非關官拙。蓋拙於諸世也。思老盤礴翰墨。不復省有劫火事。但恨移家上海。從中劃斷我兩人。三四月始得一見。風雨如晦。離索何如。若不肖屏跡佘山。賣文爲活。惟有白醉黑甜。于茆茨籬落之間。明公服何首烏。已得一雄。此後更有二索三索否。某諸子大都類柴桑少陵兒。然不至披猖也。

答尹道尊

小敝雖不敢附神交。頗亦得至人神情之彷彿。明公見之。度亦且唉且嘆耳。吳草酷類少陵。讀至滿腹一歸字。此古人不會道語。亦俗人不肯道語。水聲雲氣。蓋滾滾出沒於胸中也。儒老矣。頭童齒豁。不敢出事公卿。耒耜之暇。但願明公以玩世心。行救世法。今霖雨連綿。如兩刀仗。花稻幾汲汲矣。力請改折以救未來。舍明公更誰望焉。

又答尹道尊

台臺識超塵外。垂意山澤。旣頒飲冰之俸。復賁表廬之典。逡巡至今。未敢泥首堦前。而札

既又尋至矣。不揣藉手一綬。以塞台委。若酬恩報知。老夷門一腔熱血。故尙在也。台臺去就。某何敢與謀野之末。第此時吏畏明懷。而明公正當。駕輕就熟。其宜留者一。兩無成心。何爭小節。其宜留者二。當路之御李甚誠。及瓜不遠。其宜留者三。以鷓行彙征之時。際龍飛綜核之始。豈忍荒遁。自外維新。其宜留者四。宛轉再思。覃恩三代。此外臣之曠典。亦千載之一時。其宜留者五。此某竊附於父老子弟。而以攀轅附轍請也。伏惟明公俯聽而采擇焉。

復鮑青浦

昨承遠役。徵取事實。以復撫臺。此皆出於台臺推轂之過。感悚不可言。竊惟年踰耳順。隱慝實多。豈敢自獻自媒。妄希啓事。嫫母以寫照爲慚。鬼魅以現形爲懼。此某所以刺促逡巡。莫知置對者也。好事不如無。古語良有深味。伏惟俯亮愚誠。特賜停寢。

答詹公

夔伏空山。不敢通姓名於當世作者。然每有三願。弄采石月。摩敬亭雲。見日至詹先生耳。

忽承札貺。以太君壽言見徵。數十年神交。寧忍以蹇拙辭。敬賦短章。手書黃素。第詩字全拙。如蟬噪蚓蟠。無令履珠鳴玉之客。見而欲噉也。某老矣。末由聚斲。傾倒河漢。三立之業。弟幾幾望之。

答某丈

前承長公衝寒至海上。呵凍草傳。始報一書。迄今硬坐荒山。如在井底。不復通名公之耗。得教真登然音也。吳興子墨家。項背相望。率工詞賦。而淹博遜之。獨吾丈搜討秘異。如陸澄李琰之。性之所好。樂而忘疲。真人踵息。君子安雅。具兼之矣。讀董廣川啓。從正字比合籒弄。大是奇文。條示五則。未遑研考。年來纂集遼事。先實錄。次志。次奏議。次文移。次尺牘。而恨家無儲書。悉從友人借閱。倘得成編。亦目前徙薪蓄艾之一助也。草堂漁古錄。見所未見。第恐三傳諸子。史漢無摘選之理。詩賦無混入之理。桃源五柳。連昌長恨。古戰場等類。嫌其太著。滑稽朱買臣。阮藉等類。嫌其太寒。世有具眼人。未可輕行於藝苑也。弟之愚意。宜斷自勝國而止。明則別自

爲錄。去生而存死。蓋選者未必德而汰者易爲仇。願仁兄三思而斟酌焉。

答吳道尊

遼東發難。貂參斷絕。何敢復問之京輦故人。忽承遠寄紫貂。適在山居賞雪。驚喜不自支。有客笑云。此更勝于豹席鹿裘。何以爲報。某啣而心識之。茲讀素旻新集。才中宮商。奔應節數。精微豐辦。未見其倫。傳何疑矣。相不用衆而用強。將不用寡而用弱。至人之語。切中膏肓。今內操禍遠。內批禍速。若當事者拚官拚命以去就執正一番。此國家最上要着。第恐無此鐵漢耳。疾雷崩湍。時局可駭。今不當良而止乎。越中諸君。寧靜無動。寧憂無喜可也。台臺以爲何如。知已實難。願言會晤。第明公門庭高峻。少所延納。若眞之塵尾之旁。但談風月。不及公事。碌碌亦或能之。無奈老馬何哉。容卜期以請。

答王丹陽

春雨連綿。弟言果驗。台臺加意于郵徒獄囚。衣糧種種。今肉食者。何嘗毫許念及此耶。明

公眞所謂借官修行冥德矣。非特虛懷聽言。係一人知己之感也。臘雪盈尺。遺蝗無種。但恐春潦秋旱。尙煩杞憂耳。台從過敵郡。幸先期以報移舟。古松流水間。作片時圖畫。中人何如。

答吳學道茲勉

頃沈錢塘以武舉錄見寄。讀台臺後序。反覆陰陽離合之間。英辯沸發。新藻羣飛。二百年來。無此痛快得意文字。正與門生輩環回玩味。而使者叩門贖札。賈遠至奇矣。奇矣。十年知己。相望三百里內。未通一書。乃蒙明公分俸於人所不知之人。又推穀於人所不知之地。誣飾蚯蚓。冀招神龍。非感死則慙死耳。往箠下有以實錄見挑者。謹謝之云。某不願與朝袞絺綌。而願與鄉袞序齒。不能修史而喜勸諸君讀史。今通鑑多束高閣。故士子全無忠孝之根。水滸亂行肆中。故衣冠竊有猖狂之念。若使先試論策而後試經。以此爲殿。最登陟。彼將染指濡首於涑水紫陽以漸。及于二十一史。反杜撰爲體認。補空疏爲精實。撥邪蕩爲檢括。經正則庶民興。史透則名臣出。非仗大有力者負之而趨哉。時事玄黃。殊駭觀聽。要亦不讀黨綱傳。及元豐熙寧。

史書故也。明公以爲何如。林梅已落。蘇柳未眠。函蓋之談。卜在何日。

答南二太

台臺追鋒入吳。吳中將吏屬韃負弩於塔下者。排如牆堵。而子大夫文學又繼之。度明公應接不暇。而獨爲山澤老癯抽思。七言二律。讀之如玄酒太羹。味之有青精丹霞之氣。明公眞恢恢至人之應世乎。至於手書厚貺。專使遠將。更出意外。藉手拜登。便可作乘屋緝裘之助。第病瘡初平。未遑廢和來美。俟神氣少旺。或併作瀑園詩奉寄博笑也。經略全河。止求便一時轉漕。非必建萬世長策。得已有孟子之行所無事。不得已。有孔子之節用愛人。目前朝野單空。舍明公掇時豪傑。又誰望哉。扁聯力疾塗抹。恐爲園疥。謹百叩以復台命。淮流如帶。鴈鯉非遙。容覓使郵。以佈謝悃。

與王季重使君

某循分守拙。與樵童漁叟。混跡於山巔水涯。雖蒙賜顧城居。僅一謁謝。尙未登元禮之堂。

識荊州之面也。猶謂父母孔邇，所以酬知報恩者有日。而今已矣，寸心未死，禿管尙在，雪讒理枉，豈後古人。自來螻屈而伸，鵬息而飛，非特造物之成就有機，卽聖賢之處困，亦必有道。願明公勿介介胸中，則十五城九萬里故在也。

答季重

明公孝友之性，通於神明。文武之才，可備緩急。曾與夏許二公言之，京中惟思老一人，幾類碩果。枚卜將近，指摘必多。第願其歸，不願其留矣。從來士大夫有鷓蚌之形，則中官必收漁人之利。今手辣手滑，漸不可支。其根荖皆從庇護。汪文言而縉紳受禍至此，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可嘆可嘆。此時巾屠蟠傳不可不讀。想明公咲而頷之矣。別論云云。大非本懷。弟答思老云：山澤之癯，與鄉袞序齒，不與朝袞序爵。無以腐鼠嚇也。繡佛一幅，白衲布二端，伴函呵凍草草。

答沈雨若

吾兄公車之文。沉雄痛快。秀爽神奇。自是百發百中之技。願堅固此願。勿以多事疎。勿以多病厭。勿以詩歌詩人夾雜之。究竟脫此鐵担。可以揚眉千秋。若不肖瘦馬戀棧。飢鳥戀巢。終非大丈夫事。

答張公

聽馬巡方。山岳搖動。而明公式。慮下榻。皆出意表。度外。今復遺賜別儀。綢繆宛轉。恩知實難。未審何日復作延津之合也。目今邊事外呼而內不應。下呼而上不應。衆呼而獨不應。部事內呼而外不應。上呼而下不應。獨呼而衆不應。猶望宮府調和。雨暘時若。庶幾可倖斯須之安。而加之以門戶堅牢。水災暴作。明公救滔天之橫流。易救無天之橫言。難。燦金不靈。完璧如故。入水入火。入羣入行。操降魔杵。照胆鏡。以觀物情之變。明公眞神人也。

與福建南中丞

國朝社稷臣。推靖遠新建。皆由經略蠻夷起。紅夷跳梁。明公談笑迅掃之。全閩始有寧宇。

實與兩公鼎峙而三。監府程書焉可誣也。某藉手一敍。以報神交知己。視碑記差覺加詳。野史之筆。卽國史或有取徵焉。近來人才偏枯於門戶。非名相不能善用衆。兵餉浪費於軍興。非名將不能善用寡。屈當代指。舍明公其誰。特山澤未敢深言耳。時事日異月新。聞之可怖。若使去君子已甚之行。化小人未形之惡。何至披猖至此。向來當路諸公。不得不任其責也。

答許渥老（議淮兌）

舊淮撫蘇公。奏請回空倉。免守凍。淮兌雖出一時權宜。將來恐爲永例。兩臺喻意。索公呈。不索公書。以公書不便入疏也。收兌之設。向來移軍以就倉。豈能裝米以就軍。但管倉以內。豈能管倉以外。今收之於倉。而運之於淮。是兌役而兼北運之半矣。民弱軍強。有何法度。可以彈壓。米多船少。有何錢糧。可以僱募。客船相戒不入。有何巧妙。可以招徠。風波何以搭救。指壞何以抵償。守候何以脫卸。盤纏何以借貸。偷竊何以稽查。爭鬪何以排解。舟薄何以重載。重載何以過閘。非惟糧長無此千手千眼。卽縣大夫亦不能人人遙制。有此千百億化身也。欲通反成。

擠軋欲快反致羈遲其大不便於漕者如此惟有查回空趕回空不得隨處耽延故作守凍此淮撫遣官遣牌之事也公中之公也撥回空不撥守凍儘數先下松江船到卽兌此朱雲老尅期尅限之事也雖私亦公也目今糧長之公呈上兩臺士大夫之公書致雲老則事體直捷而委當矣惟老先生裁之

答熊經略

某屏跡空山每讀經略疏牘字字批點行行尋繹如秀才讀舉業相似因嘆曰天地千鑄百鍊生得如此忠孝奇男子有識者當仰承祖宗皇上德意愛惜調護以竟社稷之功而摧殘不遺餘力非特遼人哭京師人哭卽不肖老愚無知爲飲泣不寐不食者數矣古今負屈無如岳少保于少保同時同志之友誰肯慷慨論列剖心瀝血以明之直待鋒鏃平議論定恩典加在國家曾無分毫之益而兩公已先受萬分之苦矣天乎豈獨一台臺困網羅哉不死卽是君恩人心卽是天意伏願平氣愼言靜需緩急宣召更有進者以素患難之學問參了生死之工

夫四大非真。寸陰可惜。福堂之內。恐不當作尋常擲過也。迂叟報知。不喜以兒女語進。別有手書清明曲一卷。附呈博笑。

答某公

往從沈令君處。始通起居。嗣後屏跡荒山。削影城市。一味如退堂老僧。不敢以無情寒暄。相聒于名公大人。非忍有遐心也。令侄洒凡至。始悉動定。且聞有關中新命。百倍喜躍。所恨熊經略抵死一年。匹馬不入。卽古趙充國李牧守邊河異。無端筆舌。摧此金湯。可恨可恨。經略大章法。全在懷柔西虜。以離東酋。今綱紐一弛。將東西連衡而起。千瘡百孔。左支右吾。及至此而復思用熊公。晚矣。明公爲國是憤懣。又不獨在聲應氣求之間也。令侄彬彬德矩。故是宗雷素心中人。把臂數日。彌覺異趣。惜此中館穀。半爲有力先得之。白口推穀。卒無善地。仰負遠托。惟有慚惶耳。

與孫三府

嬌鳥濃花。空山增黛。明公褰幃問俗。或可乘閒一訪野人。第上下禮絕。而茅容草蔬。丈人雞黍。又不敢以獻。故逡巡待耳。適讀扇頭詩。奇雋清真。色香味俱絕。此大曆以來正始音也。手書飛動。深於古法。玄宰卷。得明公麈筆數語。便令烟雲拂拂。從十指間出。若非當行家。不敢浪求也。不肖拙腕。何能塗抹。謹如台命。粗完箋扇。正如見疥駱駝。令人欲噉耳。

復某丈

某山澤之癯。不足比于作者。忽承以二尊人傳見屬。詞旨酸楚。讀之戚戚心動。當此堅冰怒風。漉泥蒹草。雞骨無多。鵠血垂盡。門下之仁孝何如。而忍辭之也。第小緩時日。具草請正。倘先得志狀見示。沾膏借馥。亦可爲免顛之一助耳。望之望之。

與朱平涵相公

憂餉當先憂兵。清兵方可清餉。此真實富強語。時平作僧。有事爲勇將殺賊。亦真實誓願語。快哉。非弟知之而誰也。京師地震。則臣道不寧。江南地震。則吳越大水。今七月水勢未消。暴

雨數下。十路九斷。十室九空。粟價翔踊。無可告貸。枵腹之飢民。橫目之悍卒。能坐而待死乎。幸而得生者。有救荒宰相在。則明公是也。有救荒宰相之門生在。則撫臺周公祖也。今萬姓嗷嗷。不敢十分奢望。止求查三十六年荒例。按而行之。而漕折帶徵。尤爲用恩喫緊第一義。諒明公必不引桑梓爲嫌。大司農必不援軍興藉口。此東南百姓呼吸存亡之秋。故特撰荒政一篇。奉塵台覽。蓋實腹正以實邊。救荒卽以救亂。倘蒙採擇。未必非人事補天之一助也。

答汪介如

讀倚劍亭草。想見先生之春容閒曠。胸中無一點事。故筆端無一點塵。恨不草屨相從。抵掌于石鼎松風之側。而以老怯出門。未曾親經至人棒喝。終是空山磕睡漢耳。邇來鄉飲溷雜。幾類播間。謀者荐者。皆以孔方爲政。先生此箋。堤防世教不淺。弟有數語。頗覺傷時。乃知迅雷疾霆。不如和風甘雨多矣。謹錄呈覽。敢附同心。幸惟咲而置之。

答汪比部

尊嚴朱門蓬戶。咏歌不輟聲。正如深山道士。衣草茹菌。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近集就粹。已章一生苦心。此後便可登山掘藥。以希難老之助。某幸未死。猶能負琴腰笛。覓於倚劍亭前耳。昔老泉嘉祐集。皆以子瞻子由暴於人間。明公昆季。正其人其時矣。國朝有熱密。無寒審。凍餒并迫。慘於鑊邪。乞明公特疏上請。倘獲愈允。廣天子之好生。益尊嚴之上壽。其爲功德如何哉。望之。

答潘公

東坡云。中年以後。何事不有。先荆之變。非衰老所堪。近始得孫。不見舍飴大母。念之不覺。悽然。李叢長編。北盟錄。宋遺民錄。弟未有藏本。曾虎臣能改齋漫錄。爲潘安期借去。五六年。已作泥牛下海矣。聞明公整齊宋史。一洗胡元穢筆。大是快事。此后凡有宋遼金元說部。當粘之壁間。四面購訪。而弟則架上寥寥。皆行秘書之餘。唾殘瀋耳。

復卓令君

鄙儒硜硜。雖盈盈一水。不敢荷衣蕙帶。以謁蘭臺之室。正恐類于山人遊客耳。門戶紛囂。獨閩中無黨。今時局稍更。乃知明公立於四虛之地。非有定識者。不能以此衆正倡。國家實受其福矣。

答趙二府（時陞宗人府經歷）

明公爲郡司農。釜可生魚。羅可張雀。嘗與夏君言之。而今且已矣。時局一新。使人咋指。大老幾空。將相屬之誰氏。人才偏枯於門戶。善用衆乃良相也。兵餉糜費於軍興。善用寡乃良將也。明公袖手而坐局旁。當必有權輿宿具於度內者。恨不能抵掌一快談耳。

答湖州朱相公（時天啓丙寅）

明公解相印。正在斜風猛雨危湍駭浪之時。把柁收篷。氣力百倍。古云。負天下之望者。求退良難。今溫旨放還。尊以元輔。非廉潔忠誠。何以得此異數乎。今士大夫不特昏頭昏腦。僵頭僵腦。且將國家事。弄得癡頭癡腦。無頭無腦。若使君子不爲已甚。小人不與作緣。何至披猖至

此屈指救時豪傑。惟明公一人足以兼之。其如鳳覽不下。龍潛不出。奈何哉。南都宗伯。度故人推挽居多。若到任。卽請引年。不至落惡少年描畫手。弟感懷有詩云。急流勇退賢哉。二直諒多聞益者三。蓋以明公望思老也。附此博笑。

答杭州聞子將

兩度得手書。詞旨嫻秀。把玩不釋手。須溪九種書。洗發后學眼目。惜其父子不載史。俟冗過檢攷之。此公讀書甚幽。跡甚潛。知人論世。吾輩后死者之責。若其玄解。識者自能點頭領會。不復切切也。謹具稿請正。乞以楷字梓之。行草非古。乃邇來惡札惡習耳。左傳久闕筆。恐不能作敘。世說妙在敘事如畫。不止微言冷語。若老莊林註却俗。刪之快人。而老氏註尤帶學究村氣。讀之想當作噁也。舍親張昂之令廬陵。乞寄一部示彼。轉索未見之書。或須溪有緣。借力縣大夫窮搜力購。鄭浹濼訪書之法。因人而求。因地而求。正此類矣。弟老作赴應僧語。何堪災棗。時事日異月新。使人浩嘆。弟昔年寄書楊淇園公。君子去其已甚之行。小人化其未形之惡。不

幸今且驗矣。思老彥直俱已還。相戒爲申屠蟠。無爲楊惲也。

答鎮江莊五修先生

弟老不出山。僅從遊納遊客。訊有道起居。諗知魯靈光。巋然獨存。欣慰無比。往甲子地震。地坤道也。臣道也。今上公巨卿。皆入蔚羅。四郡年荒粟踊。此時博得飽食甘眠。覺過無涯之福。况先生杜門靜坐。百不相關。申屠蟠。龐德公。豈必求之漢季哉。弟謹守磨兜堅。差不辱知己。第文逋客債。彌老彌多。轉恨所居之不深不密耳。若妻兒之喪。大限已到。各自分飛。東坡云。人過中年。何事不有。只得理遣之。業埋青山之坎。亦是減塑中事也。承念敢此奉慰。賀公祖屢次見招。行止未定。然不如挽鬚捫膝於綠陰濃處。較是本色。何如。

答潘瓊民

久不見道兄。如慕古人也。世味如嚼蠟。亦復何味。弟屏居山中。猶有不酌客違心語。冲冲往來。頭童齒豁。猶作赴應僧。可憐矣。落羽非異事。第哭孫兒女。痘殤人孰無情。念之恨不能灸。

臂分痛。弟此間屋少蚊多。卽有僧舍爲郡中逢掖諸君借盡。僧攢眉不能却。百方遊說不能去。此在在皆然。微獨峯泖間也。當此奇暑。二兄姑俟秋深。盤礴涼月微颺之前。較是兩便。昔沈石田先生遇雨。傍農莊泊船。老農呵之使去。石田云。我好人也。老農云。豈有好人六月出來。石翁聞之警悟。自此大暑禁足。每云。彼處農師是我導師。敢附一啖。

與楊淇園侍御

明公挂冠神武。祥鳳冥鴻。有識欽嘆。當今風波刺天。虞羅匝地。非特求進難。卽求退尤難。自今以後。策韓蘄王之驪。放林處士之鶴。山北山南。安往而不自適哉。時事極可怖。未敢深言。三年前。某曾云去君子已甚之行。化小人未形之惡。天下尙可爲。今皆反是。不幸而鄙言驗矣。雖識者欲起而救之。無及矣。人才壞於分別門戶四字。兵餉耗於掃穴犁庭四字。此國家第一根本大慮。舍此不圖。而惟疾風暴雨迅雷震霆之是快。朝野寧有太平日耶。知明公閱世憤世。恨不面談以抒罄杞之憂耳。

與周公玉繩

往承先太史垂訪於京口。客歲又數顧于白石山。留連觴咏。神審甚正。議論甚爽。飲噉步武甚健。即使姑布子相之。無一死法。而忽聞游岱之耗。驚悚不可言。某卽欲躬詣。几筵頃且病瘡者月餘。禮六十不越疆而弔。况近七疲曳之杖。不能出籬落十步外者乎。特陳香帛。附瑞徵。兄迺風遙拜而荐之。至于御李識荆之誠。纏綿已久。今未敢以寒暄溷孝思。請俟異日三薰三沐而請教焉。

答游勿礙

某硜硜日坐三家村。正如杜五郎。不會出籬落十步外。卽有四方長者。皆偶從行卷中識其姓名。讀弇州集。得宗謙先生讀閒居詩。得勿礙先生疑節俠。疑高隱。疑祖師禪。而皆未盡其思路之幽微。寄情之閒談。味外味。趣外趣。一似神仙中之詩人。非詩人中之神仙也。弟儻強氣吞餘子。今不得不以代興推卿。俯仰宇宙。同調甚難。何日握麈相難于竹風蓮露之下。大是快

事第不佞老矣。一味作減塑。不願作增塑。尊壘筆硯。皆非意中事。而門下獎飾過情。推而附之。墜而損之。若以爲猶可廁名賢玷壇之末。使人汗且及踵。惟有十重鎧甲障面耳。楊公敍具草。請正。度無足爲重輕。吳鄭兩公皆海內臥龍。尙有搜訪奇才者。當惟力是視。

答杜篔簹城丈

某螻蟻東余山已二十餘年矣。鑿坎一坏。縛茆一把。溝池花木。具體而微。少暇則負鍤于山。濡毫于硯。一生與弟結緣者石耳。近幼安兄新構小莊。頗覺隣近。幾如龐德公望衡瞻宇。悵次公長公。未得團樂觀望。共作桑上桑下之談。然兩公亦何嘗不相對栩栩也。南都滿目佳麗。而無撲面風塵。一樂不騎而輿。二樂形影則棠棣。唱和則壘麈。三樂風波災異。北動南靜。四樂昔之吏隱。在金馬門。今之吏隱。又在金陵矣。弟衰相俱現。世念全灰。旣不能爲五色蠹魚。又不能爲八公雞犬。日手老易。以希苟全。而憤憤仍如故。台丈乃以南陽東山見挑。弟面薄。豈能着十重鎧甲耶。愧死箋格。謹應命。真所謂驚蝴蝶。疥駱駝也。名香珍于鷓斑。冰紗薄于蟬翼。雅意

綢繆感纏心腑。畢公祖書儀領訖。肅具報書。併望轉投申謝。

與顧所建

一顧千金。一諾九鼎。小侯之名徹朝野。不知一言千秋者。真顧先生也。客非虎豹。皆願登龍門。先生橐貧而結客。著書而應客。良苦良苦。郎君以第一補諸生。弭貂吐鳳。具兼之矣。每欲渡江。一候明公。念黨兆已成痼疾。觸喉展足。皆成忌諱。惟山藪漁樵。差足自鈍。目今交遊間。非獨舌有銛。抑且眼有鈇。子將哭世。并哭亦覺爲煩。寓庸二字。真吾師也。先生以爲何如。

與韓鵬南使君

台臺卓異之政。已載去思三碑。度非銓曹則臺省。不謂飛鏃暗矢。頓起一時。公論昧心。此勞臣傑士之所以解體也。不肖每念及此。雖跡跡蒲團。胸中五岳數起。使人慨然。不肖夔伏。余山螺龕鷓巢。差池避世。久已嚙指不作長安書。而常熟友人陳貫之。奇士也。願見明公。真不異韓荆州。某貪此君爲魚鴈。得訊起居。而貫之客錢仍峯所。或得時邀清盼。知名公必不按劍國。

士也。

陳眉公尺牘

一五九

陳眉公尺牘卷之三終

陳眉公尺牘

卷之四

答張扶輿

蒲柳之年承垂記。遠分廉將軍冰俸。佐觴因囑兒曹云。昔戚少保好與弇州太函遊。遊士至今談說之。弟非王汪兩公。而明公之經文緯武。則可以肩隨少保。無愧色。若嚙蘗飲冰。清風透膽。則更當讓一籌。非久登壇。始快公論耳。劉大司馬急才甚於急己。與明公定作函蓋之合。南糧單虛。枵者欲噪。幸相與膝語。預爲調御之。非腐談也。

答河南彭君宣

前者明公突入空山。山叟見之。如單子春之遇管公明。邯鄲淳之遇曹子建。評說混元。區別品物。文彩葩發。枝葉橫生。不覺收聲屏氣。懾服于麈尾之下。但恨清酒不及三升。短燭未跋數寸。振手告別。正與阿閃國一現何異。忽接手翰兼金。讀文遊篇。則飡雪飡霞。披歸莊圖。則載

風載雨。杜少陵拙於畫。吳道子拙于詩。先生其兼之矣。不朽矣。奇暑灼人。蚊雷聚響。留使者數日。了得詩。敍牡丹賦。及李恭人傳。手顫頭暈。且坐且眠。老人衰相。種種出現。餘則三鼓氣竭。未克如命。奈何。朔日禮佛。始悟天聾地啞。爲文昌師。非文昌僕。東坡子試妄言。而我妄聽之。猶帶文人習氣。非道人固蒂深根者也。孟子之辯。不如曾子之唯。曾子之唯。不如曾點之瑟。此味豈忍獨薦。愿與有道共之。

與王東里

明公具哲人之先幾。兼道人之慧眼。凡邇來吉凶變幻。恩仇反覆。皆照破于黃梁枕上。白駒隙中。出處二字。久有定衡。弟何敢勸駕。但廟堂推轂方切。追鋒在門。迫斯可矣。用遼守遼爲正兵。用夷防夷爲奇兵。明公前語。至今尙可作三年之艾。而猶曰擣巢。曰恢復。將誰欺乎。董臣渠適奉漳南之命。此公年少而才老。識高而心下。遠聞紅夷猖獗。未悉情形。全倚明公爲導師。或勦或撫。或應通販。或應禁絕。其中必有委曲機宜。神通方略。乞明公屏人嘔心指授之。自當

如命奉行。藉手以縮吏議。而明公上報國家。下庇桑梓。陰德亦不小矣。幼翔翁。去年臘月。已蟬脫于興化李組修家。後有見之淮上者。若果爾。真地仙也。

與顧繩所

往者爲節母劉太君作傳。藉手以報名賢。弟處空山。無緣作信宿傾晤。幾于老氏所云。至治之世。不相往來者。然一種踈淡滋味。彼此俱耐咀嚼。勝醴交者。萬萬倍矣。明公吏隱六朝佳麗間。火宅冰山。兩不相涉。弟亦日與田庚漁師爲伍。猶恨未深。未密。俟異日錦旋。訪不肖弟於空谷。薰帶荷衣。槃旋於古松流水之下。猶未晚也。

答李蒼岩使君

某屏山澤間。每吟猶龍公白頭青犢。僕僕關門。至今五千言挑動。後來聚訟之口。無乃多事。今復何言。惟願作文昌旁天鰲地啞兩侍兒。庶幾倖免。以此不敢見當代諸名公。而台臺辱損飲冰之俸。何意暮年忽逢知己。但垂鑒過情。惶恐莫知置對。惟有着假面自覆耳。淮兌旣免。

水勢又消。客船南來。布帆無恙。不然。頗爲榷額攢眉。未知所竟。今明公天人協相。可以轉眄而爲咲矣。

答如臯李大生

弟久棄公車文。然于子弟門生間。讀尊作。輒指示之。奉爲導師。已讀偶草。及指樹樓集。使乎仙乎。堂堂大人乎。吾莫得而窺其際矣。弟嘗欲僭定天啓間七才子。如王季重。倪鴻寶。及明公而三。此外鮮四方之交。未敢輕屈一指。願言自愛。裁林代興之權。天將雙手交付明公。山可拔。石可鞭。諸侯王不敢仰視。明公正其人哉。某齒豁頭童。衰相已現。局跡空山。正如壤虫處壤。不復覩域外昭曠之觀。近又見世路崎嶇。將恐將懼。但願守口如餅。不願張口如箕。善乎臯甫士安之論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惜。至矣。聾啞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秋暑小退。尙欲擬少伯答西子書奉寄。未知肯容我作此狡獪否。

答鮑赤城

奉別三載。郡邑騎竹之兒童。憩棠之父老。過鮑祠。思鮑公不啻臺下之思并州也。繡臨河。維比之往時。直指不同。救大災。則一時之司命。管大計。則全省之銓衡。此皆摠攝在台臺。正直忠厚中。節鉞必基于此。人夏久雨。止青幸不及沼。但建祠起議。墳墓屋廬。未見寧日。子大夫調停百姓易。調停朋友難。明公聞之。想當一唉一嘆也。

與李廣霞

翁臺宰如臯。客有謁者。弟以塵甑辭。已權蕪關。客又有謁者。以韓求仲空囊歸辭。仰成清謹澹泊。五年不敢通一書。卽翁臺亦然。蓋彼此心相知。心相體。正不在寒暄數數問耳。茲有故人子吳耳臣。博學高才。曾讀父書。如臯極談翁臺德政。灑灑不去口。願得一御李使君。無異執鞭古人。弟素不敢輕荐一士。而吳君亦非湖海之客。幸翁臺以弟之子視之。曲爲之遊揚培植。何異弟之親承河潤也。

答毛撫臺

前者吳門之變。古今無此病。無此方。亦無此藥。台臺調劑於上下內外呼吸治亂之間。始得收拾元氣正氣。還之朝廷。而醫師之苦。則更有甚於病者之苦。蓋病者尚可疾痛而呼父母。而明公將誰告也。近推司馬。雖未足以報保全士民之陰功。而實可以弛憂勞恐怖之重擔。燈蛾半燼。狐兔含悲。則請暫辭白下。小憩青山。異日展開不諱之鬚眉。酬答太平之聖主。豈云晚乎。大抵門下之士。非訴窮以祈哀。則頌德以求悅。又不然。則多方羶詞以勸駕。而某之所以事二十年。感恩知己者。竊又在彼不在此。亦恃明公急流之勇。知幾之神。或亦有取云爾也。蠅口多青。鳩眼尙赤。但以舉劾復命。而停寢地方人才。易之無譽。正所以無咎耳。明公以爲何如。讀手抄尊敍。不惟文章精凝弘雅。卽書法亦且馳騁晉唐。今何時乎。而猶孜孜經學不去手。造次必於是。昔聞其語。今見之於明公矣。

答李茂嶼

往吳門劉學憲入山。得聞貴陽之詳。此雖天祐忠良。然非真正神龍。豈能生脫虎口。其不

爲張許者幾希矣。特以地方僻左。遂置遠臣勞臣於度外。且又因而謠詠之。此有識所爲扼腕而長嘆也。明公爲金爲玉。皎然已試於海內。海內無事則已。有事豈得舍刀山劍樹之豪傑。而用虛談無當肉食之書生乎。雲臥雖堅。恐追鋒且暮且下矣。某七十老人。以空山爲枯殼。以圖史爲殘涎。土衣草室。不敢問籬落外事。忽蒙封若兄捧書見投。因讀其詩。草無奇草。心有異照。故口有異言。筆有異氣。行且結秀飛英。從明公肩隨而起。不止稱詩壇中跋扈將軍也。適風觸齒痛。潦倒異常。卽信宿對談。未及龐氏桑上桑下之半。然歲寒絺交。自此始矣。

答鎮江賀太尊

大工之役。文武內外。皆蒙不次異恩。先大夫拮据首事。節省金錢百萬計。以忠得謗。以孝子疏辯。僅得昭雪復官。何其遭逢之不辰也。就中無限感慨。恨無子長之筆。委婉摹寫一番。而以屬之七十老人。此某所以踟躕磨毫而未卽報命也。三義一額二聯寫上。不知能爲古人出氣否。

堂堂廟貌面對百千年名山大川快逢一統車書休恨分吳分魏
赫赫神威手提數萬隊風旂雲馬直下九天闔闔但思扶漢扶明

答丹陽姜長源

某五十岩居。搘杖負鋤。日與田庚蘆中人作伴。耳中實聞長源先生。不敢通尺蹠于左右。忽承名賢遠損書貺。垂訊山澤之癯。此侯生所以感恩而莫知矢報也。時事日新。草衣土室。希聞希蟠。正恐神交知己。覲面無緣。今聞與若鶴有絲蘿之雅。則不腆青山。便如長源籬落間物。刻竹吞花。朋雲借月。吾兩人故自有促臂時矣。

答劉方瀛太史

秋仲欲躬詣奉候。適卜山荆之隴。不能扶策出籬落間。深以台履爲念。頃得教。始知瘧病君子。非維摩示疾也。出山雖遲。然熊惠之案。悉付之不見不聞。幸物者之成就明公。亦云巧矣。宜後不宜先。宜靜不宜動。及今日。頗覺鄙言差有意味。鳳凰出而瑞世。嘉平之期。星言夙駕。亦

朝野所熱望也。偶作草堂。忽承遠貺于茅之暇。復得老瓦盆酒資。感注明德。無以爲報。

答馮公

某得御先大夫兩度。皆在金陵。初見鮮華美丈夫。才名烜赫。爲許張兩司成所奇重。再見髮種種矣。稍不良於行。而與彭仙翁比舟連床。談吐練之術甚祕。某幸竊聞一二焉。彼此相期爲楊許碧落之遊。而不虞騎箕前去也。痛哉。某老矣。齒豁頭童。引身剪迹。十九半在空山。卽郡城慶弔。幾類無禮。以此未獲渡江。荐一束芻於先大夫几下。忽承專使專幣。千里惠臨。惓惓懸慕。銘見屬。藉手有道之碑。以代延陵之劍。幸甚。第浙中多上袞巨儒。韓歐大手筆。項背相望于朝野。而某乃牧唱農歌。何能使逝者名世重。得無門下好奇之過耶。幸小寬其期。當呻吟盤薄。宛轉摹寫。以報所知。清白家風。丹青吏蹟。不腆腐毫。故有眼在。四六尊啓。字字淚。亦字字珠。環迴不忍置讀。倉卒不能儷對。口占授使。慚悚萬端。恃使者親見僕困老。又困客焉耳。伏惟三宥而置之。餘容遡風布謝不悉。

答孫公

今朝野推明公第一世家。忠孝廉節。轟雷霆而揭日月。其他衡向之經術。賈陸之文章。迄今未有艾焉。若清簡公錚錚皎皎。尤某生平所願爲執鞭者。况重以遠命惓惓。又屬董侍御爲之道地。藉手一傳。寧忍以不文辭。某乙酉讀書太原。雅蒙文肅公國士之目。丙戌擲青衫耕隴上矣。癸己計典。山澤人不解其詳。頃讀志狀及奏議。始知清簡公之去國甚勁。爭執閣部之職。掌甚大。若傳中微言之。則未暢厥旨。直言之則所傷實多。若浮游其詞。爲左右袒。爲半面粧。則又近于詭對假譎之無行者。皆鄙心所不安。亦台臺正人君子所不取也。故寧違命負荆而請之。明公不敢違心引弓而射。四十年通家之先達。不然。倘海內交遊有口。太原父子有靈。則不佞操何辭以應。塗飾何面目以對。某老矣已矣。惟有稽首返幣遙謝台臺。以付定論。于如椽如矢之筆者。伏惟度外見原。一啖而置之。

答徐玄仗

某五十時。便已買山穿坎。爲容棺之墟。櫛沐風雨。負鍤松杉。少年鸞鶴之志。已付之子虛矣。旁有隙地。布置溝池。點綴菴亭。聊以爲避客挫名計。豈足挂明公耳中。若佳園奇曠。秀甲一方。恨不出入青葱翠微間。爲輞川秀才。爲吾家灌園仲子。當續前詩。以懺疥壁之罪。南華發覆敍。承諭殷勤。况久與蘊公有惠莊夙契。寧忍以拙劣辭。第非濠上。宜覆不宜發也。一啜。

答畢白陽公祖

台臺正席南都。并州舊子弟。本當樞謁堦前。而荏苒遂匝歲餘。尙稽通候。一則揣分不敢溷瀆。一則拙敍未奉報音。頃從杜舍親接到遠書。重覲始知從前魚雁。強半浮沉。卽揆雲之刻。飲冰之俸。猶遲遲道塗間也。竊聞之敝門生吳震元。台臺于政府有公揭而無私書。于津門有節省而無靡耗。荷担願實而不願文。護路願南而不願北。堂堂正氣。惴惴小心。此天留明公以爲社稷計。卽海內有識。亦不得不以此歸重明公。第恐樞衡之召。非久至耳。自來軍興。則疆場之地苦。搜括則財賦之地苦。今東南困荒。困役。困累年宿逋。富者貧。貧者亡。枵腹待盡之民。與

橫眉不逞之輩。所在而有。若得台臺久借東南。爲衆正砥柱。爲半壁金湯。豈非今日之喬白巖哉。某夔蟄空山。杜門杜口。百不與聞。惟日讀中屠蟠袁閔二傳。以待餘年。無可爲明公道者。言外惟有感嘆耳。

答劉碧山代巡

台臺立朝。以正直忠厚爲先。巡方以淡泊寧靜爲主。非特今之吉人。抑亦古大臣之風格也。并州舊子弟。每挑不佞而招之曰。劉公祖。龍門咫尺。盍往登乎。某亟止之云。吾儕寧行行避。聽無爲三匝繞鵲。寧使訝其不來。無令厭其不去。以此未敢少展通候之誠。而明公書貺先施。出自意表。王公韋布。兩無愧心。亦無愧色矣。謹此薰沐稽首以謝。百忍敍一篇。附呈請正。

答蔡義徵

先生冒奇暑。破危浪。挂帆二千里。訪某於白石山。某木彊人。何足以裨先生。則有口誦心服。奉爲吾道司南而已。夫以先生之才。學識兼長。卽置之天祿石渠。豈不甚稱。而屢困經生言。

使識者有慳駒筭鳳之嘆。然先生未五十。尙壯年也。古有公孫弘陳金甫。近有焦漪翁。而又何憂於蔡先生。先生姑堅忍以畢場屋之伎倆。逢年適時。志敏意得。得以爲我所欲爲。此亦司馬顯橋馬周濯足之秋也。而請無事游。卽游鮮所遇。卽遇鮮有能盡先生之奇者。自來好人不容出頭。好事不容到頭。卽邇來上卿巨袞皆然。容白衣之山人。黃衫之豪士。握塵搖扇于蓮花幕下乎。已矣。王公之不下士久矣。弟以此不敢結客。亦不敢荐客。客至者濁酒枯魚。少傾彼我。而後別。閉門閉口。入密入深。蓋五十知命。便已負錘穿坎。爲容棺之墟。而况頭童齒豁。飾巾待盡。其無意於人間世可知也。昨適吐瀉。暫憩鄉居。失迓台駕。俟少健。當專詣以快千秋談。正史序扇頭詩奉正。

答浙江撫臺張華東

天下太平矣。偶向孤山籠墜驢。一笑卽杭嚴公不使聞之。况敢以賤姓名唐突蓮花幕下乎。明公樓船出汛。文武將吏。躡矢褰韉。迎於道左者。如堵墻。顧獨風聞野叟出游。特遣從者捧

書幣渡江而來。氣象從容。此亦綸巾羽扇之一斑也。感激感服。

答金公

張余老歸。具詢台履如意。欣慰異常。昔盧生夢覺邯鄲。且豁然得道。况明公褫秩償金。幾入刀俎鼎鑊間。召還故吾魂魄。至人不死。何快如之。要非十分金剛堅忍力。不至此。劉元城。胸睡如雷。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古來艱險百折中。勘破無限假英雄。亦鍛鍊出一二真鐵漢。今復見之于明公矣。頃堯舜當陽。雪讒埋獄者。牘滿闕下。明公以事關僚友。不願爲智囊。願爲括囊。抑何其深長而有餘味也。老坡云。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此百尺竿頭語。亦紅爐點雪語。且忍字之外。不別有逍遙游乎。明公姑置長源伊川兩先生。相與尋希夷。于墜驛坡上。拍手大笑。歌舞天下太平。樂不樂也。

答陳五鉉觀察

曩承遠訪。不衫不履。似狷似狂。遽然出于談咲聲氣之表。自後間隔。無緣通數行書。念之

耿耿適承使者捧札入山。分我冰俸。不意王公布衣交。尙存一線于天壤。感嘆久之。細閱宦蹟。如砌晒塲。甦貧役。恤車戶。運凍糧。修城葺署。挖溝建橋。皆節省中利濟。精細中強直。而總之繇裁革公費陋規。始清人之所不能清。然後能任人之所不能任。窮搜鼠穴。力抗貂璫。皆此故也。乃知在職言職。在職盡職。儘有無限衛軍國積功德處。舍是不圖。而紛紛于門戶時局之間。墨守輸攻。掉弄不已。此連環鎖鴛鴦劫也。其亦未聞陳先生之爲戶曹郎乎。西湖足了公事。下車之初。決不敢首謁故人。爲四方游客嚆矢。匹夫鏗鏗。張方伯王杭嚴可質也。

答王公

自來國家全副財力。悉用之于遼東。士大夫全副精神。又悉用之于門戶。今虜困雲中。塘報隔絕。賴有活堯舜在上。決無大虞。因此告棘一番。使皇上留心邊事。如世宗。而少年浮氣者。不至侈口倡爲恢復之議。借外憂以銷內憂。未必非聖明之福耳。調停二字。豈能禍宋。止謂其夾雜用人故也。而不知其妙在於停。停久則堯清。堯清然後可以增減五味。若一羹而衆手爲

政是名爲攪。不名爲調。今願諸公停。不願諸公攪。台臺聞此。想當噴飯一笑也。

答徐公玄扈

明公清真奧博。翕集大慮。雖在衡門。負公輔之望久矣。年來借此緡書。正恐捉鼻不免耳。陸文定九十外。常患頭暈。氣有餘卽是火。此壽徵。非病也。某槁林澤間。非耕耘破硯。則洗發頑山。一生與石有緣。此外惟杜五郎行境。不足爲巨公道也。春來風雨。花事支離。卽令坦尙未着屐奉訪。俟少晴。斫筍鱸魚。邀作茆堂夜話。不令日日噉齏齋寺也。

答郭章發父母

承惠報書。惓惓垂意山澤。此王公大人未始有也。山居覆閱論語。竊味危行言遜四字。言旣遜矣。行豈危哉。意者臨深履薄之危。卽是安身立命之着。此解然乎。唐元鎔家貧力學。有斷齏書粥餘風。文采雋麗。偶落遺珠。素感國士之知。并援并州子弟之誼。不覺飛鳥投懷。惟台臺憐而植之。片言吹噓。便生羽毛矣。

與青浦鄭公

霖雨連綿。饑民愁嘆。目前惟合圩大朋車。尙可車戽。然非奉鈞牌。則衆心不一。衆力不齊。若得佃戶出力。田主出錢。台臺親標硃筆。嚴督低鄉。或不時小舟躬臨勸諭。雖大潦不至。甚災。此急則治標之說也。華上窪下之田。割分青浦。受病又深。明公長圩化短。大圩化小。告示不啻三令五申。而無奈蠢蠢之民。因循徼倖。至此。嗟何及矣。租米錢糧。日難一日。所恃明公拯溺。甚于杞人之憂天耳。

答王修微

空山中自修道人飛至。便成洞府。何必處處鸞鶴。山山蕙蘭。乃稱世外也。別時黯慘。使人不能返視。黃蘆白蒂。孤鴈嚴霜。峭帆之下。幸爾無恙。昨夢秋月如規。游氛散盡。曉謂侍兒曰。此夢可祥。已得手書。迫呼二三韻士視之。驚嘆其奇絕。天女散花。今見其人矣。梅花爛熳。度在二月初旬。能舞棹諧此。請諾否。先期一報。煮雪相待衡門之下也。

答南京張可大

自吳閩望見塵蓋。此後僅于翰墨尺牘間相通。氣蓋風調。不啻延津雙劍也。明公屢握重鎮。橐中貧薄。與寒書生等。只此廉將軍。正可當一面。風百曹。而明公絕無效鳳樞駒之嘆。其識卓矣。思昔戚元敬。猶與王汪兩司馬唱和。武略文謨。至今鏗耀人耳目。明公獨吟獨賞。而弟輩又不能荷衣薰帶。坐蓮花幕中。相與塵尾論難。此亦吾兩人小恨事也。

答東里

明公前后兩牘。侃侃數百言。真活命丹。造國手也。以澹泊寧靜之人品。出之以正直忠厚之奏章。有識者讀之。使人不得不服其眼力。識力。膽力。筆力。此皆一無所爲而爲。豈望今日要典哉。中行本于獨復。戰勝不願求肥。自古哲人。往往自正人中撥轉出來。其惟明公乎。甲子朝事始芽。劉芳老貽書見詢。弟應之曰。諸君子宜靜不宜動。宜后不宜先。宜憂不宜喜。往再三年。不幸小驗。明公有于熙豐元祐之兩不合者。此亦可以定出處之權度矣。龍惟潛故神。鳳惟不

下故威。與其出受時流之推轂。無寧退守至人之括囊。行行且止。觀變相時。明公試以爲可。不可也。六月廿六日。夏繩老一病遂亡。細檢遺囊。卽寒衣折絮。付之質庫中。貧不能殮。殮不能葬。卽兩親尙在淺土。可憐哉。

答丁宗伯

老公祖再訪空山。眞如壽星過度。不當作尋常看過也。至人辭榮如膩。鬼神所知。但恐地震火災之后。舉朝震驚。此疏卽上。未必遂得請。子路救人辭金。夫子嘆曰。后世不復有救人者矣。當事者得無以此見格乎。

答謝象三使君

明公巍科高第。乃不願爲木天貴人。又不願爲衡文使者。着無爭之棋。乘獨後之馬。神識何恬。而地位又何卓也。道路有口鼎鑄有耳。銓諫一路。定當虛席以待。明公大丈夫。豈論目前之小屈伸乎。今天下無地不難。無官不難。獨明公恢办練川。綽有餘地。調劇之報。譬之兒方乳。

而奪之母。老稚嗷嗷。攀留無計。可念也。近者部文加賦一事。竊嘗考之舊牒。從平米上加。則所出少。從田上每畝加。則所出多。乞明公酌定。請之道院。倘得允從。其亦救民水火之一策乎。非止爲練川德政碑地也。

答劉公方瀛

明公望隱韓范。心同園綺。味老氏之止足。援哲人之知幾。未嘗一日而戀神武門也。俟大兄策名賢書。明公或可斟酌進止。但張翰有云。負天下之望者。求退良難。正恐未容酣臥耳。弟在山日簡道書。不欲通姓氏于蓮花幕中。忽承遠箋。情益親而貺益重。未省老夷門報恩在何時何地也。別諭小照顧言藉手。擬筆百餘言。不獨使明公撚髭捧腹。卽後世讀之者。如見雲臺烟閣間人物。豈不快耶。

與王公還澠

去冬大雪中。飲胡頭。今復披裘擁爐矣。歲叙一遷。獨聞新天子神明異常。事事親自裁決。

吾曹一片青山。居然無恙。尚可作擊壤老翁。若明公文章建白。播在朝聽。且晚賜環以襄。出否開泰之新政。舍豪傑將誰往哉。楚中譚友夏發解。士林皆爲額手。獨鍾先生全集。未行人間。不識可搜刻殘斷。以代伯道兒否。秦碑甚多。強半作武后塔材。曾見姜輔奏疏。言之可嘆。乞法眼擇其尤者。見寄數番。眞草堂一段吉光錦也。

答青浦鄭公

某草木餘齡。仰承垂記。特賜贈言。一字一明月珠也。何以報之。楊斗樞一疏。奉旨平和。或聖明留此獨奮雷霆之斷。亦未可知。敷政優優。當是佳兆。譬如立春矣。而猶有餘寒。立秋矣。而猶有餘熱。造化且然。而况朝事乎。向來尊東。不敢當文舉之年。若出山奉送。則類遠公之過扁谿橋矣。

答鄭公澹石

朝天之車。日近一日。新報亦日近一日。此行真讀活通鑑也。得教快甚。但獨斷出之聖大

子安靜聽之諸君子則華山老人便可大咲墜騾矣。

答李思然分司

聖明之主。輔之以相。濁亂之後。救之以清。如明公之清。非小廉曲謹者可雁行也。鄒滕定變。而不暴其功。鹽局脂肪。而不染其膩。進無傲色。退無怨言。名實俱孚。心跡雙潔。世眼憤憤。或咲以爲愚。或嘲以爲矯。而明公苦節彌甘。卽妻子童僕。皆有安貧樂道之色。此當于古名臣中求之。豈淺夫俗士可得而涯涘哉。分宜墨江陵橫。猶有請劔牽裙者。頃權璫虐餒。薰天網羅。匝地頌功德。建生祠。幾同左衽。賴聖主中興。一洗乾坤日月。屢奉聖諭。惓惓以起用。褒恤爲先務。今冬春隔歲。而會議杳然。其何辭以答聖明。以慰天下之望。時事如此。良可慨然。則台臺困頓鹽車之中。沉滯積薪之下。又無足怪矣。

答李大生

弟正七十矣。方以虛生爲慚。勞生爲苦。今幸聖天子乘乾開泰。權璫伏法。皆出人鮮甕鬼。

門關而授之義黃世界。太史公謂漢文之世。黎民新出湯火。老人嬉游市中。如小兒狀。某得無類是乎。山中菽竹移花。泥土撲面。而使者賣杖頭渡江來。急展壽言讀之。清真蕭散。生動飛揚。直是龐德公。徐洪客。可與語此。弟何人何福。而能消之。惟傳播交游。藏示子姓。如天上赤文綠字。而已。皇上好讀史。事事臨摹古人。卜相金甌。機老首膺特簡。聞命之日。遠近馳賀者。收書不收禮。清之一字。允合帝心。明公有道有見。度與此老必多函蓋之合。蓋潔品正相類耳。辟彊兄詩文中。真滾地獅猊。弟已怖而腦裂。尊撰西子書。實天下奇作。少伯有知。且當結舌。弟豈敢望作秦吉了乎。

與張燦衡侍御

竊聞君臣一線精神。全恃章奏。向來太冗長。非所以愛吾君也。太穢褻。非所以敬吾君也。部覆耽延。詔書挂壁。非所以畏吾君也。頃奉旨。奏疏限千字。題覆限十日。似已爲聖明冷眼。覷破矣。能以日清月朗之手。寓于風行雷厲之中。獨明公一人耳。友人萬一龍。其詩品人品。某之

師非某之友也。謹以其集呈覽。此兄家甚貧。自負甚不淺。倘以并州部民而與進之。服闋補官。得就五斗。不至同侪儒爭長。安飢餓。此明公之厚造于文人者也。後房蘭玉。必且叢生。幸明公便示。以慰老稚之望。

答王道觀使君

某七十老矣。日向蝸殼燕窠中。洗破硯。撥殘編。佃文自活。遠視松江漁父。大有愧色。台臺何所取而辱存之。授以琅函冰俸。獎飾不可當。回環再三。幾欲穴地而入矣。明公經術人品。冠冕士林。豈特省元第一。不置之芸閣蓬山。而置之斗大邑。然積功累行。許旌陽何人也。異日朝拜官。而夕奏疏。趙清獻又何人也。頃聖天子當陽。非時召對。初欲廓清羣穢。繼欲整刷積弛。直將付部覆。付會議。不痛不癢之世界。用倒倉法一番。明公忠孝填胸。得無聞而色動乎。借筮畫。笏度兩三年。彈指間耳。狂風怒號。濱江海而處者。漂沒無算。此天變非人事也。獨崑山焚抄更烈。此舉出於君則正。出于民則邪。出于朝廷則治。出于鄉邦則亂。手不可使滑。膽不可使大。漸

不可使長亦主張世道者之隱憂也。明公以爲然否。

答畢白陽司空

往承垂念山澤故人。遠寄奏議冰俸。卽欲修謝。以展感激之誠。會中外告密。雖有魚雁。不敢逗入網中。頃皇上以堯舜之聖明。兼漢宣之綜核。簡天下第一端人。以爲衆正倡。海內欣欣更生矣。兵餉告殫。災傷疊見。鼓噪則用法難。賑貸則用恩難。緩之則邊鄙之枵腹而號難。迫之則郡縣之洗手而炊難。所恃吾君吾相無豐亨豫大之侈心。有愛養撙節之實意。台臺雖爲手足關情。皇上決不舍股肱腹心而別有他屬也。忠孝填膺。精神滿腹。樞衡重任。虛席以待。明公豈久煩于簿書錢穀間乎。南郵頗便。幸慰好音。

答沈雲升侍御

往聽繡朝天。不及出山一送。兩承翰惠。何其惓惓于山澤故人也。強弱多寡之論。極切中府疑機。頃邊報甚急。聞者張皇。弟謂堯舜在上。決保無虞。此賊孤軍深入。糧草不敷。水土不服。

地利不諳。步步皆兵家所忌。若堂堂天朝。援兵則有增無減。發餉則有速無遲。聲勢日益張。膽力日益壯。自然操必勝長勝之局。但不可輕敵輕戰。一味列火炮以待之。掘暗塹以陷之。設水草以誘之。款插會以離之。結彘顏二衛以疑之。賊其能久盤踞于內地乎。入援之兵。須要紀律分明。何以使之不逃不捨。守城之兵。須要調御有方。何以使之不擾不譁。男女號哭。何以使之入貨物擁軋。何以使之進。奸細何以盤詰。漕船何以護持。專備薊州通州。何以使山海無疎虞。專旨調將調兵。何以使各邊無單弱。宜先請皇上特發勅諭。曉示中外。而諸公相與盡心盡力。而籌畫之。卽有跳梁不足平矣。多難興邦。殷憂啓聖。自此警策一番。比之數番召對。更覺得力。抖擻門戶之空言。講求富強之實用。未必非天之所以祐聖明也。弟所謂決保無虞者。此也。明公以爲然。乞聞之機翁相公何如。

答潮州沈公

明公經綸滿腹。特召樞府。以紓聖天子東顧之憂。此行非尋常。功成上賞。使令郎繫繫而

拜金紫之榮。方許入山談道。當炊黍於邯鄲枕邊奉待也。目今催督漕糧。急於星火。而曾無一言及於護糧者。護糧莫如仍設淮上總兵。此成祖舊制。非比新添一萬漕船。每船漕卒十人。便有十萬現成兵矣。漕卒自帶行糧。便有十萬現成糧矣。晝耀旌旗。夜懸燈火。兵將相習。金鼓相聞。皆倚淮總爲扼要呼吸之樞機。因轉漕而策練兵。一利也。軍聲遠震。使北虜莫敢南侵。焚劫二利也。旣防飢民。又防他寇。三利也。彈壓南北線索俱通。四利也。猝有不幸。緩急可應。五利也。先朝董以名將。集以重師。又制龍袍船。置進鮮船。歲歲月月。驛絡往來不絕。就中皆有深意。吾曹亦未敢深言耳。此事須南北司馬司農。及南北巡撫。淮撫。默默商量。復還總鎮舊制。不動聲色。而措中原于太山之安。今日專恃明公。主持提衡其間。報君衛國。無急于此矣。其微細委曲。乞於過淮之時。暫停三四日。細細咨詢而斟酌之。勝於募驍勇。算加餉。儲火藥。尤萬萬也。况十萬漕卒之中。元有豪傑。元備火器。步步皆可練爲精銳。人人皆可仗爲指臂。之相使明公。乞與同志謀之。卽召對。入言于明主。而無諱。又何疑矣。草莽之言。惶悚惶悚。謹陳一得之愚。并謝台。

貶之辱。據案手書。仰惟台宥。

答張石霖公祖

臺下解郡後。善人君子不勝去後之思。茲且謀所爲俎豆不朽者。蓋去莠正以養苗。剪棘正以護蘭。其肅括人所見。消弭人所不見。而久則始覺有餘味。有陰功耳。吳人好訛好亂。一見於無錫。再見於常熟。三見於蘇州。當事者調停百端。始正三尺。目前急則治標。惟孔明張乖厓治蜀之法。厥疾用瘳。此有識所盼于明公之節鉞東南也。至于心事洞達。所謂奴隸亦知其清明。大廉大俠。有交情。有公道。又不待言矣。某七十得孫。萬事已足。此外一味閉門杜口。以希却病扶老之術。思老近得彭仙翁。朝昏聚膝。頗覺聞所未聞。夏彝仲試其服氣之旨。靈效異常。此翁玄學如海。真不能望洋而窺矣。明公籌邊髮白。報國心丹。鍊金鍾玉而外。更當思攝生一着。若天賜重來。此翁猶是雲間寓公。正可握麈相對。企予望之。豈勝翹首。

答張上馬毅仲

某衰病下劣。日與農師漁丈人爲羣。不敢齒及風雅二字。卽小有撰述。如沈夢溪云。退處山澤。更絕過從。所與談者。惟筆硯而已。不意明公好奇太過。札貺先施。屬以糠粃之導。神交知己。宇宙寥寥。撰數言。以候斤削。明公主盟文苑。吳兒輻輳龍門。不異衆魚之曝鱗。點額某老怯道路。近結茗帚菴。蒔嘉蔬。種修竹。遠望軒後寒山。如在肘下。又以飲冰俸錢。多市村醪。從黃肥紫。壯中細嚼。寥吟好詩。頗觀受用太奢。恨不得明公過此。共享黑甜白醉之樂也。

答鎮江賀太尊

久欲躬詣候謝。實以傳稿更易三四。不得如意。蓋專言冬官非事。非傳體。若尋常描寫。則此事節省最多。蒙譏最柱。台臺抗章追辨。始復原官。其孝思又最苦。若欲慷慨發揮一番。則時局頗礙。措詞更難。爲此屢執筆而攢眉者久之。聞長公夙疾俱瘳。欣慰欣慰。卽彭仙翁亦云。若能自醫自病。豈必問藥師醫王哉。陶隱居云。寧爲才鬼。勝作頑仙。故以名其廬。要之處此世界。不論朝野是非。不涉人倫臧否。一味以老頑應之。安知非法。但恐頑不透耳。

答錢兵尊

承台諭。東南華其外而枯其中。管仲所謂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慾多而民心躁。今民力凋敝。不敢躁。不能躁。病在士大夫好廣田宅。豪者封釘扛擡。庸者因循苟且。絕不肯講求賦役。爲桑梓計。爲子孫計耳。明公謂錢糧窟穴多。因頭緒多。頭緒多。因經賦之不定也。若定經賦。先查原額。後查增額。又查增後之減額。歷歷分明。如指諸掌。部文濶徵。可以爭執。奸胥飛灑。可以搜求。此賦法也。錢糧止五字。曰催得好。曰收得好。曰解得好。曰放得好。曰存留得好。而又于五項之中。分官戶。分民戶。分荒區。分熟區。分完。分欠。分新。分舊。分緩。分急。而要領盡在是矣。此役法也。愚嘗謂縉紳講道學。不如實實講賦役。當道清詞訟。不如細細清賦役。真裕國愛民。江南財藪之第一義也。近敝鄉臺省土賦煩役重之疏。錢相公二書。徐撫臺茹侍御二敍。三大役及義田冊。俱奉台覽。大抵嘉湖事例。無不役之田。無不田之役。小民朋里排則可。朋布解北運收屯大役則不可。官冊優免外。當大役則可。當里排則不可。何也。官冊而當里排。付之子弟。則

執袴付之童僕則侵逃。北均田均甲之議。錢相公所不喜。傅會也。顧氏義田四萬。乃華亭獨有。遼餉乃天下所同。議者欲移田抵餉。貼賦而不貼役。此顧氏所不肯。捐役人所不肯。讓而亦郡縣所不能從也。三縣最苦者布解。糙糧之收兌。白糧之北運。八萬之收銀。今鄭父母處置得宜。大約化有爲無。化重爲輕。擇團戶閭戶而編里排。則催辦易。散客册故宦册而編新役。則疊困甦。諸如此類。華倡之而上。青傲之。民其更生乎。其他如水利。則修圩岸。開吳淞。而水旱無虞矣。禁賭博。禁鹽販。禁捕快之養盜。而內盜衰滅矣。禁沿海富家之通寇。而外寇衰滅矣。兵糧如期。派付官弁何有鼓噪之患。錢糧當堂散給。役人何有扣除之例。布解以銀足爲主。北運收兌以米足爲主。不容搶收除串。不容包攬甘兌。何有遲滯艱阻之虞。今郡縣砥礪同心。鄉城鼓舞悅服。而又幸清通。同要如台臺者。彈壓調停于上。賦役之頭緒提明。則東南之太平可望。蓋天祚吾吳。而賜之周文襄也。承下問。謹據芻蕘一得之言。餘惟仰體清嚴。仍前疎遠。幸賜台亮。

答錢二府

台臺勞冗異常。極爲懸念。卽有種種願請教者。寧疎無親。寧冷無熱。庶幾得全上下之交耳。上海編審之役。恩少怨多。審一年以應目前之催辦。留九年以待後令之主張。妥帖無過於此。但浙信震隣。台駕未免巡海一番。以示振刷。若喫緊處。應以保甲之法行之。大戶。大戶行之。小戶。以及樵戶。漁戶。細編姓名。互相覺察。若有容留面生可疑輩爲奸細者。擒獲前來。審問端的。如法重處。不許因而生事。蔓及無辜。以開詐端。若官兵置之沿海。則寥寥無多。置之要害地方。則金鼓旗幟。火藥。實實虛虛。亦可以張軍聲而耀武備。不知散糧果能如期否。糧不足。果能撮借挪移否。惟台臺裁之。

答錢君復

在三之義。擬于君親。文中子十五爲人師。弟子將相。白首不敢廢北而禮。若云以老就師。貧就仕。自待既輕。則上官待之亦不甚重。今兄年壯志潔。有廉頑起懦之風。不惜生平火力。陶鑄得二三頂天立地豪傑出來。其功實在督學使大司成上。卽吾松魏公驥。孫公鼎。真榜樣也。

望之望之。

答范公

弟山居。惟有逋士逸民。時相往還。每詢台履于渡江來者。徵得近况。東坡云。人至中年。何事不有。西河太愁。東門太達。惟折衷于兩公之間。差足排解。若緣此堅臥如昔。今何時乎。主聖時清。荇牆旁午。選曹方欲料理。明公以爲衆正之倡。但君平棄世。仲子灌園。故輦上未敢啓齒耳。竊嘗嘆皇上以廉潔望人。欲其清也。以担当望人。欲其任也。以公平望之。欲其和也。而諸君獨清于門戶。獨任于門戶。獨不和于門戶。雖堯舜奈之何哉。幸而強與弱爭。則弱者勝。數十人與一人爭。則一人勝。龍性難馴。領珠亦不易得。太阿大柄。正在聖人把握中。有君如此。明公起而應之。提出真是真非之本心。挽回不痛不癢之世界。非明公又誰望焉。

答冒宗起進士

往開南宮之報。抃而起舞。世不乏進士。喜宗起豪傑爲進士耳。讀萬里吟。快哉大王之風。

胸無留事。筆無留行。非目前子墨家所能夢見。顧僕更有進此者。昔耿天臺見勵菴方少司空。司空意色不及。但問一大行曰。孔明襄陽人也。而居南陽者何。其人不能答。方司空曰。南陽四方人物所自出之地。孔明爲延攬英雄故耳。君官大行。無爲登山臨水。作賦吟詩。錯過半生。所至宜搜訪一二人物。以備國家緩急之用。天臺聽其言有味。稍更端請曰。愚生初脫草茅。先生何以教我。方司空厲聲直視曰。誰家進士。是胎裏帶來的。說初脫草茅便甚麼。天臺公此時言下自省。自謂一生受用不盡。今敢以奉聞。吾丈能笑而點首以受他山之石乎。

答方且心公祖

台臺遺愛碑。至今樹于五達之衢。往來鍾界者。輒指爲伯夷。顧盼不忍去。人實有心。人實有口。焉可扞也。焉可誣也。某往者堅守匹夫礪礪之義。未敢求謁于秀州明州。俟駕過吳門。或能追隨百里外。一展數年心事。何意風波突起。深山之人。了不知台臺去來踪跡。爲拊心頓足者久之。及見南中拾疏。尤出創聞。以世間必不能忍之垢。與必不能堪之冤。加于絕不能堪之

正人君子亦蠅止棘。赤舌燒城。此詩人有投畀之嘆。冥司置泥犁之獄。非特爲聽讒者設。亦正爲巧于造單者設也。某每遇海內氣誼人。輒爲台臺再三叫屈。而鄉袞尤最負不平。三代之直。卽六月之霜也。豈待讀台臺之初刻。而始信隨夷之非溷哉。刻中發李卓吾一段。痛快異常。此老有知。自當吞刀刮腸于九原之下。卓老不能傷黃叔度。彼譖人何能傷方大夫乎。老僧負禪林疏來。略題數語。第吳人妄費而慳。勸之檀施。如着靴上壁。若何。

答吳觀察

美酒速而無味。積薪高而先焚。功名之間。無論挺險走捷者。令人泚顏。卽隨牒平進。無災無難。以至公卿。英雄所不爲也。明公僅以外官失儀。而得嚴譴。此彪虎張吻磨牙之破頰耳。若使此逆猶生。網羅彌天坑窞匝地。豈容明公瘦行硬坐于空山之中。喫一頓安閒茶飯乎。非人鮮甕。則鬼門關矣。今幸而不死。非從容著書。則慷慨論列天下事。此天留馬周以待唐文皇特未逢皇上召對耳。夫半吞半吐之言語。豈能支吾好問好察之聖明。而提出透心透膽之辨才。

乃可挽回不痛不癢之世界。吳先生真其人哉。宰相守令一編。真當今內外第一藥石。漢名二千石。皆拜丞相。宋丞相出守。如寇萊公之知大名。杜正獻之知乾州。夫人不練習朝事。出不練習民事。而責以理盤錯。備顧問。是臨病覓方。臨方購藥也。亘古今無是理也。刻完。幸多寄數函。以貽同志。弟今年正七十二矣。盼望知己。報効何時。第聞之東坡云。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敢以此爲中丞節鉞之助。

答方太尊修郡志

儒引山澤之分。涇涇不入公庭者。二十餘年矣。伏承太公祖五馬臨門。雙魚折柬。惓惓以郡乘俯詢鄙儒。此布衣累世而不獲一遇者也。敢不吐誠以復明問。松志自顧文僖修後。如徐文貞陸文定之上公篤老。踟躕四顧。謙讓未遑。非直待時。正欲待名世大有力人。主張于其上耳。今台臺慨然以斯文廢興名教是非爲己任。若使士大夫仰體德意。黽勉同心。豈至日復日。歲復歲。委百年之禮樂于草莽乎哉。上海志成于王屋張公。張公三十年以後易續也。青浦志。

成于洪洲王公王公三十年以後易續也。獨華亭自正德壬申以迄崇禎戊辰。百十有六年矣。若爲不朽計。請先開局於華亭。而後始及於上青。蓋青浦之父母初來上海之父母未至。獨鄭侯下車已久。恢恢乎綽有餘才。筆挾風霜。令奔雷電。鄭侯不修。而欲望華志之創修。無日矣。華志不修。而欲望上青之並修。又無日矣。志書中分門別類之外。又有倭變之戰守。吳淞之開濬。青浦之分割。顧氏之義田。辛酉戊子戊申之大災荒。皆關繫華亭不小。或取諸案牘。或取諸碑版。或取諸條載。郡檄之邑。邑檄之民間。文移不勝其往復。歲月不覺其耽延。第諸君子袖手閣筆以待而已。故責成于邑。一便也。顧文僖以大宗伯秉筆。其引用諸書。僅五十七種而止。今竊生寒士。所藏幾何。購書則窮於五技。借書則拒以四痴。若邑大夫宛轉訪求。卽零星故實。尙可立致。故責成于邑。一便也。華本附郭。若博士。若鄉先生。以及孝廉茂才。鄭侯皆已耳而目之矣。孰宜土田賦役。孰宜水利兵防。孰宜山水鹽屯。孰宜壇壝寺觀。孰宜庠序。孰宜文。孰宜研勘人物。妍媸良楛。人鏡皎然。故責成于邑。固一便也。供餼筆札。抄寫梨棗。勢不得獨資郡費。故責成于

邑又一便也。志未就，台臺催督之，親臨之，不特亟問亟餽慰勞之，志已就，台臺與同寅諸公再加損益之，潤飾之，而尤嚴于鄉賢名宦二項，遠則走牘于輦轂，近則採評于鄉邦，發單之下，親註可否，衆論同者登，異者汰，在諸君既無私毀私譽之誚，在當事亦無知我罪我之嫌，非惟口協而心服，抑且事逸而功倍矣。大抵開局，邑事也，發單，邑事也，儲圖史備使令，邑事也，羅名流于幕下，邑事也，華有成例，上青隨而做焉，三邑分曹，台臺則大總裁矣，職要職詳，後手先手，幕年之內，不將遙觀厥成乎？識者又謂合郡之重典當博謀，合郡之縉紳，合郡之縉紳當公舉，合郡之文學，非某區區一人所得而私相推轂者也。某七旬有二，老而善忘矣，某之少也，尚不如人，况兩目花生，四支木彊，豈堪旅進旅退于衣冠之後，半作半輟于筆研之間乎？仰祈太公祖垂憫衰殘，置之局外，不爲而爲，無用而用，一得之芻蕘，未必不少助百年之桑梓也。爾知報恩，訖于此矣。

答何無咎先生

往甲午過訪。娓娓皆吉德長者之言。詩文固蒂深根。又具有力大人之相。不必問姑布子。卿望而知其身名俱泰。非浮游猥薄兒所能夢見也。恨老矣。無能走掃先生之門。忽勤手教。反覆讀之。宛然王微蕭大園牘也。飲酒十首。宛然陶處士白居易詩也。坐客見之。抄寫贊揚。幾于穎禿。弟卽裝爲一長卷。從長松修竹間。朗讀一過。病以之代藥石。寂寞以之代鼓吹。北窗高枕。時以之代顏氏瓢。曾點瑟。子孫寶之。以代紀之。甌鄒之瓚。無施而非無咎。先生之鬚眉面目也。汲古堂出自手選。大言小言。毫髮無遺憾。極欲發皇一番。以報知己。會有修郡志之役。當事督促。瘡痍繼之。不得不草草成篇。并昭文公壽文寄上。正如逡巡酒。頃刻花出于藍縷。風道人則可。若置之。鳴玉履珠諸君子之前。皆譏呵嘲罵。唉其草野。不擠而出之門戟以外。幸矣。山水老筆紛披。奇峯突兀。荆關以後。罕見其儔。董思翁咄咄駭爲勁敵。伯生欽之輩。久赴玉樓之召。伯達右肢不仁。食酒如故。長白未曾舉雄。山居被盜。今半存者。隱囊酒搶類耳。弟長男在城。次男在村。僅一孫六歲。但解持竿逐鳥雀。明歲受書。今句讀猶未上口也。總之。天際真人。山中宰相。

覺無咎先生獨得其全。造物豈有私哉。蓋亦有耳鳴之德焉。小物獻芹。不勝神往。

寄張公

台臺節鉞之望。震于朝野。企予望之。以撐東南半壁。不謂宅憂。假息六月。當此時不舉。仙翁闕奕。亦不學樵子爛柯。杞嫠之感。付之山水清音。真天際真人。山中宰相也。道路修阻。未能磨鏡束芻。詣拜几筵。特附香帛。迺風而荐之。

答馮君爾赤

從來志銘。有生平不識一面。而揣摩點綴。畢竟形神不相親。弟屬先公小友之末。重以行狀行實。排纂精詳。卓然良史。故得藉手報命。而未能重開生面。則鼠技有限故也。董思老延彭仙翁至此一月餘。灼然如鮮華最少年。語次先公纏綿不去口。非久削跡深山野。客青鞋不踏人間塵矣。

答馮君次牧

尊公傳。我生兄敦迫。久已屬草。卽轉示同志。大叫快絕。非特爲豪士解嘲。卽置之曲部中。亦是一段方便佳話。不至如蜀時酒禁也。朔日風饕雨虐。大地震動。草木偃。村廬仆。天益堂左右無恙乎。弟當爾時。惟有堅坐。駒睡。俄且天品日明。浩然高華之氣自在。大約妙在一忍故耳。弟每欲刻孝經。徧行坊間。學究句讀。必此始。而以六朝來孝經。具報附於後。勝蒙養重性多矣。幸吾丈亟成之。虞卿林衣集。敍幸附不朽。當今少年之論太尖薄。老輩之論太苛嚴。至虞卿無間矣。吾丈題詞。一似始皇走石鞭驅山峯。弟且望而色怖。非衰朽所能置一詞也。

答王貞美

萊州被圍。膠州貧弱。空城逃出。將誰與守。弟日夜爲兄懸念。卽令郎未曾一面。蓋無暇入山也。忽接手教。真類烽火家書。而且種種惠及老人。萬死一生之餘。整暇如此。其必能辦賊可知。以張許之精忠。而兼劉穆之章孝寬之才調。若使當事虛心聽兄。實心用兄。東省豈足平哉。今重圍已久。而欲就招撫下策。孫俞二中丞已誤。豈堪再誤。皇上之決不肯撫。如奴酋決不容。

款一也。誰敢擔當。誰敢出頭。先倡此議。蓋借撫以待援兵之圍集。則可。而專靠撫以爲定亂之奇謀。決不可。且調援亦何容易乎。猾者遲回不前。悍者喧囂求餉。輕則脫巾。重則露刃。徒費糧餉。徒費調停。吾兄請撤營兵。川兵一味以糾集土著之義勇爲主。進可戰。退可守。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此不易之上着也。擒叛兵。擒劇盜。或間或伏。或設招募之法。使之自投網羅。既除腹心之疾。又剪肘腋之奸。此不測之神算也。但詳味東省造禍之端。初則多募遼兵。而不知訓練。既則欲遣散遼兵。而不知駕馭。又其後假稱有部文有道牌。并欲搜逐數年來安心樂業之遼民。而公行劫掠奸淫之計。此風一聞。逼之叛。逼之逃。逼之通謀。逼之入夥。而况文移之批語。動曰遼賊遼賊。動曰遼黨遼黨。則無賴之奸徒。誰不乘機煽詐。無知之小人。誰不到處動搖。訛上傳訛。亂復增亂。東省何時而定乎。竊謂遼兵遼民。宜分開兩項。遼兵聽之廟議。而遼民可設法就撫也。亂首脅從。亦宜分開兩項。亂首聽之廟議。而脅從亦可設法就撫也。脅從赦宥。則亂首之勢自孤。遼民安插。則遼兵招亡。誘叛之勢亦孤。安危大局。計無出于此者。乞居兄告之。當道并

告之京輦諸公何如。若一味苟且，以就招安養癰之策，叛服在其手中，征罰不出朝廷。唐宋元末季之流禍，可爲寒心。古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豈有堂堂天朝坐視其劫獄劫庫，殺官殺吏，殺百姓，而出一撫字，愚盜賊，并以自愚哉。羣龍滿朝，必有以處此矣。適久旱得雨，兩窗草草奉答，莫知所云亮之。

答江中立

弟今年政七十有三矣。頭童齒豁，不敢出籬落十步外。至于筆硯之役，幾於搏虎逐兔。尤非老子所堪。業謝絕久矣。捧讀著作十種，可以督世，可以救世，可以玩世，可以出世，可以傳世。不意桑榆晚照，忽視雲霞麗天。轉示坐客門生，咄咄吁駭。嘆未曾有。昔者龐士元弱冠，走二千里，往見司馬德操，惜哉弟非其時也。無緣繫絆芒鞋，叩清來子洞門而請焉。惟藉手韻言小叙，請正。以代懷中一瓣香耳。徐使君勁節稜稜，內精明而外柔順，羽翼上下，多所補益。若置之言路，卓然稱殿虎人龍，決不至有君無臣，有召無對也。叙稿近苦瘡瘍，多訛多落，更勅善書者爲

弟藏拙何如

答米友石

東坡云。有人經患難。死中得活。抵三十年修行。此言良有味。明公實允蹈之。讀尊撰正宮調。正可付紫綃黃衫歌之。喚人間無限醉夢兒。共證阿羅漢果。追錄雖且晚自天。而下不妨借樂府說法也。竊聞革卦後繼之以震。震卦後繼之以艮。艮者止也。今聖主乘乾清時開泰。以停爲調。以艮處震。而天下永永太平矣。其俟明公乎。眉生詩畫。如天女散花手。黃姑織錦機。冉冉從七夕入山來。大是奇特。但弟草衣薰帶。無能爲輕重。而思翁以老謝。以暑辭。永明師所謂木人見花鳥也。一啖一啖。

答馮次牧

我生至。讀試卷。鳳窠內無凡鳥。天孫織錦機。無人間刀尺。今於公家父子亦然。錢仲舉詩。文筆頭有眼。舌頭有膽。跌宕橫溢。旁無人。上下無九天九地。不謂遊作騎箕之遊。然亦足以傳。

矣。獨羅高君富有日新。未及讀其遺稿。此君不死。則吾丈後死者之責。望之望之。天益堂以次牧勝。不以鄒嘉賓十萬贊勝。大抵山人無以遊名山。居無以園名。惟不衫不履。不置混沌鬚眉。既能免俗。又復節費。吾丈恨未入苕霅菴中。方知眉道人一似三家村十字港漁莊樵舍也。偃松支離。高臥空谷。請題臥龍。何如梅花如霞。適與故人觴咏其間。我生索報良苦。倉卒數言。來惠已付酒家矣。修微墮生而心活。次牧乃更欲使置疑家於山陰道上乎。一笑。

答秦虞卿

今海內能言之流。朝宗吳楚。至于肅肅誰誰。有典有則。決當屬之。而東諸君子。如秦先生者。尤王良造父之御師也。弟鄙儒也。小免爲駝神虫。爲蚕。海內如斯甚衆。豈能與先生法埤倉雅。齊驅並駕乎哉。至以猶龍氏見推。不覺泚頰。司命君云。爲道者常淵淡。以獨處栖神以遊閒。今弟非緇非素。非狷非狂。耳目廣用。聲氣雜役。肉人居山學道。了無交涉。飲牛高士。祝雞老翁。望望然吐而去之。吾先生乃尙以爲可教乎。第當此橫流之世。下簾讀易。以代淵冰。則先生之

發覆與靈真高秀等也

答紹興太守許方谷

張爾舍使者風饕雪虐時入山授以瑤簫重之冰俸種種皆可辟寒已與二三友人展讀于梅花晴雪之下又香又艷又清又綺不覺躍入許使君冰壺中快爽不可言喻讀竟題數行作叙蒼蒼莽莽恐季重王使君見之笑其才盡耳

陳眉公尺牘卷之四終

陳眉公尺牘

卷之五

答錢抑之太史

自吾兄天蜚輒有索書求見者弟堅謝之山澤老人不當通輦下之信非分當爾卽懶性亦爾爾也賴兄眼中有照膽鏡手中有降魔杵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客不如少一客耳承諭讀書無暇此時豈能終日終夜鑽破故紙堆中嘗記得少謁徐文貞云學而時習之何義對以不敢文貞云如國家有荒事卽就荒時查考荒事如有兵事卽就兵時查考兵事如有大禮大獄亦然此真所謂時習也至今佩服此言受用不盡又有因文見送者如送贈河南撫按何事是急如送陝西撫按何事是急卽此類推自然研究得切考據得真正如夏買葛冬買裘畢竟比平時買裘買葛不同若國軸之變幻家鄉之紛拏且端坐冷眼觀之俠客之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者英雄險而聖賢穩也若置身靜穩中卽鬼神造化

奈何不得。况目前餘子哉。

與唐抑所太史

故鄉旱潦如循環然。弟有天幸。得脫于玄武朱雀之腹。異哉陳郎。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焦矣。但往歲禾頭短于鼻頸。今年田壤斥如龜文。東郭半頃。不復如曩時。以足下且有東方之飢。而僕安得索侏儒之飽也。息躬荒園。隱居教授。自是小河汾。第以此身宅于貞人烈女之地。未免按轡徐行。不能恣縱耳。老父明年七十矣。欲徵兄之文爲壽。弟涼德無他長。願我翁之婆娑鄉社。晚年所甘。舍肉而菴。是人所難。今人浮慕足下之清華。而笑吾黨之隱操。請兄一言掃人。足下文高獲選。弟不心空及第乎。足下歌朱鴈。僕不盟白鷗乎。足下擁天鹿著書。弟不據虎皮談易乎。足下侍玉皇案。僕不禮綉佛齋乎。足下披五色宮錦。弟不掛四時裘衲乎。足下高車。僕不高枕乎。足下千鍾五鼎。春秋饋享。僕不有雞豚之逮親存乎。與兄比權量力。較雌對雄。此足以壽我翁矣。兄讀之。得無擊卓噴飯。笑我爲不知漢大也。海孺君乃足下之故師。伯子以三

寸舌爲弟子師。凜凜有志節。今來矣。仰視足下爲古人。幸勿令此君炊玉餐桂。因鬼見帝。

上王相公救荒書

近來天變異常。淫雨累月。自五月端午前。以今六月既望。大浸稽天矣。詢知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于旱。而今歲之水。有甚于嘉靖四十年辛酉之時何者。蘇松偏處東南。地勢卑下。號爲澤國。旱尙可醫。水則難療。姑無論田事。卽如旱魃之年。屋廬不至塌毀。圩岸不必增修。雜作經營。可以易米而食。雜草伐木。可以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河。出門卽雨。鄰里不相往來。水火若或斷絕。披簑戴笠。備添衣食。奔走之勞。忍濕受飢。漸釀疾病死亡之禍。此水之害。所以甚于旱也。辛酉以前。催科尙緩。風俗尙儉。民戶尙實。水勢尙殺。今則朝廷之會計。無年不增。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風雨之惡聲。無刻不鬧。此今日之水。有加于嘉靖四十年之時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擊舟楫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留工本而救餘喘。今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卽使天色漸晴。而苗根已腐矣。卽欲播

穀復政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東鄉之花荳。花荳化爲朽枝矣。所恃者諸鄉之瓜菜。瓜菜沒于草莽矣。獨有堤岸一事。男女老幼。以其日夜合併之力。或可恃爲僥倖數日之謀。而淫雨不休。泥土易敗。築于此。潰于彼矣。成于尺。敗于丈矣。况西北大風。不時起發。太湖苔雪之水。滔滔東下。頃刻之間。頓至沒腫。則尙安有毫髮之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如使旱潦節調。風雨時適。則百姓猶得偷其耒耜桔槔之暇。以從事于絲枲杼軸之間。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非出戽田水。則守築河堤。赤足垢體。惟恐不及。尙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尙安從易薪米乎。薪米無所能出。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爲丐。強者不爲盜乎。盜賊四散。有司不三尺乎。三尺相約。進退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願乎。此言之可懼。可驚者也。爲今之計。聖君賢相。以蠲租爲第二義。而以賑貸爲第一策。則嗷嗷枵腹之徒。哀哀露處之衆。或可少恃以無恐。而勉強支吾。以俟朝廷破格之恩例耳。今先生手握調燮之權。耳熟桑梓之變。必至臥不貼席。食不知味。豈有以天下爲一家。而不以蘇松爲同室者哉。今兩臺具疏請題。其恩賜在聖君。

而其調停委曲。則在閣下。若少緩時日。聖誕長封在邇。地方災異。疏不得上。如待聖誕開屆而後發旨。則會計已定。民心愈急。恐非百萬生靈。所以千里而號于父母者也。某近投影鄉村。目擊斯苦。故無忘忌諱。爲先生陳之。幸急圖所以上挽天變。而下救民窮者。幸甚。

上徐中丞救荒書

讀書山中。守分不敢輕謁。經月積雨。水沒秧苗。不獨爲生靈苦。而先爲司農苦。不暇爲司農苦。而先爲師臺苦。師臺當上下交迫之時。在飢民不能使之枵腹而飽。在主計又不能與之空口而爭。千難萬難。何可言喻。但水災實狀。已核見聞。而道路喧傳。又滿朝聽報災之疏。非止百姓望之。卽京師士大夫亦望之矣。不審師臺有荒疏見示否。向年吳中不熟。全恃湖廣江西。今一聞吳下水報。彼處先已遏糴。此販商之所以空返。而米價之所以日踴也。米踊則富者閉廩。只待價昂。貧者望門無從借貸。田主不肯出資本。以急救佃戶。佃戶亦不肯出死力。以車救田水。目前有民窮盜起之禍患。冬間又有以荒作熟之錢糧。將來更不知費老師幾斗心血耳。

懇乞師臺行文江西湖廣及淮揚撫按。遏糴之禁一弛。則吳越之米自賤。此通融救飢目前至急第一先手也。師臺既有荒疏。又有隣省通糴文書。鬼神執簿而奏上帝。非太師母福壽之一助哉。但疾痛困苦之詞。描寫得十分着忙。僅博得廟堂五分動聽。况今視三十六年八九矣。師臺限田所以救未然。報荒所以救已然。想今日台慈必先有_○天之請。決不使昔人專美于前也。

復陶太守救荒書

伏承分賜冰俸。出自特典。感切莫知。願報目前百物踊貴。而米尤甚。大約禁搶第一。平價次之。蓋此曹胆不可使大。手不可使滑。若始則搶店家。繼則及典戶。又繼則及縉紳。末流之漸。必至于此。此起于榜帖街衢。克期聚衆。衆之所聚。勢難禁遏。遠近効尤。遂指以爲輿情。爲公憤。而實二三橫民。爲之首倡耳。往年董事。良可寒心。伏乞大張告示。專禁搶奪。則人情不至張皇。此近憂。亦遠慮也。又竊計松郡之人。鄉人耕種者居其七。經營生理者居其三。游手無賴者不

及一分之半。若有田之家。照管佃戶。佃戶種田一畝者。借與工米五升。及冬同租還納。此皆舊例。原非創設。特以近日米貴。并工本亦不肯借。而緩急無可告。臺示曉諭。則佃戶可以藉口詣門。而田主可以委曲應付。是十分中之鄉人。已救七分。其餘經營生理者。不難生活也。又有各報積米大戶者。徒增刁民索詐之端。無益于事。吾松錢糧有官甲。爲貴者而設有囤戶。爲富者而設。其田畝載在書冊籍。一一可查。按冊有田千畝者。糶米一百石。有田五百畝者。糶米五十石。平糶及于富貴大家。而不及零星碎戶。似亦法之可行。示之必從者也。又正月爲農月。爲癩月。古人有洒掃囹圄。洗滌枷杻者。伏乞行文三縣。清理獄囚。造冊繳報。既可生全民命。又可挽回天和。亮台臺仁同覆載。必切如傷。謹此稽首以請。且復明問之及。

答嘉定胡中尊

頽曆知春。分俸知飽。蓋歲受明德者兩度矣。引分山糶。不敢造謝。以瀕庭鶴。乃蒙明府百冗中。猶記存布衣故人。此何等高誼也。貴治花租已荒。米價又踴。幸留朝天子轍。活此窮民。但

彼處好訟好逋。古人有卽押告狀之人。先查錢糧完欠。然後准狀。此于催科之中。寓息訟之意。不知可行否。若吳淞者。蘇州諸邑之下流。松江諸邑之上流也。北曰婁江。南曰東江。卽黃浦中。曰吳淞江。三江敞口。以受西來太湖之水。使之入海。其形如乾卦三爻相似。今吳淞久涸。如乾少中爻。故蘇松上下二流皆噴咽奔潰。而水患不可救矣。獨嘉定借流吳淞。不惟病澇。而且病旱。地方凋弊。實坐于此。今雖有開濬之議。而頗類無米之炊。仁人在上。何以策之。

答嘉善康中尊

不肖某諸生時。爲公車詞賦所窘。今老矣。身心性命之根蒂。懵如也。獨利濟一念。似有微竅。每勸諸大家置田贍族。積穀救荒。當戊申大浸稽天。嘗奉當事檄。分督婁。方四十里。頗覺沾洽。縣大夫至。老稚合掌謝。每人各散糧二斗。某曰。此糧雖到家。而未能到口。大夫曰。何故。某曰。尙欲負米贖取犂鋤農具耳。大夫不覺泫然淚下。郡縣儲蓄以救飢民。縉紳儲蓄以救貧族。此利濟第一義。若蒙吳先生蕭結寒士耳。捐魚沼。縮口食。不得已而又出募穀之疏。此豈分毫

有市義市名之心哉。無爲而爲。此心可以告祖宗格上帝。而昌子孫矣。明公委題數言。喜躍不
忍辭。非久呈稿請教。嘉善窪下。經旬霖雨。便成水災。防禦水災。無如修築低鄉圩岸。今農工未
興。上乘天時。下乘地利。而明公時駕輕舟。往來督率。少借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和具備矣。圩岸
爲本。積穀爲標。邑無流亡。官無逆賦。此又明公推廣蒙吳先生之意。自家而國者也。若芻蕘可
採。亟賜舉行。第付之衙官衙役。則生事矣。請質于魏錢兩公。何如。

答朱平涵

明公澹泊寧靜。豈有意爲黑頭公。而中途被命。恩數非常。雖有兄弟手足之喪。宜效君臣
腹心之報。例辭不允。迫斯可矣。國事如下碁。原無預策勝負之理。首揆正如當局。亞相正類旁
觀。多言不可。坐觀成敗亦不可。惟擇其吃緊一着。最有關係者。略點示之。非特大服當局者之
心。而碁有轉危爲安之處。此明公入相事也。明公清如水。能洗刷世界。直如矢。能剖判世界。鄉
愿求媚。不能媚難悅之君子。小人好動。不能動不爲己甚之仲尼。清到底。直到底。將來書帕之

陋規調停之故套。轟轟烈烈洗刷剖判一番。以此報君父報朋友。原還數十年前窮翰林本來面目。異日作史與伯夷楊綰同傳。明公眞其人哉。其一聞台鉉之報。喜躍異常。自分布衣懸絕。不敢通稱賀書。乃明公先施札貺。勤勤下問于故人。此豈忍以世俗常情報者。故因明公之清風直道。而略申數語奉復。知不以山澤攢也。吳興妖言煽亂。精明搜討。不可無杜公寬大收拾。不可無方公水火相濟甘苦一也。思老彈冠。不啻身承之。皈依甚切。想有別啓專謝。茲不敢贅。

答某經略

某屏跡空山。每讀經略疏牘。字字批點。行行尋繹。如秀才讀舉業相似。因嘆曰。天地千鑄百鍊。生得如此忠孝奇男子。有識者當仰承祖宗皇上德意。愛惜調護。以竟社稷之功。而摧殘不遺餘力。非特遼人哭。京師人哭。卽不肖老愚無知爲飲泣不寐不食者數矣。古今負屈無如岳少保。于少保同時同志之友。誰肯慷慨論列。剖心瀝血以明之。直待鋒鏃平。議論定。恩典加。在國家會無分毫之益。而兩公已先受萬分之苦矣。天乎。豈獨一台臺困網羅哉。不死卽是君。

恩人心卽是天意。伏願平氣慎言。靜霽緩急。宣召更有進者。以素患難之學問。忝了生死之工夫。四大非真。寸陰可惜。福堂之內。恐不當作尋常擲過也。迂叟報知。不喜以兒女語進。別有手書清明曲一卷。附呈博笑。臨楮曷勝神馳之至。

與郁季雅

往別時。以爲復有竟歲之盟。忽得信。爲陳大夫掖之而去。丈夫鬚眉落地時。便以此身同長矢往矣。豈若鹿豕終日相聚。足下萬里之翮。而爲六月之息。長卿四壁。足下四壁都盡。便須尋一變更。雀之化蛤也。劍之化飛龍也。英雄雌伏。而化爲九天九地也。大都醯雞秋蟲。則終止甕灶間耳。足下之腹笥五經。乃竟老于蒹葭。不問陳大夫一吐氣。寧何之乎。且廣中雖古炎州。乃皇岡芙蓉。及九成臺。皆供足下落日長嘯。昔坡仙謫居彼中。身負瓦石築居。壁中而足下讀書官署。卷簾隱几。不廢臥游。方之東坡。又得殊勝。且時以筆花。而吐池塘春草之句。卽瘴烟蠻霧。亦當爲足下一開滌耳。弟以野鷗之性。暫居人間。如寒蟬潛螻。相似每思足下曠俗之歌。恨

不能縮地徙山與足下焚柏子。擊竹葉消之。適捧遠札。斐然復面。古詩備美。具見記存。以足下一瓣香。迎清風讀之。不覺煩暑之頓澆也。敬謝承別諭。謹刺心膈。當爲足下圖之。使者督報良迫。未能廢和來美。愧與汗俱。

東項東齋

臺下暫返東山。朝常如沸。乃知諍臣論。金人箴。當參而用之。中涓方取精于螭蚌。而言路猶角勝于蠻觸。非得臺下真君子者。以正直輔忠厚。以中立當雷同。滔滔東逝之波。孰挽之哉。某伏螻寒蟬。與世耗轉遯。且昔年佩服闡然之訓。輒欲山冠田衣。自放于松麋蘋鷗之末。以是感恩負知如臺下。未遑通咫尺書。乃辱以千里而勤。以翰言。可謂黼黻烟霞。丹青泉石。某何人斯。辱此非分。倘得藉邀寵靈。蠶鹽麥飯。不至作無父男子。便可酬報萬一鞭策之私。至于拂芸簡。登蘭臺。非特拙劣所不敢聞。抑亦北山猿鶴之所嘲也。新歲竹窗試香。啜墨。宛如對冰壺。使者倉皇敬報空函。祇有慚絕。外偶錄鄙言一卷。敬呈台覽。伏惟進而教之。庶幾海內知王公大

人之于布衣。原有道義一脈耳。臨楮馳戀。

東項楚東

初堅客戒。如棘籬護笋。正與韻士相隔絕。柳花如霰。鴛鴦倦飛。小閣褰帷。殘爐尚燼。此時恨不與吾丈太碧共之。二詩正如小兒塗鴉。不堪一笑。差有米家雲山。少能懺垢耳。詩懷奉將。比季雅作老僧見紅綃馬上俊少年也。并望轉致。

東米子華

前以一束生芻拜太夫人。前愧登堂之晚。后慚命駕之遲。乃四顧蕭然。苔花綉壁。落葉滿門。人爲酸鼻。顧弟且爲足下頓足加敬。古所謂蓬蒿三徑。居然名士風者。正爲足下發耳。足下詩本性情。絕不作當今塗神畫鬼面目。乃就李不知有米先生何也。且無論足下。卽秋潭一沙彌。彥平方叔兩縫掖。俱寂寂如木鐘石鼓。大雅凋傷。烟霞冷落。一至于此。僕爲老親浮沉人間。旣似在縲之鷹。復如鬪穴之鼠。思得清涼閒散如兄者。相與以一鉢米。一盃茗破之。亦了不可。

得。况海氛雜沓。吾輩泄泄與蜂蟬燕雀爭尺寸之安。何以堪之。

答楊侍御

計部文弱公入山見訪。言笑風度。宛然明公也。明發玄宰與幼度自上海至。相與袒坐老藤濃陰中。涼風豁達。快不可言。但恨團圞無多日耳。頃讀壙記哀詞。又悔小傳書寫未盡。然孤忠孤憤。現于筆端矣。文弱奉差南來。計欲少清一二。以佐目前之急。第催督舊逋。埋勢所不能辦也。手扳折腰。體面所不肯徇也。駐劄地主。供應所不樂留也。一味以虛套迎。以空冊送。大要內而戶兵。以頑鈍應經略。外而當事。以頑鈍應部差。如此情形光景。使先太公有知。非大笑。則大哭。天下事莫可措手矣。奈何哉。奈何哉。

答錢仲舉

承寄麗囑集。友人索之如玉如殺。幸劉孟眉見貽。二部急者先應。而無奈其不給也。嘉賈忽至。大副所請。波斯胡已上珍珠船矣。尊集骨騰肉飽。采串英飛。出之以堂堂正正。運之以怪

怪奇奇。無論智愚賢不肖。稽首龍門。皈依牛耳。其無思不服宜也。自來東事。改郡縣爲衛鎮。而遼始強。改海運爲折色。而遼始弱。今事難復故。實同創始。台臺披髮纓冠。以救鄉鄰之鬪。其愚不可及也。其功亦不可及也。且由此撤兵還洋。則沿海不至患空虛。停寢召募。則臨歧不生他變。大江南北。實陰庇之。豈特遼左一方。同免于噬臍燃眉而已哉。嘆服嘆服。若淮上總鎮。竊意仍宜添設。汰老弱。宿以重兵。革勳臣。練以名將。協董漕儲。彈壓首尾。此正與海運相爲表裏者。昔孫權渡遼伐敵。度視數千里地勢。直如一線。然今畫地而爲戰守。豈不爲英雄所笑。惟明公亟圖之。

答蕭戶部

堂上有二老。酌水戲花。膝下有兩雄。擘梨分棗。台臺得此。三公不易矣。遼氛以後。羣少年游談無根。如淮南王言漢治則怒。言漢亂則喜。卽此風氣。其憂當更甚于建奴者。僕屏跡空山。彼一時也。不與聖賢講學。此一時也。不與豪傑談兵。寒灰無燄。凍鶴無聲。一味杜口杜門而已。

玄宰近賞此言。盤礴如故。絕不以劫灰之事。着毫許胸中。餘無可爲明公道者。

答吳司理

台臺清與簡靜。事事古人。諸縫掖不敢輕投一趾。輕贄一文。蓋士風之正。實從明公指南。始某蟄藏螻伏。當引分守理。自屏于山澤草野之間。忽飛台札。折節下交。捧讀環回。愧汗浹下。嘗念古之隱者。非避跡夷門。則寄居梁廡。今不狃不狂。有澳面目。故扁舟蓑衲。投太湖山中者。百日矣。複嶺千尋。怒濤百變。松深竹冷。閨寂無人。粗以澡雪悔尤。退藏浮氣。台臺比之徐南州。則俛首不敢置對矣。

與胡大參

往年避跡泖寺。青雀忽來。白鷗欲舞。竹林解帶。祇爲何人。旣清且和。先生眞振古之人豪也。比時冒風暑。不能追陪信宿。上談王伯。下商釣弋。匆匆挂帆。渺如河漢。每讀環山記。先生撫柯擊石。洗盞濯纓。不知誰惠誰魚。誰莊誰蝶。功名蟻戰。毀譽蜩鳴。博不得眞人北窗一夢矣。頃

避暑東洞庭者二月餘。長松限日。飛瀑如雷。盧橋楊梅。餽輒數斗。恨不與先生共之。得教餽極知垂念。雲賓霞友。不戒而孚。異日曳杖。卽不敢爲五可軒上客。亦許作吾家灌園老人否。

答孫子長先生

某遁荒以來。如桃蟲處桃。壤蟲處壤。不知天地日月。忽蒙明公。瑤札冰俸。自天而下。卽蒲團間。不覺心挑耳熱。願得一當神交知己。第又恐涉于詞人游客。爲忍情而止。頃聞開原已陷。卽熊芝老便難下手。蓋北關之不併。賴開原爲擁護。開原之不破。賴鐵嶺李氏家丁爲之犄角。今李氏被疑。開原失守。將北關折入于奴。而東西之虜合矣。如何如何。初清河撫順。特小堡耳。殘壞之後。本宜卽時修築。多宿重兵。以示必不可再犯之勢。乃一味越境搗巢。不知貼防堅守。數萬之師。驅羊就虎。自古豈有如此廟謨。如此邊略也。卽今奴貽朝鮮書。其計甚猾甚巧。聲言入犯。彼將自顧不暇。何暇顧我。我欲救之。則分中國之力。不救則分朝鮮之心。一紙書頗具無限痛痒。而我特泄泄然隨手而應。其何以濟。且大江以北。四月不雨。麥穗焦枯。漕船擁于滿寧。

上下大兵之後。豈堪大荒。祖宗設立淮上總兵。居重御輕。控制南北。正如車中之輪。而不解事者。奏撤之。及今遵制添設。猶可爲中原他日緩急策應。浙中募兵。目前關係頗大。而招揀何法。安頓何地。督領何人。安家行糧何措。就中萬分調停。使此輩不聚不譁。使地方不驚不擾。非明公江左夷吾。又誰望哉。野老杞憂。臨楮不覺迂闊。

答聶巡漕

向來論人才。則分門別戶。論遼事。則掃穴犁庭。何意末流之弊。遂至于斯。明公非但飲醇酒。真所謂憂心如醉也。僕妄意揣摩。天地好生。奴酋好殺。遼人附建州。則無命入山海關。則無門。有不得不死守之勢。彼處山多田少。所掠金帛多而米鹽少。有不得不困之勢。若激遼人以譙遼。歎他虜以制虜。卽此便是省兵。卽此便是省餉。而豈必紛紛召募爲哉。近見浙兵五千。亦不過浙江百姓耳。安家有費。道路有費。若移此費加之遼東之土著。痛痒相關。呼吸相應。用親手護頭目。與借他手護頭目。孰便孰不便乎。旣守遼陽。奴酋必且犯朝鮮。截海運以分我力。客

兵千里而趨。宜置之天津。休其足力。不宜驅之出關。迫之血戰也。長公筆扛九鼎。目營九州。恨不相對雄談。以快彼我。

答王修微

空山中。自修道人飛至。便成洞府。何必處處鸞鶴。山山蕙蘭。乃稱世外也。別時黯慘。使人不能返視。黃蘆白蒂。孤鴈嚴霜。峭帆之下。幸爾無恙。昨夢秋月。如規游氛。散盡曉。謂侍兒曰。此夢可祥。已得手書。迫呼二三韻士。視之。驚嘆其奇絕。天女散花。昔聞其語。今見其人矣。梅花爛熳。度在二月初旬。能舞棹。諧此清諾否。先期一報。煮雪相待。衡門之下也。

與王東里

吳門遣使。京口郵書。明公之于某。真切極矣。某非有胸無心者。實不勝知己之感。頃間拂衣南歸。大爲嘆服。出則調朝廷。父子兄弟之事。歸則調家庭。父子兄弟之事。磊磊落落。忠孝兩全。真人間偉丈夫也。前讀尊疏。尊牘。袞數千言。此正論。此確論。此快論。此又至平至易之論。

卽董狐吳兢。可以藉手執筆矣。明公欲以遼用遼爲正兵。以夷攻夷爲奇兵。反之則釀疆場敗亡之禍。外寢大兵。內寢大獄。遵之則養國家和平之福。夫言豈必多。仁人之言難耳。人豈必衆。仁者之勇難耳。某欲同思老來會。適遭次兒變。目疾又發。策之不前。謹將不腆以獻積忱。咫尺千里。會面何期。言之於悒。

答吳學道

頃沈錢塘以武舉錄見寄。讀台臺後序。反覆陰陽文武離合之間。英辨沸發。新藻羣飛。二百年來無此痛快大文字。此天人師語也。正與門生輩環回玩味。喜見鬚眉。而使者忽賚札。賜叩門至。奇矣奇矣。十年知己。相望三百里內。未通一書。乃蒙明公分俸于人所不知之人。又推轂于人所不知之地。誣飾蚯蚓。冀招神龍。非感死則慚死耳。往輩下有以實錄見挑者。謹謝之。云某不願與鄉袞敍爵。而願與鄉袞敍齒。不能修史。而喜勸諸君讀史。今通鑑多東高閣。故士子全無忠孝之根。水滸亂行肆中。故衣冠竊有猖狂之念。若使先試論策。而後試經。以此爲殿。

最登陟則彼將染指濡首于涑水紫陽以漸及于二十一史反杜撰爲體認補空疎爲精實撥邪蕩爲檢括經正則庶民興史透則名臣出非仗大有力者負之而趨哉時事玄黃殊駭觀聽失小人不與作緣君子不爲己甚何至掀翻震動乃爾要亦不讀黨綱傳及元豐熙寧史書故也明公以爲何如拙稿荒政請裁仇十洲漢宮春曉一卷奉展清玩林梅已落蘇柳未眠函蓋之談卜在何日

答朱先生

雨歇欲放洞庭之棹。適接長箋。如快風走雲。先生胸次。何其浩浩落落也。知天之說。一時狂談。不意與知命尊旨正合。然知天之說。士大夫有安身立命者。皆能之。獨以知天爲知人。作用較是目前要着耳。弟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成字正指行藏而言。行不成其行。藏不成其藏。爲不謀故也。不懼故也。堯舜之兢兢業業而謀者。有十六相。孔子之恂恂而謀者。有七十子。則行藏之局成矣。先生高臥風塵。正是此意。世間胆大脚忙之流。豈能測真人之萬一哉。時

方龍戰，非特飛見難，卽潛亦不易。徐文真相公云：雨時便住晴時出，難道人謀不勝天，請以爲先生謀懼知命之助。文肅答顧涇老書：一味使氣，而辰玉大可笑。此坐不謀不懼故也。有戲代答書，望一示之。四字如命，忍媿塗抹。有試過奇文附上，偶藏了南羽先生布袋佛。玄宰書老坡贊，適在行笥，奉寄供養。一釵明月峯，對愁和尚大笑，尙覺世界猶寬也。

答李本寧

曩老先生杖國之年，欲擬一言奉祝，而繪天圖海，安所措思。以此逡巡，不敢作六合賦耳。若不肖蟪蛄春秋，何足當當世第一大人先生。麗至六言，侈至十二首，字字皆神龍領下珠，亦字字不肖類上泚也。不惟傳誦不已，貽示子孫，卽幸而掛名尊集中，千秋以下，羨慕不肖，爲何如人，可謂真不朽矣。先此遡風遙望，百頓以謝。

答楊學臺

遼左之局大，約虜合則強，離則弱。合則守，離則戰。使之離，不使之合，則機括全乎在欵他。

曾以置建會。楊經略曾爲遼道。萬曆二十二年間。李霖寰定武之役。斬獲頗多。楊亦與賞。大都戰非所長。歟則素習。借關曾牽制此。奴未爲夫策。如往年洮河事。棘議戰者譁然而起。鄭範溪經略西事。亦用此法。惟有羈縻虜王。以離火曾耳。今遼左撻伐。非出將帥而出屬夷。在主帥不宜全掩爲己功。在廟堂亦宜徐責其後効。則兩得之矣。

答馮大參

得報後。日與友人遲候歸信。因伏几嘆曰。清風百世。直道三黜。固也。憐才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如嚴霜。一寒透骨。信哉。玄宰度馮先生。脂車峭帆。行必接浙。某獨曰。先生嶽崎磊落人。也。且以一官爲桑下宿。以一路佳山水爲籬下物。繫絆芒鞋。未知所至。度必不遂返里門。今果然矣。

答許無錫

梁武云。江南卑濕。四十早凋。當梅信更思人定耳。昨惠扇頭。詩畫雙絕。雙絕在深造。無一

非古人使君隱德甚多。此其一也。拙作數篇請正。惠泉屢以口腹累人。幸在君子之交。不煩水懺。笑笑。

答李少參

某蟻伏林澤間。惟孫登草衣。袁閔土室。差了半生。卽明公爲千秋循吏文苑中第一流人。物不敢逡巡求見。交遠游大。某實恥之。古人恥之。友人張博士歸。忽承雲天之翰。何從得此國士遇也。年已知命。無復世懷。台下乃以經世許之。正如土龍致雨。木鳶御風。祇增具眼人破顏微笑耳。以明公建節括蒼。問津名山。完厓山龍湫公案。亦是快事。第吾恆陶輿不百里。管榻不十年。緊絆芒鞋。橫拖拄杖。未審勝緣。當在何日。

與沈懷槎

自武塘別後。無敢以尋常寒暄語奉候。正如野蔬山笋。不宜入長安天廚禁饈。非敢忘之也。雲間掌署。暫借鸞棲。乃檢押招攝。能使嘯笑必愛。履屐相宜。古有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

露才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若懸銓曹一席地。以待賢者。天人交與。心口俱服。舍仁兄誰歸哉。弟五十矣。築壙九峰。世懷多絕。每當花香月白之時。策蹇刺舟。往來空青。頑碧間。便可畢世。茲且大浸格天。無復着我嘯歌處。日杜門束肚。手一編從。蠹魚乞殘。飽耳。遠左之建夷陸梁。江南之財賦。陸沉。轉旋隻手。全仰聖賢豪杰。未審邇來道體。得如意否。小物克勤。小事糊塗。參而用之。非獨康濟一身。亦醫國祕方也。一笑。

上王相公

歲暮捧讀手翰。累累百言。計先生方在病冗中。何以得此。又辱訂以來歲之盟。若寬其罪過。而不忍絕之門牆之外者。思之感戢。以某之不肖。叨侍盛德之傍。兩年以來。教之誨之。飲之食之。亦已至矣。茲者惓惓相勉。又將使之左右朝夕焉。令郎名教中人。也。高明直亮。竊嘗藉之以爲旃檀。而令郎亦集不肖以竹頭木屑之用。心相靡。氣相合也。辭之一字。亦何忍出口。顧不肖敢于方命者。亦自有說。念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穀。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無少慚。偶欲

開家塾聚里中三四生徒爲餬口計。倘舉業之暇。若以禮義廉恥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不肖生平恆心恆產。盡在此舉動。宛然村學究面目。老相公想噴飯滿案也。用此力辭令郎長兄。并謝閣下之命。伏惟台慈。炤原不勝惶恐。

與王罔伯

別後不意雙履留滯吳江間。至今寺中琉璃光耿耿在目。秋來旱鬼相虐。泖河如盎甕之口。田禾半焦。活者皆鬻髮。頭陀髮鬚耳。王先生高臥不干人。只得仰餐明霞。苦食翠柏。若弟侏儒不能索飽。奈何。高什三篇。清風穆如。乃辱使者。匆匆漚轍上來。啣感夙誼。皆歲寒霜色也。長公嘻嘻。顧自鷗鳥。次公婆婆。宛爾兜率。何時得嘯歌。傾我家釀。望之。

上楊學臺

某極蒙明公國士之遇。知己感恩。屈指無兩。自安山澤。不敢通京洛之書。唐突雲霄上。衮前者推轂海內名賢。卽葑菲亦塵啓事。讀之感愧交集。不知老侯生一腔熱血。何日洒報明公。

也不肖買山穿礦業十六年餘。寧復有他念者。若鼓作聲價借隱爲通。天道忌盈。必罰之以奇禍。人情責備。必中之以奇譏。惟置之無咎無譽之地。處之不衫不履之間。則除受大人君子之洪恩多矣。

答趙同知

王公不下士久。不意于旄之重。紆訪委巷中。始知一線布衣交尙在天壤。但無報知地。追憶老侯生。使人愧死。前偶登龍門。可羅雀。今征車前邁。行李蕭然。誰謂近世無范萊蕪。但無當路道眼人。格外物色之耳。承委四筵四箋。遵命塞白。某守硜硜匹夫之介。不敢通輦下書。見東里公。煩致相憶。餘容躬送聲倒。

答某公

吳興新政。殊快人耳。真所謂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此得之士大夫往來之口甚真。非阿也。忽承遠札。重以厚貺。詎意王公布衣交尙在天壤。可勝感切。貴治孤處一隅。目前當

路之線索。新參之舉動。未必朝夕相聞。若以省城郡縣爲腹心。以健足偵探爲耳目。其間不至遲速異同。較是兩便。若要人有交際。不親不疎。巨室有疑獄。不動不變。賴神明照膽鏡中耳。

與某刑部

熱審有例。而寒審無例。饑寒交煎。斃者更速。若兄臺指寫獄囚之苦。特題一疏。遍行天下郡縣。爲朝廷助好生。爲子孫培福德。可乎。屠康僖刑恤一疏。至今布之令甲。在職言職。誰謂目前無好事。今人無古人也。

答沈雨若

吾兄公車之文。沉雄痛快。秀爽神奇。自是百發百中之文。願堅固此願。勿以多病疎。勿以多病厭。勿以詩歌詩人夾雜之。究竟脫此鐵担。可以揚眉千秋。若不肯瘦馬戀棧。饑鳥戀巢。終非大丈夫事。弟時調時局中交游。種種不一。惟有杜門杜口。就吉避凶。此味當與兄共之。

與莊五修

二十年不入京口此行有二快事一得米南宮自寫像一得五修先生先生微言蠕動皆有德知弟之師非弟之友也前後兩度夢中飲松葉酒覺而忘之不省何語大都坐先生塵尾傍耳家山多客多文逋履鳥相嚙不放小有勝情天賜閒而不得真閒吾曹求清而不得清何日追隨先生支筇鶴林招隱問飽吟細嚼疲行硬坐作個無事道人也。

答張高士

先郡丞以洞庭爲桐鄉真千秋美談三吳曠事山中父老宜建草堂以爲酌水薦蘋之所今俎豆缺然賴有高賢爲兩山祭酒召公甘棠孔明廟柏不意一枝尙在人間欽重昨承早顧適睡甘未起不免帶吾家希夷餘習長者不督過之又以長歌見贈獎許過情汗且浹踵迥風奏之卽松濤瀑雪亦當避此金石聲也夕陽曳杖來聽黃鸝請手掛悟道泉酌茗以謝。

答王季重

台臺麟鳳騶虞自不必梟鳥豺豹相形今而後知使君神明真父母也義田一事全賴四

至刻圖今士民信服。而當路亦得藉此以杜好事之口。獨青谿一望巨浸。視三十六年僅留尺許。米價未昂而薪價真如桂矣。每爲台臺籌算出處。宜請養而遲補官。得雄以後。相時而飛。今蠅聲鳩眼。尙未寧帖。卽太公健飯。催督上車。可以長跪請也。不肖結夏太湖中。洞庭暑可避。而客不能避。卽客可避。而僧不能避。卽僧可避。而詩僧不能避。頃子桑上人遠顧。云與台下外形內心之交。其詩亦清快適爽。生平淡而鈍口。不解向人乞緣。茲以王使君如西竺。適軍多烏。不惜定僧乞一羽一毛。然亦不敢望財施。惟以舌施耳。不肖五十外人。日求減塑。而四方以增塑求之。如何如何。幸有以教我。

與王季重

某循分守拙。時與樵童漁叟。混跡于山巔水涯。雖蒙明公賜顧。城居僅一謁謝。逡巡而返。尙未登元禮之堂。識荊州之面也。歲時伏膺。屢蒙賜餼。而不肖落落如故者。猶謂父母孔邇。所以酬知報恩者有日。而今已矣。寸心未死。秃管尙在。雪證理柱。豈後古人。自來螻屈而伸。鵬息

而飛非特造物之成就有機。卽聖賢之處困亦必有道。願明公勿介介胸中。則十五城九萬里故在也。

答丹陽王公

春雨連綿。弟言果驗。台臺加意于郵徒獄囚。衣糧種種。今肉食者。何嘗毫許念及此耶。明公眞所謂借官修行冥德矣。非特虛懷聽言。係一人知己之感也。臘雪盈尺。遺蝗無種。但恐春潦秋旱。尙煩杞憂耳。台從過敝郡。幸先期以報。移舟古松流水間。作片時圖書中人何如。

答張太守

自婁江歸。知台臺勘災登山。不能率先父老。一致壺漿。爲之悵然。秋風漸勁。饑寒相迫。未省部議何如。獨念報荒之時。不得以熟作荒。派荒之時。又不得以熟補荒。以華亭縣概縣論之。宜以東南之熟。補西北之荒。以松江概府論之。宜以上海之熟。補青浦之荒。此全仰仁人公論。以先聲倡之。耳臺下捐羨金。祠烈女。又捐羨金救饑民。表風勸俗。捍患恤災。不獨倡義。更

以訓廉士民無不踴躍。

與福建南中丞

國朝社稷臣推靖遠新建。皆由經略蠻夷起。紅夷跳梁。明公談笑迅掃之。全閩始有寧宇。實與兩公鼎峙。而三監府程書焉可誣也。某藉手一絃。以報神交知己。視碑記差覺加詳野史之筆。卽國史或有取徵焉。匪佞匪佞。近來人才偏枯于門戶。非名相不能善用衆。兵餉浪費于軍興。非名將不能善用寡。屈當代指。舍明公其誰。特山澤未敢深言耳。時事日異。月新。聞之可怖。若使去君子已甚之行。化小人未形之惡。何至披猖至此。向來當路諸公。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徐朗倩

山嵐釀濕。賤目作苦。承良醫兩度見醫。何其垂念山澤癯。一至此也。老雨經旬。弟且不暇憂。而憂歲。吳淞不開。太湖之水東下不洩。非止日前癸杞之慮也。

答山陰王季重

明公孝友之性通于神明文武之才可備緩急曾與夏許二公言之而今已矣京中惟思
老一人幾類碩果枚卜將近指摘必多弟願其歸不願其留矣太公縮朒遲回更番數四始得
報命中間或有感慨時事之意不知明公以爲何如從來士大夫有螭蛙之形則中官必收漁
人之利今手辣手滑漸不可支其根荦皆從庇護汪文言而縉紳受禍至此比之匪人不亦傷
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可嘆可嘆此時申屠蟠傳不可不讀想明公笑而頷之矣別諭云云大
非本懷弟答思老云山澤之癯與鄉袞敝齒不與鄉袞敝爵無以腐鼠嚇也繡佛一幅白衲布
二端伴函呵凍草草

答張公

驄馬巡方山岳搖動而明公式慮下榻皆出意表度外今復遺賜別儀綢繆宛轉恩知實
難未審何日復作延津之合也目今邊事外呼而內不應下呼而上不應衆呼而獨不應部事
內呼而外不應上呼而下不應獨呼而衆不應猶望宮府調和雨暘時若庶幾可俸斯須之安

而加之以門戶堅牢。水災暴作。明公救滔天之橫流。易救無天之橫言。難燦金不靈。完璧如故。入水入火。入羣入行。操降魔杵。照胆鏡。以觀物情之變。明公眞神人也。

與楊淇園

某揣山澤不通。釐下王思老有手啓。則言明公與韓朱兩相公推轂不置。此某之大怖也。自古士大夫一歲九遷。七徵八辟。皆非盛世事。惟爲朝廷惜名器。爲言路慎考選。爲邊關節兵餉。此謀國之大者。而以不急之事。加于至不才之鄙人。人實有口誰能扞之。願明公截斷衆流。速賜停寢。異日郡志中留數行隱逸傳。以報明公勝于纓綬多矣。上海某父母愷悌廉明。百姓實受其福。通籍以後。未嘗呈身鄉袞。卓品可知。而某則謂宜一登楊夫子之龍門。有如物色鄉後進者。曰不識其人。猶可。曰不知其人。則疑矣。惟明公推愛而嘘拂之。以爲衆正之倡。幸甚。

答吳道尊

遼東發難。貂參斷絕。何敢復問之京輦故人。忽承遠寄紫貂。適在山居賞雪。驚喜不自支。

有客笑云。此更勝于豹席鹿裘。何以爲報。某啣而心識之。感切感切。茲讀素旻新集。才中宮商。奔應節數。精微豐辦。未見其倫。傳何疑矣。相不用衆。而用強。將不用寡。而用弱。至人之語。切中膏肓。今內操禍遠。內批禍速。若當事者。拚官拚命。以去就執正一番。此國家最上要着。第恐無此鐵漢耳。疾雷崩湍。時局可駭。革卦之後。繼以震。震卦之後。繼以艮。今不當艮而止乎。越中諸君。寧靜無動。寧憂無喜。可也。台臺以爲何如。知己實難。願言會晤。第明公門庭高峻。少所延納。若眞之塵尾之旁。但談風月。不及公事。硜硜亦或能之。無奈老馬何哉。容卜期以請。佳曆領訖。薄有報片。僭托錢塘君奉致。惶恐惶恐。

答許惺老

舊淮撫蘇公。奏請回空倉。免守凍。淮兌雖出一時權宜。將恐爲永例。兩臺喻意。索公呈。不索公書。以公書不便入疏也。收兌之設。向來移軍以就倉。豈能裝米以就軍。但能管倉以內。豈能管倉以外。今收于倉而運之于淮。是兌役而兼北運之半矣。民弱軍強。有何法度。可以彈壓。

米多舡少。有何錢糧可以僱募。客船相戒不入。有何巧妙可以招徠。風波何以搭救。損壞何以抵償。守候何以脫卸。盤纏何以借貸。偷竊何以稽查。爭鬪何以排解。舟薄何以重載。重載何以過關。非惟糧長無此千手千眼。卽縣大夫亦不能人人逼制。有此千百億化身也。欲通反成擠軋。欲快反致羈遲。其大不便于漕者如此。惟有查回空。趕回空。不得隨處耽延。故作守凍。此淮撫遣官遣牌之事也。公中之公也。撥回空。不撥守凍。儘數先下。松江船到卽兌。此朱雲老尅期尅限之事也。雖私亦公也。目今糧長之公呈上兩臺。士夫之公書致雲老。則事體直捷而委當矣。惟老先生裁之。

陳眉公尺牘附編

上王荆石相公啟

三朝大老。一代名卿。以一身關元化之盛衰。舉足係當時之輕重。徵書十道。帝懷黃髮之舊臣。啣命九重。人倚素絲之碩望。東山太傅。豈容雙屐久棲。洛社耆英。共喜中原再相。況乎白羽赤羽。烽烟雷動于邊陲。兼以千艘萬艘。旗鼓雲連于遼海。正主上旰食宵衣之會。乃忠良輸籌運策之秋。而何屢謝恩綸。益堅高臥。皇華北指。遙看殿上鳴珂。綵鷁南還。忽轉天邊飛鳥。匡時之胆自赤。寧從溫嶠之絕裾。去國之心如丹。詎似毛公之捧檄。尼宣微服而過。猶謂遲遲吾行。關吏荷戈以迎。無由數數。而見雖鹿麋性野。踈曠之罪難逃。而犬馬疾多。踟躕之情可念。敢馳尺牘。聊布寸忱。伏冀與時偕行。爲國強起。轉旋宇宙。飲頽世以醇風。吐納星辰。立擎天之孤柱。毋使蒼生望缺。頓令赤嵌塵銷。某不勝翹企之至。

答周撫臺啟

恭惟台臺一朝王佐。百代詞臣。曰清曰慎曰勤。與周文襄撫巡相爲表裏。立言立功立德。似范文正父子無愧。頡頏表章先哲之遺文。實出藝林之盛事。特奉嚴命。草勅數行。自漸鼠技之易窮。何意蟲雕而見賞。錫以飲冰之俸。懷之空谷之音。鏡不藏形。豈南州之敢擬。雲如出岫。恐北山之見嘲。幸寬瞻袞之期。終有摳衣之日。謹恭謝以聞。

答耿邑侯啟

名山祀名賢。正二三子。俯日中天之會。正人講正學。尤五百里。德星會聚之時。喜鳳凰之來儀。恨狗馬之有疾。未趨函丈。敢布尺箋。恭惟氣養浩然。政推卓爾。恩威並著。游刃而發。新硯文武兼長。遇錯而別利器。秦圖夏鼎。光燭神姦。周誥尚盤。文園古色。著易發一點先天之秘。掃囊絕四知。暮夜之金。有美種花。一進公門之桃李。薄言采藻。獨修賢者之蘋蘩。拓子游故祠。倡學道雅會。橫經主席。皆當代之諍友。諍臣。環堵觀風。絕方外之異聞。異見一變至道。琴川其真。

武城乎三年有成。東南亦小洙泗矣。某幼學雕蟲。長斯畫虎。漱流枕石。投閒山水之間。入室升堂。未窺廊廡之末。何圖過聽懷之好音。恨不負笈以從。竟以採薪而止。水窮衣帶。月落屋梁。仁人之言。藹如未遑傾耳。君子之交。淡若願結同心。

答沈思孝司馬啟

閉門高臥。客不得前。側席幽人。禮何虛左。清樽無度。良夜未央。偶愜素交。因談往事。投荒萬里。率先君子。六千。嬰守孤城。控制關河。百二。挺身豎白。項領方強。裹血玄黃。腰圍非瘦。語兼涕笑。意極慷慨。蔗噉節而老境彌長。桂調羹而辣性故在。松標高韻。深藏犯臘之姿。雪釀新寒。不上憂時之鬢。醉深挾纊。感入纏綿。敬答短箋。莫酬明德。

謝沈蛟門相公啟 (代)

雄文華國。敏識懸河。左象右爻。探伏羲先天之畫。織經組史。燃太乙午夜之藜。夢吐筆花。泛清瀾而蛾江無色。名垂汗竹。標直節而雪竇爭奇。與世作程。鰲禁久知于視草。自天降任。鳴

樞仰賴于運籌。兒童慶司馬重來。大人隨飛龍利見。棘闈執法在當時。已推百鍊之鋼。槐鼎調元。至今日更藉千鈞之力。恩覃三世。戴若二天。伏念先君者。樞廷參秩。秘掖移榮。繼正席于奉常。仍綜符而綰璽。慕頭之木漸拱。雖鶴表之難攀。雍上之未唏。尚龍章之有待。陳情一疏。錫祭重泉。既因子以及親。復因父以及母。明王錫類。敝帷弘埋馬之思賢。相推心爰屋。轉及烏之愛。陰臺不夜。宿草長春。鄉父老扶杖以觀。潛焉出涕。宗子姓捧綸至。止載錫之光。謹稽首以佈哀。爰焚香而裁慄。

明人尺牘四家之一

中華民國廿五年一月初版

陳眉公尺牘

實價每冊三角五分

撰著者 陳繼儒

發行者 貝葉山房

發行人 張靜廬

總經理 上海雜誌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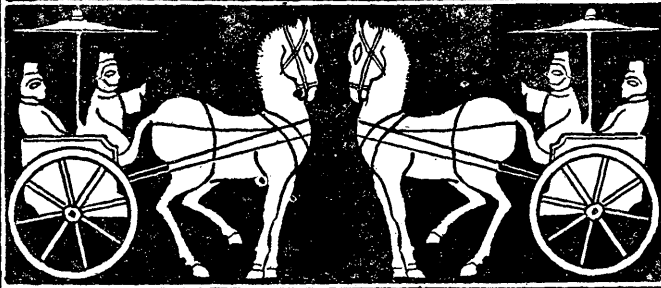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一三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一一四八號

開封支店：中山北街二八四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七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6054B



1660584